

北京圖書館 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4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十四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三十一 總集類 五

(續六)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四

鮑信卿傳

王禕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宋靖康間徙南渡家於杭故信卿今為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前元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

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肄業信卿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擴撫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為書曰朵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為詳密又記其師所授之言為書曰貫通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為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為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方是時為其學者悉倚

為入仕之階而信卿淡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卿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于事情未嘗不為之降嘆也至順初翰林冠學士早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于朝力勉之出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寶哥參政及浙西部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從也參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不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

以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無丈夫子以弟之子益為之子

野史氏曰國家起朔漠風氣渾厚雖言語可譯而文字未通世祖既統幽夏於是巴思八帝師至自西土始因其語言用諧聲之法創造文字以定一代之制作蓋其為母甚簡而曲暢旁通之則聲比字屬有生不生不窮之義焉昔儒有言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別

形中之聲韻書主于子必于權母而行然後能別聲中之形故能明乎母子相權之法則知我元言語文字之傳百王不能易矣豈特為一代之制作而已乎粵自百年以來聲教所覃凡人面之域罔不同文而欲精其學者猶必賴夫專門之師如信卿者焉嗚呼若信卿者其可謂有功于教道者耶

伯中公傳

解縉

觀我名子尚入試名觀臨州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
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契至忘
寒暑與客言談迺皆不知雖在塵擾茫無所覺幼時大
父莊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父久而方覺已甚
奇之受學於季大父主靜先生先生循循善誘嘗舉所
見宋儒諸老宿德儀形嘉言善行令人踈然伯中益自
刻苦父萬安居清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
不堪晨起供灑掃園蔬厨竈下書冊不離手簞食瓢飲

炊菽數籩且啖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刑歷律靡
不精究尤深於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若干卷天文
星歷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
作萬分歷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疑
通釋古賦攔江網策場備要今行於世家君嘗夢於東
門嶺遇宋儒者數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一人曰我
朱元晦也聞有解觀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曰叔父也
遂與之俱來覺而告之伯中乃獨喜自是名譽日炎起

笑從學者益衆天歷己巳與弟榮俱試西主事林興祖
欲舉為首彭士奇私於夏日致興祖怒甚捧兩卷却立
楹下徐第為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之同上春
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辨星歷宋書流誦古今不
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順辛未南
還壬申再舉於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籍危素奉
詔來起修三史伯中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興本朝不相
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

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蓋有四說焉一曰明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太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啟運立極前無所因蓋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餘緒尚假息河南至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踐為荆榛所得戶口無百十萬當是時宋有夾攻之好世祖皇帝之至元十三年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南之地繁盛富庶所得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

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
宋在後而事體重今議者乃欲以先後為尊卑而不知
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
之職制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蓋本於此臣愚觀之先
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
為兄先死者得為兄乎推之於國先興者為尊先亡者
得為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
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

不得以掩重也在禮祖有功宗有德太祖皇帝以開創
啟運之功廟貌為祖世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
貌為祖蓋以啟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援金
以為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實在太宗皇帝然既以守
成之德稱宗即平金之事為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截自
此始則推之於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
於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
以易明也有宋則及於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

宗真宗仁宗有若高宗孝宗皆賢明之主其大臣則有
若趙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范文正公富鄭公
韓魏公司馬溫公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
出之佐論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統論文章則
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隱逸則有陳搏魏舒林逋之清
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乂李芾文天祥之死節
類皆炳炳烺烺足以追迹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於遼
則與宋相鄰百五十年金則首末百二十年遼惟聖宗

興宗二主歷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
皆與宋講和號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
方之恐猶有逕庭也然則宋之為宋比之漢唐有光遼
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有歎譬之鳬鶴短長其天素
定恐非人力所得而繼續增損也臣愚謂當稽先哲之
成法者此也先世和文忠公謂綱目既正蜀漢之統而
舊史尚仍陳壽之作乃著續後漢書以反之正姚文公
謂昭烈既以帝書而後主尚襲舊號乃著國統離合論

以裨其闕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承中華之
運世祖皇帝紹運撫圖淮安王弼成正統宋正獻公修
經世大典其叙平宋鑒戒若千古正統強不義者遂可
躡居恐傾奪成風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
不能復讐嘗屈節稱臣於金豈復得居正統臣又應之
曰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矣然頡利卒為太宗所擒唐之
統固自若也而何有突厥晉高祖嘗稱臣於契丹矣德
光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

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仗義自立而屈已稱臣於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繼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幸如出帝則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係漢係周而初無與於契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誤於奸臣而又為梓宮太后屈爾方是時粘罕既死烏珠屢剽劉錡大捷於順昌而岳飛乘勢獨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蝟毛而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舉

垂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為叔侄之國則金世宗已讓高宗為兄延平理宗遂夾攻蔡城雖復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屋其社亦足雪九世之讐恥矣蓋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統始終自當屬於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以為審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羣疑氷釋大道天明正宋統以燕舉遼金公議表著人心歷服永有辭於萬世矣時任事多右金統又所辨論有當

時所諱書上大忤羣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歷多
竊取公餘論曰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
統又述補邵一首曰元魏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
遼之伯日抱珥也此非有愛於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
端著書以主金遼亦欲自為非死而已初未嘗謂可加
於宋也且既以高宗為徽宗嫡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
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統於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
五代史黜周以為四代史夫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

歐陽文忠公史筆與司馬子長爭雄乃欲易之以進劉
君而使契丹不幾下番入幽之甚乎臣愚所謂證時賢
之確論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
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
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
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
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
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欲

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
申夫諸侯不書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惡其諛詐憑陵
誘執一國之君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講和誑
惑為術賣國之臣從而信其欺屏徹守備括金帛鉅萬
以填溪壑卒誘執二帝驅迫三千口於絕域其懷諛縱
毒奚趙楚虔之所為哉仁人志士至今為撫卷憤惋夫
狙詐狐媚以取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為公之世
乎仰惟天朝以淳龐忠厚矢心修史垂訓所宜取法春

秋者也姪孫縉以洪武己巳嘗錄是書於華蓋殿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于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建東山書院于金釵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敢近公整齊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明年試春官臨川吳當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強詆黜之物論沸然太史時在甯坐上怒曰先生何至是耶當有慙色公因至甯監傾動來覲曰不識解觀何狀乃爾

奇特即公遂絕意仕進至正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
往勸以急無保境友諒不從謝病解機務為太常禮儀
院判養病著書江州被死寫歸葬里之上斛山娶古城
劉氏子五人

太史氏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季召孔子欲往曰吾其為
東周乎孟子對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聖賢之
意何以異哉朱子曰管寧卒于魏特重其人而傷其卒
于魏是傳也其考於斯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五

徐文長傳

陶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
餘做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為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
宗憲總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辭者招致幕府筦書記
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
不對胡公曰生有不足邪試為之退具藁進公故豪武
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

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日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輦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歡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為誰筆乎茅公

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
意師荆川今北面于子矣茅公慙愠面赤勉卒讀謬曰
惜後不逮耳其為名輩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
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頃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嚔囂不可致也公聞
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
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闕門入示無忌諱
公嘗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

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

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為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于義無所害時輒踈縱不為束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

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
恥以為知斯言盖不妄者其自銘如此然卒以援者力
獲免既出獄縱游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
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謹
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
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
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噉而深
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見也嘗

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謂據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嗽之久偶厭不食耳無它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泔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為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博筦破敝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

七十三卒渭為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祈閱所試論
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
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為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
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為報之時胡公權震天
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今晚謁其人貢
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
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撻遍紙矣人以是嘆渭無命而服
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

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于運筆大概昉諸
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
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
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總以龍里
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總以教讀
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
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喉
鵠常中夜呼嘯有羣鵠應焉二子曰枚枳陶望齡曰越

之文士著名者前推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採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况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飭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為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下出于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于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源泉見彼飀飀汎濫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于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

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六

梁比部傳歐大任

嶺南在國初稱五先生詩嘉靖中蓋有梁比部云梁比部者諱有譽字公實南海人也父世驃以進士為御史轉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公實質類貌古童時日誦

數千言長益湛思博覈自六經以逮百氏外家小史靡
不研究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猷訓詁帖括語與余及陳
紹文吳旦黎民表陳冕黎民衷梁孜黎民懷梁柱臣講
業於王先生所以古詩文共相劇切尤砥礪行誼海內
學士大夫往往從余嶺南詩癸卯公實舉於鄉庚戌成
進士當銓注輒稱病後期乃授比部郎朝夕曹署明清
卑辭審視桎梏大司寇以下咸重之貴臣以讒論下死
獄雖不貸於法意悲憐之為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

獄中一因為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實廷獻時欲其文致
成獄竟不從頌繫寃釋之邊人少時被擄入漠逮長奔
歸傾者得之以為間諜訊得其情竟宥其死治獄務平
反文無害省中稱長者居曹日無事得以博綜邃學多
所譔著求當于古作者不屑為今人詩請沐輒從謝山
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徐
中行唱和為樂都人無不標目七子焉旅食三年蕭然
一室歛避權貴無所造謁袁州當國建安為冢宰聞其

才子計致門下遜謝不往居比部歲餘即上疏謝病歸
里奉母太孺人婆娑家園課兩弟有兆有貞學皆成三
梁殆競爽矣構拙清樓以居左右唯太史公書杜少陵
集局戶吟哦罕通賓客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諸請頌
功德者恒以病辭郡中少年伺其閒燕駕言出游終不
可得一幸臨況也修復粵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
千古之事見余南粵賦秦關銘任器城趙陀墓諸篇喟
然曰吾黨狂簡亦斐而成章矣于是作詠懷十五詩社

中人自以為不及也陳紹文黎民表梁孜與公實游白雲蒲澗中寫所臨翺翔八極所賦有一死生齊物我意已而遣書約余游羅浮曰丈夫生當龍虎豈能局促效轅下駒上世之士蜚遯雲霞覽輝千里胡輓近世一以獵纓影組刺肥策堅之為能也天下健者已目睹矣孰使子骯髒而倚門為朱門之樓君卿也夫山林臯壤文藻之淵府也足下能有意乎時余隱西樵不克偕公實東行未至羅浮而返一疾竟卒年三十六有比部集八

卷行于世子逢登郡學諸生世其家歐大任曰柱下有
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公實一仕
即已豈卑阻蓬累為名高乎彼其學無所不闕直以屬
書離辭指事類情成一家言樹不朽之聞于斯世得矣
千古在前將旦暮遇之其生也有涯其知也無涯孰能
以靈光太玄為子雲文考恨哉公實雅不欲名然名者
實之賓也顧今海內誠人人知梁比部矣

江進之傳袁中道

江進之名盈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於農家稍長知刻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脫誠無伎害自為諸生名已隆隆起乙酉舉於鄉壬辰舉於南宮為長洲令長洲固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為掊擊初若無奇久之皆不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溫溫惟恐傷之諸縉紳居間牘如山度其不甚撓法者從之不盡格也或不從拂其意以疾聲厲色加公公亦不怒好言謝之公雖居貧然視財如糞士大夫過者如歸皆歡然以去其於寒士

尤加噓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矣所薦山人遊客公不為峻拒其有才者曲體下之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為令久益貧是時予仲兄中郎為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即判吳中呼為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內數寸不放無事閉戶讀書往來無翕翕熱公直以純真為治積蠹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需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治公與中郎遊若兄弟行則並

與食則並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憊若江火
通袁淑明云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為
之即其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平反即吳令有所平反
公不為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公
聞之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
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為叙文如
披錦為一時名人所歎中郎以疾去吳公如失左右手
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往嘉禾一相知

者貸得數百金分餽知友寒士一日都盡後有人中傷
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為公惜公曰自吾為諸生時望不
及此及為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心思營悴頭鬢為白
幸不遭褫逐承乏廷尉廷尉事省吾素有作述之志未
竟今何如願吾志畢矣以故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為詩
文詩多信心為之或傷率意至其佳處清新絕倫文尤
圓妙予伯兄仲兄及予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於崇國
寺葡萄林內結社論學公與焉公住一古寺中每出拜

客騎款段馬革帶閑馬駱上搜雲入霞兩目直視以手
畫鵝鵝上觀者異之公體素羸有血疾後以苦思逾甚
主試於蜀後陞按察司僉事視蜀學政公竟卒於蜀得
年僅五十公之氣量不驚不怒咸謂宜大用即不獲大
用亦必長年何遽奪之壽耶自為令時多所負其子禹
疏以賻金稍稍完之尚十不二三甚矣貧吏之苦也公
所著述甚多已行於世茲不具述外史氏曰古之詩文
大家籍中有可愛語有可驚語亦間有可笑語良以獨

抒機軸可驚可愛與可笑者或合并而出亦不暇揀擇
故也然有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笑多存韵致套語雖
無可笑覺彼胸中爛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有俚
語無套語也人情好檢點見其有可笑語遂不復讀其
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並無可笑者專以套
語為不痛不痒之章作鄉愿以欺世當時俗人因無可
檢點反以加於真正丈人之上及至百年後人心既虛
其可愛可驚之精光人爭喜之并其可笑者亦任之不

復加刺故共相推尊而彼作鄉愿之詩者無關顰笑有
若爵楮更無一篇存於世矣以此詩文不貴無病但其
中有清新光燄之語獨出不同于衆而為人所欲言不
能言者則必傳亦不在多也若唐之王摩詰可笑者少
孟浩然李白已不無矣子美尤多雖可笑亦自有韵險
諢亦不宜輕作要以大家無害進之詩可愛可驚之語
甚多中有近於俚語者無損也稍為汰之精光出矣

白雲先生傳 鍾惺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
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
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
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為日
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憇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
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
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馬所傭僧輒死反自蜀
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

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乃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為人傭作詩文其巷中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楸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生平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

餽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
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
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
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畧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
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
工部間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
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
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為

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
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
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為限不得
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遊品目不
使之見於世者多矣況老賤晦辱之有如陳昂者乎近
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
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
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

以為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王常宗先生小傳

婁堅

王彞字常宗其先蜀人元末父孝恭先生為崑山縣學訓導因東下留家焉高皇帝混一區宇徵海內文學之士纂修元史先生與高太史啟凡數輩同應召史成當得官翰林以疾乞歸洪武五年魏大守觀初行鄉飲酒

禮請先生為碑文其後卒以觀得罪與高同被誅方先生之得請而歸也自號媯雌子以見志媯陳姓也先生本陳氏之裔欲復姓而未果雌於物昂鼻長尾而則挂於木以尾窒鼻革命之初天下習於惰窳高皇帝方以猛糾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營職業不則佯狂自放庶幾於無咎焉如先生者亦可以免矣而卒譴死豈非命歟同時楊維禎以文詞名東南先生謂其文非雅作文妖一篇以詆斥之其辭云云蓋嘉定僻在海濱其俗敦

朴近厚雖嗜古勤學之士不後於旁郡邑而其人率不
驚於名故世鮮有知者然學有本原或熟於典章或深
於盛衰得失之故往往不同剽剽之學乃其以文顯於
國初者先生一人而已予既求得先生之集校而藏之
欲得墓誌行狀以考其生平而問之故老莫有及見者
豈世遠而莫之傳耶抑當時法嚴莫敢為之辭者耶姑
識其大凡以貽後之人使嚮學之士猶知有先生而已

詩賈傳

何喬遠

詩賈者杭之賈人也姓黃名徽字李美出贅于沈翁翁
故為閩賈居停李美贅其家翁使主進退不私又為翁
治賓客無勸閩賈皆大喜膺集沈翁家既娶翁女歸走
閩中賈旅舍船步時時賦詩為娛樂詩自名戲音如送
李左虛詩日落千山寂秋深萬木寒別曾三吾詩遠山
春日靜新柳夕烟和湖上詩水平孤嶼媚花落六橋殊
桃花詩過雨繁枝重含風碎萼新浦城買舟詩山火夜
不滅灘聲寒愈流贈莫紹棠詩乞火堪窮易推窓可著

書六橋詩魚驚灘下鷺風動水生波秋日詩青蕪昧古
砌丹葉陸平溝斫竹屏重補為幔布屨裁閩中泊舟詩
潮落客船歸去盡只留斜日伴漁人水口薜亭官長在
搜鹽日午始開關平明捨舫山城外竹轎迎人又索錢
元日大雨詩喜逢元日雨傾盆天送清虛到華門汎湖
詩楊柳小堤通佛寺梅花孤嶼隱仙家卜歸詩茂陵夜
雨相如臥孟館秋風翟讓歸田家詩扶筇老人喜客來
草堂設榻揮塵埃法華庵詩崎嶇新運山分出峴爽松

風竹引來其佳句也季美既倦游修沈弱之業而息之
客復以屬集居無何卒其子通走書求予傳予因掇季
美佳句裒而稱之使其聞于後何予曰古之托於隱者
多矣僧牛緯蕭之倫皆能獨高其道文未有以自見至
于賈而無之何者心有營也若夫陽翟布衣招致賓客
以成呂覽蓋在得柄之後乃其奇貨居人有不為大盜
謀也者夫季美也囂紛也其心寧以明龐讓也其學涉
以博計算也其志立以邈闡閭也其韵脩以清夫有唐

之以詩名其代者桑門閨秀皆進乎技賈人缺矣季美詩不妨賈賈不揜詩僧牛緯蕭遂無前人以著吾世唐方之蔑如亦以見吾世之盛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九

耿楚空先生傳 李贊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

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為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實不容不為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斯稱真才矣人又烏能為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為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

湛一方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惟世人莫可與語者故遂終日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於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為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學問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為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論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

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即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於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士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為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為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

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為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壻莊純夫於黃安而與之約曰待吾五年滿收拾得正四品俸祿歸來為居食計即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已女已壻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既三年

余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即有內召楚空亦
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懼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
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
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睹物初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
論辨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
使余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
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
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

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於山中天臺聞予至亦
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
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予十有餘年
彼此不化而後乃覺耶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
以不化耶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
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余既痛九
原之不可作故特為此而連書三紙以遺之第一紙以
呈天臺志予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

生之墓志予恨也第三紙特寄子健于京志予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予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為傳傳余意以告先生云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元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為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竒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此

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
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
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
讀書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何為
存哉必漢儒誤入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
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
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國
子博士先生隨侍長安誦四箴語悟孔子求仁之旨而

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為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矩矩其糟粕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情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廬居甚隘則寄寓天王寺中鬻書易粟有饋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為溝塋夫人乃止饋年十九藉博士弟子

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為豪傑文
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辭凌厲君
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
安人而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洗漬至毀器擊牀
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跪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
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
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
伏臘奉盥請社觴豆饔饗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

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耶稱疾而歸自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病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既沒標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為毀容陽湖服闋叅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于家視修禱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囊以助衿禔愈於已女治閭內外井井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狎遊者陽湖致其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為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火

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須若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迎諸途已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簣微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死逾時復甦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疴別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夫人懽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於事寧閑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于背先生親自吮舐卧牀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

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三年未得見齒人不知
為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為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
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一綫息哉乃勉從數
歲不乳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強
之赴京以親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筐謝不納而惟以坊
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需之陽湖老而足不良于
行先生復絕內移牀傍親所卧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
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聲歎則躍然

起立為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
田數百畝以其租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
泣相率而喪陽湖總者如功功者如期至賓客慕義而
賻贈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愛諸從
疴瘥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闢館舍勵之學婚嫁必
任不以歲訕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歲單絰蓋五
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
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

曰主行德而我顧為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愈益詬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勗之曰子須以言論索鑰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誣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四百餘人或

刻意相責談一意事聖賢學不為兩端自解諸賓客聽
講者戶外趾常獵獵以二六日會禪興寺辨論蜂起先
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嘗云學者不可標立
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
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
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于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於
學無所不窺而尤以慎獨為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
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

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
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
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
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千霄之木也又曰眼界
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
格不堅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
魏晉放逸恣睢儀檢先生益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
式準于家禮遠邇相倣雋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遵

循自是風俗一變先生檢押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
壯夫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
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
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
動作之外矣余自黥歸與先生談推學問甚洽也曾與
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啟學者以闢靡也徐迪功
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
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

哉又曰六經之本也今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
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林以為岱何當耶
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繁
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
是諸生學之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詣然聽之有
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父訓家禮纂
游武夷記行于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
靈者以溟滓為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為巢猖狂叫呶詭

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為學齒類為
師卑卑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為贅
行若夫嚴于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倫是踐以上達天德
獨先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媿余之傳先
生也亦然

潘朝言傳

焦竑

朝言新安人姓潘氏名絲然都人士皆稱曰朝言蓋其名
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大節處

窮達臨利害無媿古人未必盡知也朝言為人個儻負奇
氣狀貌雄偉音吐洪鐘事父尚書母楊氏能毒蛇中其懼心
母弟綸又相得懼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
攻苦力學足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
重吾觀觀老此奚為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
游汝都鄒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執
轡請蒞焉尚書節制兩廣朝言出入軍中已習知兵事而
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

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陣法旁採將傳星厯風角諸書躍
馬彎弧慨然有文經武緯之志矣溫處故多鎮大盜往
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
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春浙東鎮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
餘人抵婺源放兵四掠指揮王應楨等死之又明年入歙
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
賊渡矣渡且為一郡患乃率兵要擊於河兵稍却與劉
會者六人擎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

之賊為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睜
眦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殺之仆我軍驩
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流
破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陣所向無不
得意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朝
言既以行誼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籍甚守令博
士弟子僉謀官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為楚耿先生
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

縣喜訟大者斧斷細者縷解吏從旁瞪視不敢吐聲氣
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
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謹曰此分水
所勒石頌之者耶而朝言亦以治分者治之蠲歲征六
百有奇刊為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瞽貧令子售基地
於姪子死奪之朝言念其瞽也好謂曰姪誠爾負券業
已成矣我以俸金為若直瞽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
死忍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

當路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鬱鬱不得意疾作嘆曰吾上不能高臥巖壑自全天真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勲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已物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異已出病且革母氏

在旁淚淫淫閣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已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托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決齒於媚嫉之夫如豺狼不欲縱每一言目光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叅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趨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為善也不赫赫於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

知言者考焉

明文海卷四百

潘去華尚寶傳

袁中道

潘去華名士藻徽之婺源人也少以文行著稱舉孝廉
久滯公車幾五十乃第出為金華理官以風節聞徵為
御史抗疏謫為廣東幕官徘徊即署間後官尚寶卿公
性至孝母八十餘替飲食起居必親時於母前跳躍如

小兒狀每晚至母房坐卧榻前說日中事喃喃不瞑以
為常人比之弄鵲人也其學重敦行喜道人善與人語
多依於善惡徵應其言隱德獲福害人自害之事有味
乎其言之也自官尚寶時署中無事乃潛心玩易每十
餘日玩一卦或家中靜思或拜客馬上思之不論閒忙
晝夜窮其奧妙每得一爻即欣然起舞索筆書之青衿
瘦馬出入塵市于于徐徐都忘其老公豈弟樂易尤愛
友朋所交皆一世名士若焦弱侯李龍湖諸公皆為世

外之契晚交伯修中郎及予有人問中郎於公者公曰
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嘗曰學問須消消不盡
遂成見聞之痞一切驕矜之色從此痞生可不慎哉又
有人倫之鑒有一士慧甚公曰佳處俱在面膚非凝道
器也聞中郎著書公曰有所見不必拈弄筆墨且自蘊
而藏之見定身閒不得已而言焉可也公好仙有乩仙
降於公家與問答皆中理解或時下天篆作龍飛鳳翥
之勢其言曰五陵八百地仙之期已近公其一數又指

海內名士某某皆已登仙籍公殊信之其言甚多皆天
中事大約近似陶隱居之真誥云又言前世下土之文
人才子多為仙吏某人今轉某職語新奇娓娓可聽後
愚兄弟每與公言多婉以止之欲其舍渺茫而專心性
命之學久之公亦不復信惟究心於易然公修幹骨立
目如炬光開口見舌瀟然自得大有仙人之致若其忠
孝大節無愧古之真君子其卒也冥身於丹臺紫府豈
異事哉白樂天謫九江作廬山草堂著飛雲履鍊服食

藥幾成而鼎敗古今之慧人欲出生死而不得其徑多
有好之者或云此自胎骨帶得亦一種清勝卓絕之習
不同凡俗也然樂天晚年大悟禪理而公亦深於易乃
知向之所慕直寄耳追思伯修居從官時聚名士大夫
論學於崇國寺之葡桃林下公其一也當入社日輪一
人具伊蒲之食至則聚談或遊水邊或覽貝葉或數人
相聚問近日所見或靜坐禪榻上或作詩至日暮始歸
不逾年伯修逝公亦逝其餘存者亦多分散去年予以

計偕至過伯修長安街上舊第忽憶當時下馬入門呼
大兄在否之狀淚雨如傾半日不能言及過公手帕市
第痛之無異伯修後以訪人偶至葡桃林綠葉碧實如
故而同學諸友無一在者感歲月之如駛念壽命之不
常又不覺淚泫泫下也公卒於秣陵母尚在公甚孝其
死不瞑目者或以此夫所著書尚未得讀不知已在梓
否比至南都當從其子覓之公卒之次年中郎與予祠
伯修與公於柳浪又數年予略為之傳云

王孝廉傳 何喬遠

五泉理學之盛自蔡文莊陳布衣而後興起者僅僅其
當予之身所見三人焉布衣陳欲潤諸生林甫任孝廉
王鏞也鏞字庚鏞以庚戌生其尊考夢得之喜曰是孔
朱二夫子生年也而字之曰庚鏞長有志聖賢之道覃
精會思手筆識之既舉於鄉七上春官兩行不及亦其
亡意世塗而欲抱聖人遺經以終身者歲丁未下第歸
遊山東卒濟南逆旅舍家僮圖輕裝取所著書火之其

弟錡驚問挾去所著書今安在則已火矣大慟而搜家
篋中者次之凡鏞之言曰天者道所從出也性天命也
吾人日用飲食彞倫事物皆有天命貫其中間而昧者
以為日用飲食事物而已矣凡學不本天命皆偽也故
曰誠者天之道夫子罕言命非不言也其教人乃在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勉勉循循而為之故曰下學而上
達下學上達孔子至命之學也鏞之言曰聖門傳道顏
曾二人耳顏悟而默夫子擬之愚曾悟而遲夫子目之

魯此二人聰明不外露而內含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夫子何不曰十室之邑必有明敏如丘者而曰必有忠
信是聖人之學也鏞之言曰孔子教人皆有所憑依操
持語仁也曰克己復禮語禮也歸之視聽言動視聽言
動有所憑依操持矣禮即仁也仁道大故言禮禮尚大
故曰視聽言動仰高鑽堅瞻前而忽後仁道大也約我
以禮罷不能矣鏞之言曰為學本靜靜則聰明思慮不
役外而含內含內而後有真聰明正思慮非耽空守寂

之謂也。心不動耳無意必固我之謂不動。然後能常樂。靜非耽空寂樂。非弄精魂。天地萬物古今宇宙渾吾一體。莫非靜中生機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謂也。鋪之言曰。立德在剛。凡德之所不立。私欲累之耳。私欲在人如油漆相混。藤葛相蔓。惟剛可以分之。而立剖可以剗之。而立絕。乾之龍德六位時成。要必先有此乾體。其歸之無首。疑類非剛。乃其斟酌進退於潛見惕躍飛亢之間者。此非有大中至正之體而無一毫邪倚之

係非極至純至粹之精而無一毫渣滓之累者不能故
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純粹精乃所以為中正中正乃
所以為剛健鏞之言曰士君子有志聖賢必超然自脫
世俗一輩而別抱一胸襟別開一眼孔世俗千千萬萬
人千千萬萬胸襟總之世俗胸襟千千萬萬眼孔總之
世俗眼孔夫以千千萬萬胸襟合為一胃襟而我一不
世俗胸襟不能與之爭以千千萬萬眼孔合為一眼孔
而我一不世俗眼孔不能與之爭士君子所以貴超然

也。鏞之言曰：世事人情也。一進退必檢點，使成學問之
進退一辭受取與必檢點，使成學問之辭受取與一動
止語默必檢點，使成學問之動止語默。內外關焉交融
互透出之無阻行之無碍者，真學問也。日積月累飽滿
其中，盈溢於外，自無往不見意趣之流。故嘗觀學問深
一分之士，自是深；一分氣象學問淺一分之士，自是淺。
一分氣象鏞之言曰：君子處世，惟有反己恕人而已。反
己者，必能恕人；恕人者，惟有反己。聖人所以遊世不礙

用此道也舍此更無涉世法鏞之言曰夫人不欲為君子則已欲為君子百事自當加謹蓋人而為一尋常人則人自寬之彼其自待固如此矣既為君子此身冒一君子名則衆目交視衆手交指所為善曰彼固合然一有不善則曰彼平日君子自命今何若此所以為戰兢惕厲也鏞之言曰人被謗而辨者由自信自修未至也苟其自信之真何必與人辨苟其自修之力何暇與人辨鏞之言曰吾儕欲自立最不可避迂濶名目入就員

通統一避迂濶就員通其流將無不至今士節所以日趨於卑人心所以日入於敗故士君子立身即以維持為已任勿云有人在可推諉從來維持世界止是一人而已嗚呼讀其言知君之為君子也故曰誦其詩讀其書可以論世也君自少知孝五歲種痘稍愈請尊考取筆作書即書老萊子孝養二親七大字尊考笑之蔗嚙而傷其齒即啼不食蔗後竟不食也執尊考喪每殮二合米數葉菜合煮之陳布衣題君齋曰今世誰有如王

庚鑄行古人道執父喪蔬粥三年未嘗一啟齒矣庚鑄
孝子矣尊考沒後圖像不肖旦夕泣柩下求假靈於圖
工圖肖因記其遺言而藏之事嫡母曲盡孝敬事生母
雖孝然終嫡母世不敢與齒嫡母所產姊寡而貧致月
米存問不絕撫弟鍰無有分財分身舉其先祖妣若父
若嫂節孝五人十餘年而始得旌表而不憚為之鍰曰
凡吾兄孝友事皆人所不能為不可為不必為者也至
其教子不急舉業第曉以孝友大義立身本領而已君

沉静堅忍渾厚洪深得失不介喜怒不形其言訥訥其
步徐徐其貌迂迂其行踈踈其表溫溫而大義所在必
為必止賁育不能奪也為秀才時故事諸生迎院司於
道左無跪者其後諸生始自絀跪君司院至未嘗不出
迎見班首跪則輒遜去趙撫臺者欲求賢師以囑觀察
觀察求得君而君已受聘甘廣文所固辭卻之甘廣文
曰此吾上官也足下奈何重名義慢吾上官而使見恠
我乎不得已往既至撫臺待之甚降謂曰他人求為撫

臺西賓而不可得先生求不為撫臺西賓而不可得真
吾兒師也館二年未嘗一事干而獨為諸生道左跪迎
事撫臺出視屬郡將至泉貽君書曰從今迎院司先生
可無遜去矣君為其先祭園事與有力者詰爭有力者
訟君提學提學批狀端語峻切適客來視留之飯家人
驚恐來報君漠然不動終飯而辭客既見郡太守太守
亦峻切諸生被訟者率以囚首見君獨青衣小帽進太
守目攝之曰迂儒竟直之始君為諸生時年十五提學

姜公寶則美之曰骨鯁小秀才君作文不肯蹈襲其試
棘闈二三場皆必自作以故遲不能就卷最後遲就而
監試御史寬之卒中選是時主司為翰林楊公起元講
聖人之學者見試文大驚遂見錄是為萬厯戊子歲君
雖應公車恬仕進以故七上春官兩不及不獨其試文
遲既久人皆勸之仕君曰吾既仕必變吾心腸必變吾
面貌必變吾口嘴必變吾腰膝乃我則烏能變哉而竟
以卒亡所得大就天也

何喬遠曰文中子生平二十餘耳至今知有文中子也
吾鄉蔡文莊所以推重於世者以有密箴四十餘條王
君所論當亦無遜得此數條其餘焚之可矣余讀霍文
敏集見所為李子長傳王君或時有迂節殆類之然乎
鶚亦有志聖人之學而與予善也

林先生傳

何喬遠

尚書一經孔氏訓其文穎達尚其義蔡沈通其意其他
諸儒所撰者吾不能盡舉也宋之末有夏僕者集諸儒

之說以便舉子彼一時矣吾鄉先輩林先生居駟馬山中沉精極思博暢旁會復為目錄一書大約如夏僕當日解書之意則此一時也書既成而序之其略曰道有顯微無精粗心有體用無內外事具於心之謂體道則隱而未顯心應乎事之謂用道則顯而非隱二帝無敬而無不敬者也其心與事聖焉三王敬而無乎不敬者也其心與事反焉太甲成王敬而無失者也其心與事困焉夏桀商紂以敬不足行者也其心與事狂焉五十

八篇之教或論事或論心聖狂所以不相襲存亡所以不相沿者敬不敬異也先生之書每篇撮其正義冠於講首中則採用諸家叅以已意支分節解而脉絡貫明沒既有年尚未出於人間有竊其說者已先大行於世今而後士之習舉子業者知為先生說也先生體最羸善病諷咏弗輒窮冬隆夏宵分始罷其費心疲神雖涼爽之時汗濡重衣猶未止也不知夏候當時集諸儒之說而綴其成寧亦有是苦否先生弱冠時大司農婺源

潘公來閩為督學使者試而大奇其文以冠八郡士既入棘試官得先生文復大奇之互爭元魁試官必欲伸其意乃竟罷先生嘗為奇貨可居論曰甚哉商之害道也先王務農馬人農則童童則機事寡而重流徙人農則樸樸則死其慮而無二慮商也者所以斲天下之童樸者也始計有無既計多寡又既計千萬而天下之道盡矣散千金之資以牟天子父之贏謂君可暫立而即棄也謂妻可偶置而復取也謂子可此種而彼獲也夫

聞有以物商者矣未聞以人為商也彼之所漸至以五
倫為貿遷趙充貨如意而薄惠儲江充貨弗陵而薄衛
據魏徵貨秦王而忍建成趙普貨太宗而背太祖昌齡
貨元佐而謀真宗推而至於士大夫君子進退辭受之
間見得而忘義樂利而恬禍莫不胥為商者可畏也王
公慎見其文抑先生坐曰我拜子遂下拜繇是通先生
於毗陵唐公順之唐公亦大驚曰此子議論高千古因
從書問中為相知先生八試棘闈無所遇年四十九卒

吾郡涉尚書顯者多本先生則有林公雲程李公載質
紀公廷譽皆其門下知名士先生質行登其邑乘之孝
友文學誌先生名鴻儒字允德安溪人有子曰應漢登
賢書竟天歿

何生曰余讀韓退之墓銘有所謂施先生者明毛鄭詩
通春秋左氏其說二經時諸生恐不得聞聞先生講論
如客得歸先生死經喪其師學亡其明林先生之於尚
書殆類之乎然施先生猶仕太學博士年六十九林先

生竟老蠹魚間不及艾齡可惜也余讀其所謂奇貨可居論嚴乎哉聖門義利之學矣

明文海卷四百三

補松鄰韓公徵德傳 沈懋孝

余曾大父東洲先生與松鄰韓公為莫逆交公長者先生倜儻重然諾其游若昆季然或入卧内共食飲相得懽甚昔在正德之季閣瑾擅朝曾大父以事忤瑾廷杖

下詔獄意將必死矣旅止携兩僕囊資蕭索所恃讀耳
公為之走泣于項襄毅屠康僖諸公得以解其事瑾恨
猶未平既釋將復杖之公流涕謂人曰沈公繫獄數月
再杖必不起吾不忍良友徬徨死也請以身代會瑾竟
釋不杖人以此義公所為嗚呼人惟生死乃見交情此
與易播事何異哉余生也晚公之高誼不及備聞它日
讀書先人敝廬老僕言此事甚悉以此知公有施我先
人甚厚益以信公皇皇好義如火熱冰寒自天性也顯

道昭彰祥發賢屑飾以詩書培以德誼褒前之光傳于
罔極公之遺潤如海外奇香更數十年流芳人間耿耿
又如是知微之顯弗信矣辱世人臨害如絲髮袖手旁
觀者何限曷不以松鄰公事觀之公樹德于身食報于
孫亦既不爽其徵余獨以先人事徵公捐金之行炯然
可據補記之以永世好云

三義傳

鄒元標

語云悖者不祥故一飯厚報史書必載彼豈重一飯哉

蓋昔人云當困迫時故望公等甚深元標以脆弱男子
入瘴鄉去死者有幾倘非有二三好義朝夕垂憐不死
者幸耳故紀三義司朝相衛指揮使胸中無數點墨汁
人笑其慙獨善視予予出入多步行朝相為置一馬同
予出入必遣人護予移居問月樓樓後即曠埜多盜警
與朝相宅隣朝相聞犬吠聲穿大布袍持一長戟呼予
童子曰犬吠急起急起得一佳蔬果必以饋予朝相死
無子止有一女嫁楊千戶希堯予聞而哀之今恨不以

雞黍過酌其墓沈雲翰衛舍人百戶沈應麟父常茹蔬
念彌陀子編管正百戶右所雲翰及應麟父子見予偃
樓恭敬六年一心昔張馬平晨方睡其所一百戶過馬
平馬平未起其人厲聲曰我正本管豈宜踞見長者馬
平快快氣衝冠走而訴戴觀察觀察呼本管重治有差
馬平起總漕淮上猶告語人人以為談資周系遠衛舍
人後襲指揮使其人多讀書筆亦通曉以馬代步與司
等而年年無失禮亦與沈等蘓御史為江陵人衆情詢

詢謂既罄劉安成後必及予思無一可以發罪端者或以寓張司馬書院為言予遽買村居三間而系遠從史內弟千戶王三聘以地鬻予而自拆前屋三間佐其成予以數金酬之居三月藟客死而予得報歸時周有子未襲今不幸死家甚貧之或問曰子居日久獨三義者何也予曰諸縉紳明詩書知義禮不勝書也昔予里有龍泰軍從獄中相予及傅侍御予師鑑唐朱公按吉州大旌賞之此非為予等起念吾黨從大爐火中陰陽搏擊

誰無不必然之遭喪者獨而興起者衆蒙喪者暫而垂
范者遠為孤臣遷客留一線生路此盛德事不然俠客
周人危急者史不絕譚而與予同以詩書發家不過欲
媚津人甘心必欲俾及予輩者蓋不可令武弁三君見矣

徐丞傳 鄒元標

徐丞名良仁寧波鄞縣人幼業儒孤而為族人馮凌躡
屨入燕習其能者引入掖垣掖垣諸給事愛其才屬掌
書記并偵內外機務事丞曉暢亡不立應丁丑冬江陵

不奔喪欲言官留丞對各給事言外議橫甚會臺疏先
上都給事陳三謨亟具疏命丞上丞故置亂書中詭曰
待再探公論何似而以身潛室中意有它疏或可止會
工部都給事某致書陳曰各疏輻輳六垣獨後難何諸
科踉蹌催本至陳三謨怒而索丞故從容假寐起整冠
從亂書中取本上而曰我本忠主公怒我吾心盡矣終
陳身丞不為之用晚而見丞西湖上曰悔不用子言故
至此丞于六科人品燭照數計一日都給事呼丞曰來

今年例誰屬丞歷歷數某某都給事故應口曰不已疏
下一一不繆又呼至曰爾何知丞曰吾以舉動章疏觀
之或自取或不為津要人歡耳吏科遜而心忌之遇計
事聞有正人為人中蜚語載副封者恐溷人聽聞輒有
竊去其護持善類往往如此予初入垣丞輒喜而相予
曰某言然而心不然宜遠之予不聽一以誠心待之卒
為其所中南謫去予歸來思丞不置丞以積勞選工
部所副會寧夏亂大司馬東泉石公昌言許諸人直言

丞具疏言事甚切大司空阻不得上陞鉅野丞又以救
荒捕盜著聞鉅野赤地千里縣官縮朒不事事巡撫縉
雲鄭公入其疆怒曰縣蕭條如是縣官爾爾民寧獨天
災坐而躊躇四顧丞稟曰白事鄭推案曰何事丞條對
甚悉鄭公初而怒稍解久而悅又踰時而不知席之前
也令丞畢陳所見携而之左右遇諸觀察曰不幸遇茲
地荒幸而得一丞可為邑主方欲具疏請得陞丞令鉅
野以仇家阻為邑除數十年鉅盜猶膾炙人口左右榮

府典寶王欲以夙侍宵人陞某官當用寶丞不應抱印
逃而之他王大索數日始得不能難竟拂衣買舟從洞
庭歸若丞所謂所至不溺其職者非耶世士大夫明詩
書知禮義往往怵于權勢不知四維何物至媚竈傷正
不難以身為之予故傳丞事使列士君子之林令人有
所覽鏡焉

論曰寧波濱巨海為宇內雄觀故所產多瑰傑士如金
如袁卓犖旂常丞以瑣瑣卑職所至以正齟齬然亦何

負丞得依日月際風雲功名可勝道哉

葛道人傳

宋懋澄

當吳氏擊黃建節時懋澄適覲母南還聞葛道人倡義壯其事賦葛成謠四章後十七年于友人陳仲醇家遇道人讀當事功令仲醇謂余子喜稗官家言毋失此竒事余側仲醇交未得覩異人因作葛道人傳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今上二十二年西方凱旋閔酋既死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

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為鑿山採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礦請天子下之輔臣輔臣從中決策於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天子為可其奏以貂璫易官校貂璫率人面狼貪舞文非其長也因招組僧與俱于是潞河權張煜遼權高淮楚權閔淮泗權陳增維揚權魯寶齊魯權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全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南尚衣習吳越情稍稱安堵歲辛丑大祲五關之稅

日縮司禮抵吳會計有司議覈漏稅彌縫之會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中無賴湯莘徐成等二十餘人乘覈稅之令喉稅使令民間一輸月稅三鍰姑蘓達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更議羅綺非奉司禮篆鈐不得私貿剋日開征市人洶洶遂期于六月三日詛玄妙觀為首六十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至覓渡橋建節方據胡牀指揮左右阻檣遏販而萬聲同呼飛礮中建節腦腦裂復擊殺徐

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等家即欲據閤門逐網
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貲莘等市奇貨媚司禮約事成
百倍酬丁故丁亦焚焉萬人不持寸刃遇帛悉投火中
有掠物者隨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計四民寢
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蘓守暨長吳二
令欲問主者為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
人解散越八日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
太守朱前曰余為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以伸國法餘

人乞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禮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撫臺曹公方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弦道人尚居崑山七日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竒事不覺為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聞衆稱團行而不知所盟何事及義士詣官與人曰賢口諄諄我等何憂而不解散于是衆遽引去有司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

承丁紳旨遂揭秩與牙人敖禎首倡亂謀秩坐辟死獄中禎亦遣戍蓋出讒口非其罪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民感其義無不流涕咸謂聖怒莫測法無生理皆稱葛將軍擬其死而為神錢畫圖賁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士民為文生祭旨甚激元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祈寬之時有作蕉扇記譏丁丁疑幼于頃之有盜夜踰垣刺殺幼于獄未成盜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

訊鞠第謝曰賢不忍姑蘓之遂為戰場而命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爰書益實錄也
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爰妾道人咲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中女與俱事兩兄友愛兩兄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為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仲醇家道人嚴事仲醇嘗執爨竈下見人熙熙令人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不

善畫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云道人俗稱將軍仲醇與
余議曰是人氣韻開明似有道者非斬將搴旗之倫因
呼葛道人本名成而爰書稱賢者從撫臺原䟽也或曰
名其為賢蓋多方之誤寓曲全云

宋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繯上意猶未弛也及衆
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而
礦採亦竟絕跡一夫為難萬里帖席厥績偉矣余獨悲王
秩為衆拯死為國解紛脩矛止戈萃于一人而卒斃狂

犴教禎為肉食代謀乃至與王秩老人同時獲罪以死
悲夫幼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宣殆欺余耶
余讀撫臺以下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天子萬年
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涂德公傳葛芝

太學生涂君名仲吉字德公閩之漳州人也父一榛仕
至方伯萬厯時名臣君少忼慨負大志常游吳好張臨
川采周儀部鑣之為人皆師事之一日在儀部坐上飲

酒儀部大言曰漳浦黃石齋先生非君之鄉人乎天子以先入之言繫之獄旦夕且死矣誰乎能以一言白其冤乎既而低徊曰是好無人儀部察君雖不言隱隱有自負色明日索之逆旅已徒步三千里入都為黃先生頌冤矣天子震怒杖之百與黃先生同繫刑部獄君乃師事黃先生有黃霸夏侯勝獄中授經之風無何天子意解赦之出皆置戍籍甲申夏留都建國鮮司馬學龍以君之名入告官君翰林院待詔需之至且以諫官處

君君久弗至也乙酉春君始一至金陵觀時政得失而
留都已弗守矣君歸而閉戶不出閨中初建亦以諫官
處君非君志也未幾竟悒悒以卒當君之乙酉再游吳
中也來訪余先以一刺投于門告曰甚病不能來也願
一顧舟中余深恠其為而重其人屈意往見之一見握
手曰非敢為教願足下勿恠也自被杖後創特甚臀已
無膚良醫為割羊肉傅之乃獲愈今白毛莪莪在尻也
天欲兩骨酸楚折欲死今者天將雨乎余意釋因置酒

相與結權而去留都弗守君走別河干余流涕謂曰噫
茲地其可知矣七閩負山阻海域中之隩區且昔之降
帥在其將以舳艫樓船之師固吾圉乎君怫然曰茲非
足下所知也彼以負販小材弄兵潢池賴國家好爵縻
之耳性反覆喜負人豈能任天下重事他日誤蒼生者
必此人也已而其言驗嗟乎天下想望君風采徒以直
聲震朝廷耳豈意料敵致勝鑿鑿中事機如此天乃扼
其才弗克竟其施以至于沒豈非命哉方解司馬之以

君入告同君署名而錫官者則崑山諸生永明永明沉
毅有志君為漳浦頌寃時永明在都客有述君事目為
狂者永明變色與爭客脫永明曰慕之耶則請繼之母
徒爭為也永明憤甚因走撼司寇獄抱黃先生及君大哭
擬續拜疏黃先生急止之曰龍之逆鱗不可觸況天子
耶今既觸之矣君請毋再則吾屬無遺類矣願君勿言永
明于是留獄中為君輩庀醫藥納橐餽下至中裙廁滌
滌之事無不為當此之時長安之公卿大夫皆重諸生

顧交懽諸生戶外之屨常滿也乙酉後浮沉里中亦以
抑鬱死卧龍山人曰余聞之葉水部國華水部先為司
寇實治黃先事黃先生每對簿輒深自引罪得大臣體
顧與余生語嶽嶽向人至掩耳不忍聞也而君嘗語余
曰家面大海風水震蕩終日夜有聲或陰霧蔽天則時
有巨魚躍入庭中噫固河海英靈之氣鍾而生君與

明文海卷四百四

李溫陵傳 素中道

李溫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為校
官徘徊卽署間後為姚安太守公為人中煥外冷羊骨
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
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
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
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
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

能及為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
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叅論虛玄人皆
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
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任以歸
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
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携
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淡于聲色又
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寘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

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叅求衆理極其
超悟別庸見骨迥絕理路出為議論皆為劔刃上事獅
子送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
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
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
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性愛掃地數人
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掃身有同水淫不
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遠坐嫌其臭

穢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
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為善本
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
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簾丹筆逐字
讐校肌劈理分時出新意其為文不所陷抒其胸中之
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
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走鶻落之狀其得意
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鉄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

頭瘖倦于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公氣激昂行復詭
異斥異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辯論每一札累累萬
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
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於時左轄劉公
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
泌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
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而當事者又誤信而逐
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

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騎達公
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
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底
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公力病起行數步
大聲曰是為我也為我取門片來遂卧其上疾呼曰速
行我罪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
若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為妖人我藏妖人者
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

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寔訊侍者掖而入卧于塔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對曰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倔強獄竟無寔詞大畧止田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雞髮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

釋歸觀其父至是聞而傷之為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為掌記所錄遂哀之為焚書後以時義銓聖賢深旨為說書蓋公于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為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縷忝世之小人既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為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

制君子故往往明而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儒觀
古人之跡又繫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于
長見瑕于瑜好不如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響傳聲其
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
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為大君子者有時攻其
所短而所稱為小人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在於黜
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矯枉之
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譴笑之語細心讀之其

破的中規之處大有補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為得罪于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為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真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其獨見之處即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

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
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
未必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韵超
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
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
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
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
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

筵雞豕羊魚相繼而進至于海錯若江瑤柱之屬樊吻裂舌而人思一朵顧則謂公之書為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畧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為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

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
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
可與物不知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
自以為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
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為之
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
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
排撻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

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鳳味鸞翮可鍛不馴其
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嗟乎才太高氣太
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
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
易大有舍亢入謙而公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
陽明先生年譜及龍谿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

或問素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
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為士居

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與人同不能學也公
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
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
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
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為
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
意思讐言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
而隱即宜遁跡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

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造口鬻刀狼籍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勾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

明文海卷四百六

馬鍛生傳

沈守正

馬鍛生諱

闕

初字泊如郡之北郭人也家世賈父良卿

賈而好六博扮傳關蟲禽之戲賈輒不利獨持其母健
持門戶耳鍛生生而白晢貌若傅粉少好弄與童子戲
善為奇酷鄉校師初試文即高脫自大目中無王唐諸
公寧獨里中先輩已也意所投合屠沽市兒引與浮白
流連竟日一見俗人如野廩入市狂顧驚顧以去以是
大無譽于鄉曲鍛生故與方外黃龍超然謚游時趙田
吳子徃掩關黃龍鍛生邂逅不忍捨去鍛生故豪縱放

飲食噉甘美依子往兩月齏鹽不具畧無忍難色識者知其非凡士也亡何子往解關偕來湖上余出見子往怪其丰氣適上鍛生落落不交一言水邊林下摩腹猶夷而已子往曰此子軼羣憾無人能教之者余曰請任之子往曰頃聞子制文今歲必歌鹿去矣余曰有之先子未塋即歌鹿不往也子往曰善時鍛生不聞也語罷酒至來就飲連揮數觥取醉騰躍去旁若無人子往與余俱目笑是歲癸卯余果領鄉薦人事小定乃邀入靈

峰翠微閣抵掌今古窮渺入無兩人各稱此樂生平無
有間相與商榷經世業亦漸斂罷駕就六轡丙午余將
北上轉屬之胡休復亦各謂相得晚鍛生性通解讀書
不喜成誦獨得大義千秋自命雅不肯帖帖經生業余
輩屢勸之家貧老母幼弟身處濁世安能跳越以取世
資勉強卒業兩試有司兩不利因憤僚不樂托酒色以
自廣病遂大作或云鍛生與東家子目成無從遇未久
東家子嫁而歸四眸流盼鍛生不自禁陰火攻中病以

不起是歲鍛生始

闕

婦如讐及疾革始執婦手曰女

無罪更感

闕

今守之志操不衰鍛生所神交者稽中

散阮步兵李供奉師事者胡休復不名師者吳子徃周

谷王及余友者張當年柴隱鵠病之日余與子徃休復

計偕入燕谷王試金陵未歸當年先鍛生歿獨隱鵠時

時問疾與訣曰死塋我山水之間胡先生誌沈先生傳

它無求矣令其弟市名香藝二日夜大笑而逝時己酉

八月三日也先是相者胡徵見之嘆曰惜乎

闕

才滿百

關

十七甲子以咯血亡至是悉驗鍛生詩文未竟其至
總無凡氣今汰其不雅者若干篇行世鍛生歿後四年
癸丑谷王卒于東粵是年休復成進士入讀中秘書次
年卒于郎翠微閣亦火嗟乎人事無常如此余安可久
負鍛生哉為之立傳山水間之誥至今日踐也

沈生曰弘正間盖有李夢陽云張光世酸楚不能竟
讀彼藉有名位傳血膚猶不勝哀況吾鍛生時里中有
郭平子宗謙楊兆開啟元皆負雋才無祿蚤世與鍛生

先後而三鍛生平子俱無後兆開有子能文

郭文學傳

何喬遠

文學郭君以相卒其子啓綵痛其父之勤于學問勵于
為人不得繇科第顯命予傳之君諱元愷以相君字也
祖實峰公文煥以廣文起家焯有學行余垂髫時尚及
讀其課程切問蓋繩尺于鉛槧而博洽于經史君父士
登君以詩經擅稱于時君繼其業弱冠讀書郡城東之
靈丘山舍明燈達曙農家用不待蓄火時鄉先輩叅議

尤公裂棄官歸隱靈山相君書舍相近君不一往見尤
公自來問之借觀其文大加嘆服遂請與其季子大作
相磨礱君與余先兄大理評同祿命先廣文亦竒君文
于是君及先廷評若大作尤君三人者交游好余時垂
髻亦以先廷評故執筆從君後矣君治詩日益有聲弟
子執業履滿戶外從延建汀邵及楚粵諸來者日益衆
授業之館至不得容故先輩州刺史張公喬相延君為
弟子師愛而留之者數歲名有顯者余嘗問君君之交

于人久而相從多亦有道乎君曰吾無道也群居而不
敢褻慢教之而不敢不盡其誠課程一定不敢有後倦
先傳蓋君之教人貧而嗜學者且出資周之間有軼法
束脯雖豐不容也而與豁洞朗無不人人宜者七上棘
闌雖有物色竟不得舉然曰通塞有數吾不敢為躍冶
之金君雅意彞倫內行淳備甫授室君父背事母竭節
循理束脩之入悉以上之母養不乏也君嘗青蒿不忘
心母沒不忍食所嗜遇歲時未嘗不淚沾臆也喪葬事

不與兄弟較銖兩多自為之與兄弟同甘苦悲愉兄弟
貧病如其身所有不以自封子姪無異視焉不輕然諾
人亦不敢輕然諾于君有所憤構不能抑伏者得君一
言解以急告即借與之不責其償有亡友暴露子不能
殯君先舉焉僻嗜書史積箱數十家徒四壁不以為憂
其為人如此

何子曰余讀詩有疑焉闕雎之篇后妃思得淑女嬪
于又王故詩人美其不妬不忌以有螽斯麟趾之歌

而今日周之宮人思得后妃也后妃未行猶在家未
嫁之女德未及于周宮中周之後宮何為而思之又
何文王未立后妃而先有宮人之盛也鄭衛之風毛
氏具有箋註毛氏之學得之子夏子夏得之孔子當
真今乃以意解之曰淫風也孔子之解易也終日乾
乾而曰反復道也乾乾二字相疊成文謂之反復一
國之淫一言之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屢言
之其為反復不既大乎是豈聖人隱惡之教而不屑

之譏也斯語也有宋先儒若近代洹水崔侍郎亦嘗
論之余常有慨于中以為出于先儒而不敢齟齬惜
乎余之垂老而君方應科舉之業不得為君具述之
也然余少得執筆從君間得問君詩君就以科舉之
論發明已灑然可聽矣詩之為教也志士賢人之所
詠歌也不得其人則有懲有刺以君為人如是其得
于詩教深矣則余又何必以齟齬于宋儒者為君尚
論之耶

袁微之傳 宋 蘇 澄

袁微之者吳之華亭人諱保德以從戎更名度故唐藩
左史袁履善先生季子也先生弱冠登第精神兼人官
司寇郎多暇好讀書與李濟南王瑯琊齊名是時華亭
為首揆先生以父行故事之甚謹然喜數數上書論事
華亭謂公事而公言是欲張吾過以自見者始稍稍疎
之竟左遷貳黃州不已復徙相唐藩先是第甲乙科遷
諸王官多不之任以終身不調故也惟先生慕賈傳長

沙董相膠東乃獨之官至則革侵漁申法制國若新創
唐父老咸嘆左史何來之晚顧喜發奸如治黃時會上
誕辰唐使使者入賀往使者來長安王昇使者璽疏二
而空其一遇諸藩祈請暨吉凶出意外得一切便宜即
無所庸歸納之故府有貂璫圖出掌唐藩宮事陰謀之
使者使者利其財出璽疏偽為王辭請易承奉時馮司
禮居中用事權倖人主謀出代者為馮侍人即可具奏
命侍人往代既至府中莫敢誰何獨先生以不請而命

非故事不奉詔案驗治之得實具奏天子下王前疏禮
曹覆視與奏符司禮恥不能庇故以方命坐先生使緹
騎與罪人俱逮至京師詔獄微之時為諸生與兄非之
披羊裘奔命雨雪中託餽粥朝夕訟冤燕市江陵雖峻
法然憐才視辱無罪不忍諷治獄竟得平放歸田里中
道宵人希旨陷以擅郵疏入司禮啣前事復欲命校尉
反接江陵持令甲固阨之第下按使者理其事先生卒
得生還江陵力也微之從此不樂為諸生遊梁或裾唐

藩王與宗庶咸德先生延微之傳其長子王多內寵斬
請名名其子諸子人人自以為得王愛當嗣王太妃患
之使人就微之問計微之曰慎毋請立傷王心當恐王
以不請名夫不請名非制也王懼必請請必序長幼無
嫡立長自先王以來莫之易也太妃喜行其計王果使
使請名太妃固強微之與使者偕名請而世子之位定
矣微之因留長安居歲餘入貲補成均弟子昔微之游
南陽買置田舍已而客長安遂棄南陽田舍畀菩提塲

飯往來嵩少僧其去故鄉亦若去南陽日家徒四壁妻
孥寒暄不顧也至其供甘脆亦復取給于賣文云微之
碩人修髯善翫體其意氣才情足以資傲骨人無貴賤
賢不肖遇之莫不辟易至於呼盧對壘亦悉以氣吞之
得金隨就坐中或馬上分給貧人須臾奚囊頓空不惜
也其任俠出于性生以故長安失路人仰微之緩急如
仰骨肉間出餘貲治裘馬裝度輕肥不過五陵年少不
出然其交游多賢豪長者雖癖有狹邪之好而所歡皆

非尋常人于長安有薛素素素素素金閨妓女也因事旅
長安聲色妙絕一時宛轉合絲竹工五言詩畫蘭與周
公瑕先生竝絕善挾彈走馬被彈處皆成龍鳳弄王孫
于股掌之上無一當意而獨善微之當西師起時常說
微之君骨相多武宜早從軍今西方有事妾願與君俱
西微之恥如磨鏡人勿之諾也頃之倭人跳梁高麗素
素欲為浣紗人因而刺之如班定遠微之笑而言曰毋
多言大辱國且肉食者謀之矣素素曰吾非嫠婦也其

敢惜宗周之闕抑不幸為婦人幸一當微之而不得在
軍中昔羽葆鼓吹者彼何人斯因掩鏡泣數行下已而
武林金中丞鎮閩卒以他妓女蠱闕白于死倭始旋師
渡海朝鮮獲安野史氏聞中丞之出是策也喟然曰吾
今乃知謀及婦人兵氣不揚徒虛語耳素素知微之有
恥不可與堅忍成事乃從容謂微之君有老親而遊閒
不歸得無為吾故耶吾不能如汧國夫人佐君榮親而
忍君得罪名教異日雖食妾之肉不足以謝君吾其行

乎微之猶戀戀不已素素忽跨飛衛而南行三日微之始知之中道遣蒼頭遺微之百金書辭誓不復歡以激怒微之微之由此發忿明年文戰果當分校意已絕之主司主司報可及剖封國學茂才皆有羸卷分校左國學而右茂才復落羽如故罪不在文也昔微之雅好武習騎射至是遂有意從戎會同社諸公惜其才止之乃復淹留都下忽忽鬱鬱鬢髮始就衰落矣庚子秋復偕諸生試于鄉國子生中順天榜者凡五十人而吳無人

焉諸生心疑主司吳人也或有意為爪李憊然無風影
可撫雖微之亦自歎數奇惟慷慨從軍而已有同事思
歸無以應妻孥乃過微之詒之曰吾與君若某某皆入
彀矣而為同鄉所排此實首讐也何可以默默隨造端
末而復作色曰君若不言吾將獨訴諸朝于是微之仰
天歎曰僕髮短矣豈足下舉義而吾不為黨人是吾不
成丈夫也君疏吾控患難同之有如皎日迨明日微之
以同事之辭訴之當路則同事化為烏有矣于是微之

始決意從軍辛丑復下武關第乃之魚復幕府為材官

中丞劉

闕

先生素聞微之才拔自儔伍薦之于朝有

筆底三千禮樂胷中數萬甲兵之語親知皆歡呼喜中
丞之知微之也微之用有日矣忽膺脾疾不起時甲辰
正月十有六日也嗚呼痛哉竟不忍叙矣中丞深悼使
大將視含殮卹禮有加尋給傳符歸其喪時侍御沈君
人先生甫受闕使者命重賻之人益多先生長者微之
少從履善先生之南陽以文章受知溫少保希文先生

先生禮樂人也義不失天下豪傑而始終遇微之為國
士若宗伯唐元微少司馬賈仁甫大行謝友可三先生
者皆名節之羽儀聞微之之卒無不流涕所以慰藉存
歿撫嫠孤罔遺餘力豈數君子偏有所嗜哉要必有
以取重者夫以微之之資兼文武觀其定儲副于宗藩
却竒計于女俠使得乘時構會其樹立必有可觀而今
已矣古人有言不知其人視其友微之之友可謂賢矣
庶幾因友以見乎子名兆蓮眉士也微之有友而有子

可謂不死矣余悲履善先生與微之皆懷奇負俗而俱不獲竟其施故為之叙次其隱

論曰人各有志萬願靡方非特勝勢所驅其稟受殊也是以中庸論孝美武王周公之繼志豈非以父志勿竟匪子孫弗克繼哉以彼履善先生之嚶嚶古人而志業不遂此微之所以棄妻孥挺孤劍往來燕周二十餘年卑不背肩軒尾說不晨風夕波偃息談笑于王公大人之側指顧生風一時所稱人雄無不耳而目之能與微

之敵者幾何人哉然而有遇有不遇者時也士固不可以成敗論及微之亡而履善先生隨以哀痛不祿語曰人不問于父母昆弟之言觀履善先生與復初非之之慈愛無間則知微之雖碌碌馬蹄間其神情夢想有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父兄者世人不察猥以父淹長安罪之此何異近世李禿師之以殺母罪溫太真乎其亦不講于繼志之義矣惟此義不明于是有青雲之士皓首之夫攫金于宦奪產于鄉藪逋逃縱鷹犬綺席瓊筵

酒肉作臭歌童舞女夙夜同閨而其尊嚴冬日單衣巾
虧四角躬炊廳事之後至竈烟繚繞客衣而子顏色自
若其父欲訴鳴牛以易用痛介葛盧之不靈控慈烏以
貸哺憾公治長之無語此其人當堯舜之世將與梟獍
竝陳于俎豆之間何敢自比于人而與微之論優劣也
乃庸俗顧畧彼罪此效鳳翔雞詐俊疑傑能無痛哉嗟
乎人倫道喪當今之世佐子背父助奴賊主濫我繁纓
聊代青蚨之血厝之衽席寧羞赤鳳之歌有能如元微

先生之于微之生則不以揺落廢封殖死則不以幽明
生異同可謂夷山川之險于棘塗抑谿壑之欲于彞器
者矣先生少與范牧之孝廉同社牧之風流絕世常移
情長千里先生率同社伐鼓撞鐘絕諸神明以冀其改
故老至今侈言之夫能攻牧之之瑕于貧賤之日故能
瞑微之之目于尊榮之時苟貧賤尊榮之不忘雖言工
斧藻爵邁個庸亦何能敦彞倫秉直道哉彼表范何如
人且侮之矣奚其交奚其交

賈生傳

侯方域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純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為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謂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即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為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破家，塋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餽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為卿相，何至」

謀升斗却不就日共郡人張渭等約汗漫游傲阮嗣宗
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
酒賈生率其徒服龙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
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
飲者持瓢去群少皆醉卧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
一飲即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
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
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丘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

謁為計貲財復田舍閒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
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
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
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因大悟
盡焚其素所著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驚于先達師說
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
又幾十年卒軌于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既老更追憶少
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之篇走泰岱觀日

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
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概其學術行業恢奇濟濟
適于致用然欲以轍跡求之又不得也嘗與侯方鎮方
域為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眉徐作霖作肅
宋榮為文酒之友張翮沈舉釋項目乘濶為方外之友
又自稱為野鹿居士

吳伯裔伯眉傳

侯方域

吳伯裔者少貧育于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于

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游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肩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肩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肩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肩從伯氏學肩早舉明經為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孝廉肩亦訖不第伯裔為人沉練英博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為文章原本經術歸于大家

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肩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平生事齋如父其學亦皆齋教之惟為詩稍輕不及齋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賊去後伯齋婦程氏嘗使人偽為齋肩狀立于父前父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齋肩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

為棺而塋之後其家求裔胤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
曰有孔尚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常從關賊見伯裔死時
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
兩賊以伯胤為官繫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為
官我即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
噫可哀也裔字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于有司以入貲為諸生張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慕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耗耗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嘗踈局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為冥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滾滾不倦為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嘗偃仰卧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

人以為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
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嘗試居
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曰子
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
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
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
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
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

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
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
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
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知我或遂怒罵
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為狂作霖忽怒罵曰若
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
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旦莫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
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眉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

嬉遊修春社于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為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弘光立錄中外死者當事亦廉知作霖果死遽為請贈以為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張且斷矣渭猶右手洒其鬚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訥訥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

逾萬而其子後鬻于市僧狙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
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
作霖云

明文海卷四百七

吳少君傳 何白

金華吳孺子字少君歛高弔奇人也晚號懶和尚又號
玄鍊道人少君自少年時即負奇癖獨好佳山水家故

饒中人產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更購古名畫書法漢鼎研山之屬浪游吳越間水行則具一舫設几榻盡出其所常玩環列左右止則選僧廬道院必先訪有長松流泉或修竹千挺綠蕉一叢最幽寂處始解裝至則如歸汎掃極潔四壁著沈水香薰一過已陳設玩物如前區置皆有法所攜一銅竈光瑩可鑑日費炭塵十斤許而湯茗食品取辦于咄嗟頃少君曉起坐繩牀盥櫛畢冠授葉冠或貂冠披曳地白布方袍著草屨童子具粥

已即漬水浸香熟古鼎徐展古書及名畫一一鑑定或
自題數語或細吟陶淵明韋應物詩一二篇他詩不甚
讀也故少君諸作亦近似清綺幽淡如月霞映水殘雪
在林興到則促筆伸紙畫鷗鳬鸛鵲之族游戲蘅
渚蘭汀間清遠之致絕可愛間遇高僧韻士輒持去弗
問非其人即具弊乞一筆不可得也少君故善病最不
喜對雜賓其人不韻雖貴顯者亦辭以疾間有所當意
即體中小惡亦相對清言或親為具酒茗不覺日之夕

也遇春秋佳日攜一奴裹十日糧及襪被茶具筇竹遍
遊名山遠望奇峰還壑即賈勇如猿猱忘其疲病嘗遊
天台山驚奇深入直犯虎穴乃以百錢募樵夫采萬歲
藤及古槎材斷拚肩而出舊居停主僧聞少君還逆之
山門少君乃把手大呼曰此行得寶甚夥及解囊乃一
聚櫛拙也無不掩口笑其癡少君以次庀治之因形賦
物其直而多節目者為杖蟠曲輪囷者為几為如意中
窪而空者為龕上圓而平者為座咸著之銘終日撫摩

之若獲嬰兒也又嘗從宜興山中得一欬小口大腹色溫栗如黃玉日摩挲之光益瑩發夜置暗室中其光上燭屋梁如滿月少君益寶異之將用以為壺納名酒深念中枯燥納酒則易壞且口小不容施漆具乃沈思得其意遂命冶工鍛一鐵彈丸極圓轉外衣以綿綿外塗以漆投入口中用兩手抱而搖少選復出丸用綿用漆如前法久之則閣閣有聲則知漆無處不到矣復從它處采紫竹根狀如鷺脰者以為嘴少君每撫弄之自詫

富于猗頓也一日過太湖納瓢橐中顧時時珍護橐
不置舟中盜從旁睨以謂橐有重裝夜半竊發及開橐
乃一歎也亟以刀靶撞破之而去少君抗聲大哭一船
皆賊交竊罵為老狂奴及往謁王元美先生先生怪其
色沮乃述以酷盜破我至寶故我且不欲生先生謂我
何先生戲作歌贈之中有赤手向余不得驕之句遠近
傳聞以為哄堂予曩以辛卯歲客金閭時少君寓雍熙
蘭若日夕相過從甚驩少君每讀予詩未嘗不心醉也

尋別去遂不復相聞近謔之婺州賣藥人云少君往歲
年八十以長至後死鹿田山中矣於乎予往讀王冕孫
一元傳每想其人風采異代不可得竊近當吾世而得
交少君一臂庶幾髣髴其光塵今世風漓日趨于俗其
人清絕若少君者又可多得乎吾友林隱之善書畫酷
慕少君之為人壯歲亦夭死嗣後無復知有烹茶焚香
趣味者

明文海卷四百九

張越吾輪迴傳

張鳳翼

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以待試輦下中煤毒以死張故無子止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適在北雍因得經紀其喪且為檢其篋中裝有珠一封上題曰喜姐將歸以備女妝也李悉識而封之因乞假于司成為護其喪歸甫抵其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為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

先凶問未至前妾有夢夢夫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
李親家為我畢力今喪具已備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
我今為上帝所憐命我為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
歸則壁中當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之
然亦以始死冤鬼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
吹聲矣久之而鄰之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
矣如此者蓋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謂之曰
我因數數顧家不置帝復遣我投生人世今將投高唐

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為之子秀才名接武六
年後君謁選當貳某邑令時則喜姐計已適君子君當
攜之行經高唐為我小駐湏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秀才
家便令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而識之及
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攜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
若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林秀才已
告衣巾矣前墻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至
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

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當時環聚而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曰喜姐來乎曰來可趣之來我思見之久矣來童去久之車騎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之李婦欲提抱之兒却去不可曰親母母兒我我固親家也已而攜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為汝妝非汝翁為我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高唐聞其事召而問之確因上其事于郡

伯羅即檄召之令馳驛以來一日適羅大都授于學宮
今吳邑傅明府伯俊尚為諸生以高第弟子與焉羅云
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計今日且至當令諸生見之
有頃則林生抱兒入兒常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
經也林教之以爺稱羅兒不應再強之則曰老師羅因
扣之曰兒知今日為兒耶為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
曰師以我為兒耶為成人耶衆皆竦然傅因問前世中
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中問其題曰一人定國餘皆

以次述之不與問能憶前所作否曰惟墨卷七首尚能
成誦餘不盡記憶矣此傳侯稱說所目擊語琅琅可紀
且云此時兒可十二三其存否不可知即存其能憶前
世否亦不可知惜無好事過高唐再訪之觀此則知羊
枯前身為鄰家李氏子憶金環在桑樹中者果有是事
耶然亦知死者之不可欺有如此第令張客死時李有
侵漁其間當媿死矣傳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鬼猶能
憑依于人以為淫厲況士乎故特筆之俾與彭生大豕

戚氏蒼犬竝流傳齒頰間庶令世之負鬼責若海虞徐
尚書者知所儆夫

拙客傳

費元祿

客徽人姓孫失其名少孤天姓質朴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左右諷之曰家世行賈奈何坐食嘉穀自墮先業為
因盡橐中裝得五百金鬻財于吳越之間微貴微賤不
問也日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闔雞走狗左右不測其意
或諫之笑曰大夫行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吾聞善

賈者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吾須時耳如若等者無足與計事教盃如故居無何月夕從友人所飲歸過閭門聞道左有人偶語曰事薄遽矣須五百金為道地乃解顧獨安取此客因稍即之則二丈夫也蓋本太湖中巨盜其魁宿坐事繫獄曹耦謀共脫之客不知也揖而語之曰客豈有冤欲言事乎五百金易得耳即傾囊付之約以歲暮于此地取償振手而去歸而大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吾得奇貨矣左右問金尚餘幾何曰盡付之矣

有券乎曰無有識其人乎曰不識也左右相與竊嘆主人駭不曉賈事乃爾交遊親戚盡笑其所為客獨怡然曰彼故訂余于歲暮取償何虞焉改歲趨左右治裝左右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未聞有不券而貸者有貸如此不如勿往客曰第往余不負若若豈負余哉至則二大夫儼然先造焉曰待公久矣即挾之登舟舟行如掣電客大恐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欲持我安之乎二晝夜始達大塢中蓋盜藪也客益恐不知

所為居頃之有髯丈夫具衣冠出見攝衣謝之延上坐
曰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皆公力也微公幾瘐死獄中客
始悟向所出五百金為道地者此人矣因置酒高會飲
食侍衛極為鮮明留十日客辭歸大張具祖道贈以千
金曰此足償君矣復捐篋數十石辭曰為道路費仍令
二大夫棹舟送歸歸而剖篋視之皆黃金也蓋盜行剽
所得誤以為他物遺客耳客益大喜復令左右酌酒賀
我曰而謂而翁不能賈事耶今所就孰與賈多乃治座

更置田宅子孫修業而息之至今以財雄一邑余蓋聞之客家云

鼂米氏曰太史公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以余觀于客殆不然耶以不貲之利一旦寄之不可知之人客誠拙矣及相約以償卒居奇貨何其幸也豈非以拙哉陶朱公三致千金三散千金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纖嗇之小人往往類此語曰巧不如拙所由來遠矣

李伯熊先生傳 黎遂球

李伯熊先生初名紹科既名化龍字伯熊自號木州居士父茂魁號雙江公官潯州府同知番禺人家波羅南海神廟之西築西臺焉先生才而慧敏小即了諸古今書史大義年十三賦達奚司空詩達奚者不知為何國賈人番平乘巨舶阻風海岬相率入廟觀焉達奚方徘徊楹廡周視碑礎古銅鼓神像冠服忽順風大作諸番占望檣旂皆笑而疾走登舶解纜共揚帆去遺達奚不

及顧波濤相湧瞬息間則已幾百十里比知之皆無可
奈何達奚乃企而舉手隱目以望其舶之去至于神魂
蟬脫而其尸不殭鄉人竒而祀之以司空稱先生偕諸
小兒讀書暇往來廟前為題二絕句人爭傳誦而先生
亦遂已儼然以詩名雙江公為博羅學博其上官有王
觀察者遇談詩以得意宮人入道失意宮人入道為題
使諸廣文為之多不稱意雙江公歸而令先生屬草以
應觀察觀察大駭曰此豈廣文所能耶雙江公以先生

對則愈益駭嘆輒使載先生往見乃一卅角童子也延
入坐與談風雅正變議論古今得失口如懸河觀察傾
聽默然無以難也先生踰弱冠乃試為諸生輒冠軍鄉
闈數中則皆以小故易致之既而以厯餽廩得歲貢先
是董公應舉者初起家仕為廣州教官束諸生以禮法
獨竒先生才且多其古誼相得日傷時感事先生指畫
古今高視濶步發議雄竒慷慨流涕諸卿聞之稱其長
者共謂如此人安可屈為儒官使持手板日候諸貴人

門下諸貴人多後生小子先生自居為父行凡事指陳
痛切命之唯唯受教于是先生亦遂倦而思歸囊無錢
不可以得車馬乃寄身漕船漕船運米抵通州已空載
出路河而南日行不過十許里先生坐其中如檻車然
乃時登岸四顧中原弔往昔成敗悲感太息獨酌醉卧
起或為詩成旅懷一書逾年乃獲度嶺而歸西臺不恒
入城間入城短衣著履不脩趨謁恒禮與人談利害興
衰及國家事則輒悲憤流涕然其建議亦多迂濶如欲

易諸讞獄行杖者以世家子弟為之此類殆不一而足其教子于家塾分人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禽門出入以激其恥心至人家多命其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履中道既晴輒脫棄之途間不瑣瑣以還其人為信夜行借燈燭具亦然所過寒索衣飢索食去留惟意所衣歸即解之不復辨記至覆寢展轉落牀下溷羣豕中錦繡爛如以先生視之同敝緼耳然人皆以其篤行儿有所借用無或敢有鄙吝德色居西臺

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頗子相與折葵煨芋食雖畊夫
漁父見即執手而語終日偶以苦吟行入一少頗家思
不屬遽入其幃臥鼾聲如雷小頗為具筵以待比其夫
及翁媼漁樵歸先生尚撫枕推敲成乃起索筆題之相
笑語各無嫌猜也督學使者試諸生故事犯耳語者必
撲而降黜先生與隣坐生耳語被糾將并隣坐生受撲
先生獨任之曰竊視其攢眉愁思狀知題義不即了故
呼而理之于彼無尤也督學使者乃大奇先生高誼笑

而兩釋之至山陰朱公燮元之為督學凡士行優劣則必立先生于案前質可否而後行之士以化服先生于朋友有小過必諫以齒為長幼不作賓主禮讓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皆跪而受命其所學以誠信廉愛為主無或一偶欺人而人亦卒不忍欺之一日寄居城中病忽作諸通家故人子弟為輿歸西臺卒年六十有二卒之日有劉生者實見其盛衣冠而入學宮問之笑語如故其平

生言行大節不媿聖賢聞者信之而先生之生實跼蹐
從母胎出年十八一夜忽見光明無際觀世音大士從
光中現提命甚殷先生自以為不能斷男女色不肯受
教忽眩然相失然其光猶在自是可以不燃燈燭能昏
夜坐讀書如是者年餘其讀書一過輒了大義詩不肯
為時趨晚年間作一二句使子弟輩識之且為言其妙
理草多不存諸子皆貧甚而質有其文高風至今不衰
過西臺者必思先生恒哦其壁間詩焉

黎遂球曰李先生于先高士交甚篤先高士忤令而先生立談解之令反以德行推先高士先高士不知其所從來令為言之乃知先生之言之且知為令初銜之凡此皆古誼嗚呼不可復見矣遂球小時嘗得為先生捧杖方就試先生觀遂球搦管為文意色甚驚因即決為名在第一後果然自是不以凡兒視遂球也先生奇行最多為傳其著者

明文海卷四百十二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
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已閱視科
臣林公淮陽按臣張公履震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
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永
城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
毀過甚杖不能支遂卧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

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於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現之則流賊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即仆於是賊急索所為理官安在孝子迺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父矣即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為吾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刀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鋒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

音為何卒以為此理言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
大呼其師萬師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
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
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哉仲實為予
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痕藉今
袖上縷縷層疊不知孰為兒之血痕孰為某之淚痕矣
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
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年十有六齡云

陳子曰予讀仲實急投胎諸詩泣然涕下蓋無日不望孝子之復其子也夫睢陽之陷張鄧舟至願為厲鬼以殺賊今大河南北賊連營數十萬注矢密於蜩毛郡邑骸骨相撐拄孝子方且搏穎帝庭謀所以洩其如雷如霆之怒賊不盡孝子必不肯速出人世也甯矣仲實試於風號雨泣冰裂霜凝鳥悲獸駭之日呼孝子而以予言告之當有刀劍鐵騎颯然浮空而至者必孝子也仲實爾時幸無至哀感捐生以重傷

孝子於冥漠也哉

明文海卷四百十四

南康郡守吳公元配賢烈陳孺人傳

劉日升

嗟乎吳公守南康未期月及於難陳孺人死之孺人出
浙東望族年十九歸南康公時公弱冠名籍甚邑博士
弟子然數數病孺人百計調劑事大姑陳幾十年里閨
稱孝謹無間言歲壬午公舉浙江鄉試己丑成進士癸

已授大理評事公奉躬儉持法砥節履方為當時聞人以廷評三年奏績詔封孺人孺人多病艱子年二七甫舉子天皇皇憂弗嗣也亟相納姬林久之弗子復相納姬蘇已而兩姬各舉女孺人時時提揭兩女置膝歡甚然而憂弗嗣架亟也復相納姬湯憐愛篤至及蘇湯兩姬相繼得雄蘇再得雄於是公有大夫子三人方姬蘇再孕彌生而殆孺人百叩首祈佛恩已而弗害姬復病殆又百叩首祈佛恩病良已孺人歲時持彌陀齋彊半

緊為姬也亡何蘇病不起孺人哭之哀姬遺幼兒歲餘
孺人憐兒蚤失母鞠養萬方湏乳媼不得兒啼為啼兒
饑為饑忽抱兒懷中吮咂得乳計不乳二十年乃更有
乳有神格焉公之南康也人言南康瘠孺人曰夫子第
憂民瘠耳如其身之瘠莫如大理久甘之矣戊戌之冬
中官李道督課湖口窮捕運道艘卒發難湖口公泣事
未期月李道疏詆公公遂被逮孺人震怖痛哭號願侍北
行死生以之公不許行有日忽檢篋簪珥絰三四緡有

奇手縫一布囊語姬曰此為夫子行資耳又曰日者言夫子今歲當遭大難惟移之骨肉而免其言然乎我一死免夫子厄矣又曰吾歲時虔事彌陀大士宜得冥福而今有此我死告上帝免夫子厄矣是皆有必死心家人莫有喻者第相持痛哭嚮夕成姬侍子就寢至中夜公寤聞兒呱呱呼母不應疑有變亟攬衣啟扉視之孺人縊簷梁間絕矣公一慟幾絕南康人巷哭聞者震驚先是公官大理病脾且困孺人傍徨籲天願以身代

聞雄邑故有藥王祠靈藥瘳民疴製彩幡戒滅獲肅禱
得藥嘗公疾良已由是孺人感神持長齋延公壽期以
三年至卒之夕則長齋業二年餘九月有奇越兩月及
期人以是益悲之公被逮伏闕下公卿臺諫交疏為公
訟寃雖宮闈中有酸鼻揮涕媿媿稱孺人死可愍訟公
無罪者南康人有與妻子訣走四千里上書願代公死
公使人固止得不果上而書傳薦紳間讀之無不泣下
沾衣者南康有但孝廉母媼且老孝廉念母老家藏美

棺甚謹至是陳孺人死郡人爭謀購得棺必美如但母藏者乃已而母慷慨泣下語孝廉曰吾所以艱難孤幃以老徒以而父無祿而孺人以所天捐軀此其志同而事尤可悲者若第以所藏棺奉孺人我死不憾孝廉雖愛母不能奪也嗟乎可以觀人心矣故事諸被逮下鎮撫司考掠無徑付法司者而公徑付法司逾年上誠大白星異免公詔獄于時羣臣百姓騷呼載路頌天子聖神無重困清白臣而孺人當日願一死免公厄又願一

死訟公寃語傳薦紳間人人謂有冥助云劉子曰夫九
閔之上重淵之深聲臭之所不至精神焉其有以動星
象而回明主也天之道也人謂冥助不其然乎

明文海卷四百十七

吳偉傳

郭正域

吳偉字次翁少孤貧為江夏農民與姓趙者友善遇一
老道士言爾二人有異骨當有大名于世期明早于大

東門外猪市大石上相會。屈早二人往。道士先至。如黃石公事。三朝後。先至其處。道士始至。命二人坐大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旁出泉一線。命偉先掬飲之。趙飲已少矣。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後偉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曠直。有氣岸。與俗寡諧。非其人。不應。雖素所昵。好一言弗合。輒投硯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平江伯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

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
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
抹而風雲慘澹生屏障間左右動色上嘆曰真僊筆也
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于是
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
飯其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諸豪客競
集妓創之孝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百
戶賜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楚蒙恩祭掃武昌

數月還次采石有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稱疾得歸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武宗即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年五十其姓趙者學塑神鬼像靈異太史氏曰偉挾一技兩辱召見獎借賜賚詞臣所無武廟過金陵金陵人徐子仁詞翰有聲亦得召見僅拜韶舞韶舞樂官武廟故以此狎弄子仁子仁愧悔偉獨得狀元名人生各有遇哉偉賦性抗直不阿權勢今世翰墨之士奔走公卿日不暇給矣

明文海卷四百十八

黃翁傳

王穉登

黃翁名穰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為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錦竹箭橘柚筐服織綯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于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為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土人又多靈知能以其意為贖物街衢射利售

者往往受其欺黃翁為人辯析剖證指說好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于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郎中書見朝廷遷官晉階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為御史則曰以某器進某人為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由是夏王之鼎

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玉檢金匱之書焚然入市而其價
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為金錢貨賂
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革木箭之質多憔悴糜
爛不可存于世其可存于世不憔悴糜爛者莫古鐘鼎
金石圖書迺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為媒而香餌于
鶴之貴香之重其實于世以高潔清遠舍是為媒餌于
人間鶴與香奚寶耶黃翁謂余言良是併入傳

小賀傳

張鳳翼

小賀名恩字子霑姓陸氏其父蓋烏鎮酒家也燕良工
賀四者偶之烏鎮客酒家左巨室王氏王因多購檀梨
烏木象齒犀角諸材留賀四作庖孟罌缶諸器子霑顧
時時過王氏觀賀四作歸復以小材效賀四作示賀四
賀四竒之欲乞為弟子而其父母乃業酒佃作不樂攻
工弗之許居無何崇德葉氏馳一力邀賀四然賀四任
王氏工作尠而湏于酒酒後輒目昏意慵不復能作計
之業當不得如王優游而力不足以副意非酒家兒俱

往不可乃以情懇陸翁媼必欲得兒俱往且許罄其藝授之子霑亦欣然請行陸翁媼不能禁也乃遣之俱至葉氏賀四不曰酒家兒也而曰吾兒凡工作園者觚者園而觚觚而園者非子霑莫與而子霑得心應手出入規矩中巧每越賀四上及葉氏工訖賀四居則肆于吳之郡城當是時吳之好事疑賀四造作老益精及視之則知賀四有兒助之賀四死子霑喪之一如所生賀媼亦自有子子霑亦時時護其緩急又時時以所得金饋

陸翁媼蓋一身而仰事者二家焉子霑居吳中若錫山若雲間若大倉諸右族爭迎子霑造器物而吳中趨市者又爭待子霑所造器物舉火故舟來迎子霑者多不得泊及泊競扶子霑登舟而咸不得解維顧子霑不樂為富人作而喜給趨市者曰彼不過供耳目娛而此則俟我舉火者也且不好美衣服至富人家又能曲順主人意未嘗以其巧上之曰吾固藝成而下者且食于人而可以薄技自多乎有王憲副者來飭蘓松兵備其人

固賞鑒家携一硯來硯制殊不類常硯計造一函函之
工多謝不能乃召子霑往視之子霑曰能函成硯為增
色焉予向自薊門歸經漕運道見淮陽之間若孟蓄水
慮一決則譬居高建瓴下流諸州縣莫逃其害不若決
瓜州壩任水下泄入江乃乘涸疏鑿為河道運亦可達
而下民莫患昏墊焉無庸隄激為也又見每歲運舟至
丹陽上下輒成阨隘即時開濬而沙泥隨潮上未幾復
淤意弗若于開家湖濱儲水置閘閉以俟運舟至則啓

而濟之當得其用當時語二三士大夫莫不捧腹以為
迂也予遂宛舌不復談及子霑語次及二水道其言與
予言若符節合噫藉第子霑以其孝悌蒙里選入而為
司空一小吏或如永樂元年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
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數奏則其心思規畫當
必有出人意外者其所裨益實效亦可以歲月程蓋不
特為富人耳目娛貧者舉火計也顧獨以其巧用諸刀
鋸切磋間與曩時為酒家兒奚異哉然子霑惟不為酒

家兒故予得以知子需才可任事使子需不以小物自見予亦何以知子需而傳之傳宜以陸而復曰小賀從吳人所共稱云

明文海卷四百十九

搏者張松溪傳沈一貫

我鄉弘正時有邊城以善搏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麤慙

張則沉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罷而家居引體
抗然坐之上座云邊師之徒袒裼扼腕嗔目語難而張
乃攝衣冠不露肘邊師喜授受顯名當世而張嘗自匿
人求見輒謝去邊師之弄技進退開闢有緒如織而張
法直截嘗曰一棒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爰爰間事
邊嘗北遊植六馬駕負其力肩之不勝出于輪而病偃
有少林僧數十輩尋邊邊遷延之至日晡與鬪燭入滅
燭而躍坐梁上觀諸僧自相擊于暗中而乘其斃大抵

間用術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張張匿不見
好事少年憇憇之僧寓迎鳳橋酒樓張與少年窺其搏
失哂僧覺遮之張曰必欲一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
所問張故孱然中人耳僧皆魁梧健力易之諾為要張
衣屨如故袖手坐一僧跳躍來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
之如飛九度窻中墮重樓下幾死蓋其法云搏舉足者
最下易與也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
于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

許還及門諸少年戒守者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
今進退無所且微觀者願卒惠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
圜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定之
稍支以瓦而更累一于其上祝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
儻直劈刀底供諸君一笑可乎舉左手側而劈之三石
皆分為兩張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聞死于牖下所
教徒厯厯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問之曰吾師
嘗觀矛師矛師誇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黨問之

師曰夫刺則刺矣而多為之擬心則歧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憬然因憶往時嘗問王忠伯邊人何伎而善戰忠伯言邊人無伎遇敵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曰緊曰徑曰敬曰切其徒秘之余嘗以所聞妄為之解

曰勤者蓋早作晏休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臼必窮
陶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甓從事此一其素
也曰緊者兩手常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
勢令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勿舉高蹈濶丁不丁八
不八可亟進可速退心嘗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依勿
虛其後衆理會聚百骸諧束蜎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者蓋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兔超
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志其

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力或嚮赴之無參差若貓捕鼠然此三字則擊刺之術盡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溫良恭讓不恃不求何用不滅曰切者千忍萬忍掐指齧齒勿為禍先勿為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即收不可再試雖終身不見其形必成其名而亡所悔蓋結冤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贖期得無慎諸聞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心

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豈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孰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為周夫學技以備患而慮患乃滋甚則焉用技恃伎而不慮患患又反之技難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

方湯夫傳 何白

吾友方湯夫陳義甚高乃以善奕特聞遂掩其生平余竊悲湯夫之不幸也乃采其行誼以俟後之考湯夫者知不獨以一技傳也作湯夫傳湯夫名日新世居吾郡

龍首橋里其先有為諫議者事具李本寧太史傳贊中
湯夫父諱道言以資雄于里好行其德不幸早夭母嚴
稱未亡人時湯夫尚在腹長兄曰升甫離襁褓也安人
及舉湯夫強眎息撫二孤時以劇役外侮紛至家日益
廢箸湯夫及髫而安人亦逝兄弟煢煢依外大父嚴翁
家時湯夫與長兄子謙治博士家言俱通敏絕人獨湯
夫善病嘗在牀蓐間湯夫故慧甚日苦呻吟智慮無所
寄乃于牀頭置一枰以指畫方罫而沉思之忽大悟深

得其解乃呼鄰之善奕者每對局輒絀其技已好之彌甚雅聞前輩有鮑澗泉名一中者為國朝國手冠深以不及見為恨乃從故老覓鮑所藏秘錄及鮑同時周源徐希聖所傳圖勢湯夫日精研覆覈盡得其蘊時李小山年七十餘奕家宿將雅自負足對壘鮑君周徐以下弗論也湯夫往與角李遂北已再試再北李嚼齒擲局于地大呼曰神哉遂斂膺歎服于是永嘉小方之名滿天下同時稱國手者則廣陵之方新安之呂溫陵之蔡

彼三人者鼎峙海內人人自謂得大將未知鹿死誰手也既聞湯夫名莫不為興然自廢湯夫故名家子每恨與伯氏治帖括皆不售墜先緒而又恥以一技鳴乃挈妻子居焦坑山中刻志讀書及為詩歌極力摹寫即數易稿不已也篇什雖寡而興奇自足每過予輒袖以相示且字字乞予抨射予感其意直為商訂不少假湯夫每欣然滿志去讀書暇則抱甕灌園種豆漚麻以自給室中無間言終日洩洩如也時四明劉志選以比部郎

左遷福寧州佐雅慕湯夫名遣騎敦請湯夫往溫麻一見劉公遂定交居久之公擢合肥令復邀湯夫偕公念湯夫貧無以具饘粥騰為湯夫置買山資而湯夫未嘗有所干也湯夫久客劉公署鬱鬱不自得會劉公入計北上湯夫以病不能歸及劉公還而湯夫病已亟相對談笑如平時再浹旬而湯夫奄然長逝矣劉公哭之哀乃為斂賻甚厚伺其仲子履吉護喪歸歸之夕劉公夜夢與湯夫別湯夫從懷中出一紙授公公眎之了可臆

誦及寤止記末四句云余性嗜奕余志言詩悟道成真
形神妙時異哉湯夫宜霍霍與石火俱滅者乎湯夫孝
友夙植風義尤敦奕聖時其餘事耳幸予托交湯夫伯
仲間最深于謙晚以修校有時名獨湯夫溘焉長往鄉
播紳雅不言巖穴即湯夫純行絕技闕焉不書嗚呼又
豈獨一湯夫哉吾鄉弘正間有林翔之九溪先生者與
博君子也其大小篆俱臻神境秦相斯唐令楊冰後不
多讓而世之惡札亂結如死蛇顧飾以錦緣玉軸豈非

有幸有不幸耶

孫漢陽傳 陳繼儒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菴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後辟行省為迪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於松子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岑公雪岑生大宗伯謚文簡毅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拱婁江王司

冠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宗伯得公最晚恣
愛之自少有器量以門廕授應天治中署上元邑篆號
稱清謹擢漢陽太守吏畏民懷當衡王之國水陸旁午
凡供帳厨傳皆公部署甚整而暇路無驛騷臺察倚重
之擬咨蘄黃兵使者會公遣書高新鄭道逢徐太常僕
遂與俱入都而新鄭方修華亭故隙捕徐僕省臣韓楫
劾太常波及公而公免歸公自此無復仕進意遂于東
郊故居修築精舍輦奇石寘庭除環列鼎彝金石法書

名畫摩挲其中滌除洒掃屏榻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
通作童子按院本新聲間舞狡獬及角觝之戲人以為
安陵調輞川莊不是過也公既以豪聞江東而又坦直
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
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而後去故人疎族一遇之以誠
款洽餽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僕于魯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即一椀一桶
一木一石生動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臯雪堂敦

復堂赤霞閣斯仙磴老圃茆齋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
松老栢崩浪流泉使人凜然不淒而寒有澄泓蕭瑟之
意客退就明窻槩几間或臨古畫或抄異書有挑以俗
事及家人生產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倣宋仲
溫隸策八分追蹤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
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千請無虛日人有贗貌公
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真率采聲而已
公聲音洪暢狀貌疎野居恒好著民間平頭帽旁綴小

金瓶又好寫筮屐小像彷彿皆晉唐遺風非近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為平湖令與公無生平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蕭冒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兵表公墓曰映澈九泉其為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為子後曰世鰥華亭邑諸生拮据塋公于細林山之陽陳子曰文簡公官大宗伯三典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确田七百

歆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聲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
能保有文簡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蓋亦有德矩寓焉
今世家子喜狎非類不知何者為名士轉飲大嚼不知
何者為名畫法書彈指流盼之間涸若驟雨崩若潰墻
而身名與草木俱腐耳風流儒雅是吾師舍漢陽公吾
誰與歸

高能傳

趙南星

高能汾人也與于趙魏之間至廣阿問馬氏小與敝乎

曰否殺匡乎曰否蓋嘉靖中馬倖于汾小與者能父所為也至是數十年矣能世其業直三倍于他與人惟所言不與主人訾性不食肥重然必細麗清茹若飯名僧有富家令與負養同食能拂衣去曰不得若直即已耳以是為與不召能即已耳至則不敢侮之所需財手自撻簡或取其屑拭面曰監不可用必不可強曰昧爽呼其徒皆起無不極心力有解嫚輒大罵之以是與獨精語曰空聞來風桐乳致巢故有佩璫而弗輕帶索而

見重孔子所以興歎于滄浪也高能一與人趙魏之人
禮若賓不以為倨直高而不以為貪嘗試論之能口無
二直類信見侮鵠起類潔信心求精類不舍所學者力
進事類不素餐士大夫乃有翕食舞利甘唾罵而自得
受直甚高徒敗人之與若使能而業儒必不其然余嘗
使能與見其人從容樸直與他人異故論著其行事

簫洞虛小傳

傅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來擅其巧今世稱

洞虛子者是也。家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竅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剗剗鏤大變舊法。晝則操毬。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蒨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啓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

洞虛子簫聞天下顧座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
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
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
酒人客高門雅士閑語次罵坐衆欲歐之已而聞簫聲
滿坐皆慙又相與洗盞更酌盞其為人如此四方之知
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儀
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
煙樹人物花鳥蟲豸謀工寫拙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

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
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園公林監或訛病之好事者賞其
僻不問也予嘗得二馬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
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
秦太虛記皆具嘗置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
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
然非洞虛簫窳穉子山文乎亥大喜遂別琢一枝遺予
形以一丘一壑一觴一咏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

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
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
訪其利病最要處來乃曰簫汎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
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受其聰巧絕倫戲為簫洞虛
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
能用也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

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士女之間桃李渡海
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
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
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
列興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
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
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
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

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
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
而與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
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通告其故侶請于新安
賈曰今日幸為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
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
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
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

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回回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

技無所于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
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
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
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

無念禪師小傳

鄒元標

昔韓公上佛骨表尉潮陽與大顛往來留衣別士緡疑

之余謂此公聰明蓋世能轉法華必不為一疏便了生平其言頗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是非窒礙夫曰以理自勝則猶未深悉其義也公亦達矣歐陽蘇子才高八斗好與諸僧達還歐公曰時於其人察其氣魄有為世用者而蘇子則時遇可人箭鋒相射蘇公亦有逼人處諸先生皆一代鴻碩好與方外人遊者何哉蓋身處火宅入林樾覩蕭蕭數竹頓令心地清涼亦以風因故予束髮每到蕭寺五臟若冰不可言說鄉里

中所與二三僧惟椎魯操作田畝無敗行然亦足敬也
浪遊南北所接僧非無赫然為世頂禮者大都落風流
講解窠臼儼然如天竺古先生者實難其人庚寅以吏
部郎謫南北部時大司成新建鄧文潔公為祭酒忽有
無念禪師過公以賢闕不便款洽禮而之余衙齋余亦
館之別室旬日茶飯外無他語文潔過詰曰作何究竟
余曰無語文潔曰此透體漢無錯過余曰無忙在別去
又數年念公過而訪我古樹下坐對蒲團相視而笑余

賦詩數首別念公又別去數年不知念公入我深也者
念公名深有楚麻城人早年父歿謝世家長者習其有
奇因縱之披別遊名山隨衆作務一日有名宿曰生死
事大須是參得明始不負一生出世念公啟曰何之示
而之伏牛之伏牛不契又之七尖峯之東臺之五臺之
燕薊之了佳山之廬山操苦行者各十餘年凡五嶽名
山無不跋涉其所參承名師者曰少保曰秋月曰無窮
師曰古清曰徧融無不頂禮其所承指示也曰黃瓜茹

子曰捉活頭曰還飯錢有言靈承如天帝語未明也如負鬚眉不肯下誓死而已志堅功苦益垂數十年諸知見若片雪紅爐即証諸名宿名宿肯肯始下山然不以諸所經悟便了一日看消訛功案又復作疑得李長者放下示者至再又始堅李長者以不善藏為世忌公終身左右之有告之曰大貴人方怒熾曰斫首穴胸何妨予因是而知念公之定也諸縉紳聞而爭倒屣浙直豫章七閩焦大史陶祭酒黃庶子王方伯來考功皆降心

相聚會公時有啟發如大雨普布隨根生活諸士縉欲
徙舍舍公未數日即飄然去野鶴鴻冥不可繫矣世有
自稱妙悟以為必依宰官大臣而闡揚佛法者余竊謂
清虛苦空佛之大旨不從一草一木降心而從萬紫千
紅處逐世佛之道有是乎嗟乎狂慧風熾毒流紳珮念
公獨藏鋒遯世此所以貌古風高獨步一世也浩浩空
門龍象有幾余奈何不思作念公小傳念公懿行最夥
以俟逸史夫使韓歐蘇諸君子及文潔公起必以元某

為知言

論曰世儒好闢佛佛不可闢所以闢者狂禪耳念公名
行冠一世恂恂若處子棲隱一山當楚中州界遙瞻紫
氣隱隱隆隆豈無謂哉

虎丘悟宗禪師傳

祝以並

悟宗禪師名慧惺悟宗其號也俗姓畢氏齡年出家于
虎丘山寺會晒大藏諸經得寶積經讀之盡百卷慨然
發憤以佛果為必可証其師澄公洎二三僧徒日為治

生計而蘇俗緇流市酤以為常師不得已偕衆之海虞市不二價遠近歸之息頗贏一日晨起坐肆中有行脚老衲乞錢十二文作齋供師予其半及午無與者師如數足之已而老衲至肆見罌甕雜沓麪藥重灼大呼阿彌陀佛至涕泗交下且泣且呼如是者數十聲逡巡而去師是時不覺悔悟錯愕失聲叫絕仆地師有兄在肆遽掖之起師亟趨于慧日寺前追及之師稽首搶地涕泣號呼曰大師何以度我衲曰爾辨此一片勇進心亦

大難得師復稽首願得少住容某略一經紀肆中事母以逋責為儕輩累即隨行脚去矣衲曰我一生行脚無伴侶汝只自修自省自叅自証我行矣無多言師再拜問姓名及挂搭處以俟異日叅尋曰我雲水乞食有何姓名挂搭處可言汝只自修自省自叅自証可也師知不可留即從所識稱貸金錢若干為壽衲固辭師固進于是取金之最小者一錢十餘竟去師歸悉棄舊業苦行熏修南走天目天台西走九華匡廬一時名宿如無

礙無際雪浪諸人無不為師印可而師機鋒迅捷言下
承當諸名宿亦無不驚嘆以為法器今世無兩然師之
崎嶇跋涉意實主于前之老衲以為庶幾旦暮遇之果
邂逅于匡廬五老峰頭相見悲喜交集始知為西竺國
善多那師覺其日用四威儀頗有神異徐叩之曰此準
提呪力也師曰世人亦多持此呪何得力者少曰第為
世人太聰明師曰聰明何反不得曰世人一味機智有
甚聰明爾但洗心齋戒持呪百萬不獲靈通如來神呪

即為妄語且爾發願持呪已見災眚潛釋至於得力爾
豈自知師稽首遂以神呪授師與大藏經中小異更直
捷易持今呪略已刻行世矣師從游八十餘日最後得
指示密諦而歸于是掩關不出閱二藏經至萬餘卷手
寫華嚴及行願諸品各若干卷晝夜精勤不出關者凡
十有八年遂圓貫通徹標示一看以為宗旨謂當體全
空觸事而真無邊妙義一時融盡所著有一看關集三
十餘種刊布者僅心經測引蒲團默念數則餘度之龜

中戊申夏雷雨大作崖石裂墮師時默坐龕中併龕徙去數丈沙石擁師四大無恙也嗣是出闕以戶庭為限近復以二山門為限僧臘已望六而步履便捷如少壯一布衲無以異于諸儕輩無論豎駘庸緇無不稱悟祖師亦無不煦然接之一切都忘爾我崕岬薦紳先生若髦士時時就師有所叩師一二語破的中竅輒極意去戊午夏余以行役避暑虎丘得與師周旋者旬日餘每下舂便岸幘羽扇納涼萬松下與師各踞一石坐余于

禪悅鮮所解偶一問難師觸之如渴懸河余時時惆恍
自失也既得師所撰點頭石六偈和之師曰若所謂口
頭禪于實體真悟尚隔而余以行役期迫忽遽言別因
據師所自述生平本末及余一時周旋所得于親見者
識之如此茲行當遂乞身長弃軒冕求所為實體真悟
者不然點頭石行且笑我

祝子曰近世縉宿如達觀密藏輩豈不稱聰穎辯博然
不勝人我揀擇之相至于吐弃名教揀撮今古者又幾

于無忌憚矣彼徒見世之庸緇賸賸以為世人盡不如我而學士大夫借以為名高者復不憚俯首下之不知宇宙甚大聰明穎拔者甚多未可以能繙三乘六宗語便謂世人憤憤而真以為學士大夫亦盡不如我而恣其矜高無忌憚之心也連摩面壁九年專能不識一字奈何以辯博驕人辯博驕人在學士大夫不可而況披忍辱鎗者乎修出世業閻然日章惟吾雲棲蓮老然亦無奈學士大夫之借以為名高過為尊禮于是緇素輩

奉之遂如釋迦住世而一片真實平等心卒無奈蓮老
之蕩無町畦何也今悟宗禪師其博綜穎敏不遜達觀
諸人而真實平等心又絕似蓮老然蓮老僧臘既高叅
閱復廣晚年見解彌精而收視返聽退藏于密若悟師
者假我數年不知于蓮老何如也近世如憨山者是一
無髮宰官經世比丘自當別論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一

阿顛傳

慕遂球

端之白雲山其頂有湖故訛為鼎湖湖與山相吞鬱為
氣故其出雲蒸動深糾人入其中者如虱入人破褌綿
絮間甚至對面不可相見山故時茶在絕壁歲不過得
一石許價可至百金烹之作素馨花氣人多喜之不能
恒得僧恃茶為給聚居其上頗有田可耕與人烟隔絕
不能行乞也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僧寺時為之
采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幘織為屨比其足

倍長濶曳之行或掛之杖頭壁間或食或不食時出去入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相解因共呼為阿顛其腰間有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未熟熟可與爾共食視其睡蓆則當中處有雙手掌痕中夜聽之喃喃不知何為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僧戲謂爾可為尋之顛忽編草為索曰請繫之至既薄暮望之不可還返照射入峻坂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虎跳

躍則與之偕跳遙見人則益以拳鼓虎頷持其耳急來
人羣出觀之近且皆畏走疾語顛可放之或蘇蘇語謂
且勿放於是持至寺門前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
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乃怪異之
顛如故嘗遊人因間而就之語不恒得見或見之語亦
不相入禮之則走蓋至今在白雲山中

愚者大師傳

徐芳

愚者大師皖之桐城人也如居浮山自稱浮山愚者在

天界為無可師入匡廬為五老至壽昌為樂地或為墨
歷有訛呼木立者即更為木立云東海生曰皆非師本
名也強為之名宜曰愚者愚者幼負奇志久貞述先生
領袖清流一時方之龍門元禮愚者俊譽即不減雲間
二陸或且李長源目之愚者以為未知我也其自許乃
如子瞻讀黨人傳時意嘗在范孟博愚者少時嘗避地
金陵與吳門楊維斗陳卧子夏葵仲諸子善是時海宇
多故寇自河汾西渡肆躡豫楚衆且數十萬間外束手

短氣維尾冠壑鄰翼旦夕緩責賦繁民威大勢岌岌在
廷方恬嬉堂燕或沟挈作同室關無與圖其艱者愚者
憤甚則日與諸子畫灰聚米籌當世大計或酒酣耳熱
慷慨嗚咽拔劍砍地以三尺許國誓他日不相背負當
是時愚者意氣壯甚其牢騷噓鬱一一洩之于詩今所
存白門諸草氣韻沉頓彷彿漢魏人音節雖年甫踰冠
而詞站老宿皆為避舍愚者舉進士在崇禎庚辰是歲
貞述先生以楚撫被逮愚者為上書請代卒白其枉語

在本傳有詩曰激楚讀者悲之尋擢翰林檢討供事講
讀闕賊陷京師愚者見繫幽囚榜楚幾濱於死南中再
建貴陽相當國與阮大鍼比以門戶舊卻掎擊吾類無
虛日尤忌貞述父子愚者嘆曰是尚可為哉不疾去
人將濁流投我遂褫衣散髮遯跡五嶺以賣藥自給閩
越數載連用館閣召卧不赴亡何粵再潰有見索者愚
者嘆曰南荒盡矣舍西竺安歸遂披緇出見客當事欽
其志操待有加禮尋以貞述先生老還侍浮山子舍僧

栖廬隅斬斬孺童婦女皆屏勿見會浪和尚闡法天界
愚者輟侍往禮咨決心要久而有得遂師事之以避喧
閉關高座三載未幾貞述先生訃至再返桐江結廬三
載有樂廬少已心圖曳尾溯江登匡廬五老峯再入時
江訪所知愚山荷葉山中適山行脚遠出則就所居草
庵栖止凡三閱月寒鐺破竈晚汲晨芻皆手操之遇者
懵然不知為何等頭陀也會有居士鴻莊者見其簪頭
一書叱之曰此桐城方密之筆也奚為于是捉臂前詰

愚者猝不得匿為喙然笑自是蹤跡綻露壽昌青原相
次禮請拄杖所歷法鼓震震諸方咋舌謂師故儒而當
機作畧乃能遠紹前祖若是愚者于古今書無不讀胸
中全具七畧四庫又能編貫毫析究極眇詩文力追
古大家時出別調尤深莊易著述甚富予所見有浮山
前後集數十卷大易時論十五卷泡莊九卷物理小識
十二卷通雅十卷他宗門雜撰稱是同時有嘯峯者亦
皖人嘗歷官都諫與愚者並師浪公先後主青原法席

時稱皖江兩大師宜附紀

遺史氏曰嘗讀劉秉忠對世祖語嘆其奇而中也又嘆
釋之教屢斥于儒而當其變乃合而有助似釋翻為儒
設且以北轅瀛國既已易升為髡而南堂野僧忽起而
叅帷幄西方為政之言亦既驗矣其後伽藍顯卜皇覺
緣以肇基度牒秘貴西山藉是返骨道衍稱佐命善世
雪菴為護法沙門三主兩朝龍驤鳥逸皆有殺活大手
應緣其間豈非近代以來絕奇一公案哉吾意以是始

者之以是終也若愚者師天固於文人俠客高士真僧之外別創一格以位置之者也夫諸祖傳燈未間出身科目今於獅子座上現宰官身則釋重兩榜掄材所得不踰卿相今於進賢冠裏開選佛場則儒重而數百年之科名亦重此孔子釋迦東西分化來之兩大奇均是人也獨負數奇以遊天地間愚者之愚豈可及乎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二

觀察副使陸文順先生傳

徐時進

公名健字文順一字文柔余髫時則聞長老譚公少時事疑為好事者托齊諧志怪比得陸秉質所聞良信公少而食貧弱冠讀書招提斗室中舍兒授餐不恒至又岸岸不向人勾貸枵甚則斃僧龐供朝餽又乏薪代羅漢供爨間拾瓦礫戲擲之祝曰礫所中歸竈下而所中為伽藍神先是神見夢於僧囑為護吾當避此人三十年僧偕其徒以夢謁願得長奉薪無缺公笑而置之諸

市兒更相哄動為公採巢穀佐酒卮公皆與之由由然
不之拒夜讀書坐達曙不就榻以為恒需多膏取自長
明玉盃僧即代供膏不以煩公夜供茶粥公坐矻矻如
立或謂神戒僧謹事公僧亦私念世無此恒人庸得慢
為異日種譴耶學使者行部選着子衿不能具以告宗
老宗老檢篋無盃鰕貽一青即召終人為青袍或問能
着此謁郡否曰能即以謁郡郡君啁之問已聽鹿鳴耶
公正色答曰從主君賒此數月宴人子省得一翻辦衿

事耳其儕皆掩口出鄞學舊無明倫堂寶雲寺扼其左
與廟端鄰無從展地戒香寺為女僧當廬中時為行脚
托宿甚溷自公在泮即以請當道撤戒香寺徙寶雲寺
於其址以寶雲寺址為明倫堂錄戒香木石供堂用左
右廟廡東西祠閣一一位置殿閣皆出公所規畫也弘
治壬戌成進士辦事吏曹當事多器重公面與語當臺
省公謝曰誠得一官自効唯命何必清華於是得郎比
部一騎蹙蹙長安道侃侃發舒絕不與人疎親人亦無

為公延譽者久之拜命僉貴竹兵事駐思仁故苗寇藪也乖西最獍獫倚險剗寮連諸苗薦食銅仁石阡間無寧宇故設棧出入如坦途官兵徂之亦渡棧踏機墮穿中不煩血刃無一活公至笑曰苗雖蠢動詎肯平治塗近官兵入耶何至愚乃爾於是罷征議苗闌出則稍逐之不深入去則陽示倦不能軍賊亦漸懈募黠者削其顙如行脚僧入乞施悉其旁徑冒懸小囊如裹糧乃草實而苗境所前無種者撒歧路東西分處先是下令吾

兵亦人耳豈以宿此輒等猿猴而責之緣山升木為吾甚怪若之以捷為能也人取拳石附膝間禁弗跳殊苦之不得其解發春草種生下令去膝石間行直抵窟所當入途以草識賊皇遽不敢戰走踞山顛滾木石如崩雷公先期為板屋挿兩裏為底礮礮不能傷徑窄且折屋不能取途第為屋材入肩一已入抵其處乃為構不逾時屋成賊以為神又前以壯士數人扒山掩若後豎幟發砲賊驚擾不知官軍多少氣奪無關志勢若振稿

矣賊膏草野無算所俘二千餘人殲其魁諸宣尉酋長
爭上牛酒犒軍又獻黃金公怒麾其金咸咋舌叩頭此
殆天人另一副鐵肝腸方在師見有童而角差類華民
者輒錄之逋其誅得男女二三十口公喟然此亦無辜
自吾少貧見餉於諸長老厚意久不報以此藉手歸諸
公充掃除不亦可乎圍之一室伺者少不措意則踰垣
去公怒追殺之意其餘當脅息不復爾而逸如故公笑
曰吾乃欲誨爾狼子野心使為良民亦過矣且吾焉能

長養此長蛇封豕者辟之獵人已得豺虎狐兔奈何不以擊鮮而任逸哉乃盡殲之挾其睛和酒浮大白議者謂公殺已降其不能以功名終有陰譴哉公於死生利害之際了弗關懷而應卒多當機以免嘗獲盜令獄吏錄犴押或恐之且去而拇盜惶甚以重賂脫桎斧門出直趨堂其黨大噪繼進公入室下捷從後牖登屋以鞞行及私署舍中兒望公來投公弓矢公迎之自牆盜行及發一矢輒殲矢發無虛盜以沮而援者亦至矣世莫

不美公才而又多目懼公不使盡為用也先是直指劉
以巡方至劉少年倨甚公不為之屈竟亦無以難公故
不無怏怏代者為劉報恨掩其功盡以歸中丞僅得金
幣賞稍遷為福建巡海兵使公不能無望瘴毒發卒於
閩其之閩五越月耳嗚呼悲哉公配封安人祝氏余母
之從姑也余得聞於祝之長老視公家乘載有溢焉以
此柩抵墓道斂斂廣柳生平交知罕得如巨卿其人為
追送棺不行祝安人拊棺慟曰為吾不從下泉耶吾自

揆未可與公俱也以公清勁為朝家奮不顧身寧此遐
甸所不恣恣乃公良有在而待彼耶棺遂行

外史氏曰吾觀陸公張瞻明目恢達不拘似狂一物不
滓上友黔婁似狷其在聖門子路之儔與由之志固曰
南山有竹不揉且直矣子之誨之又曰括而羽之鏃而
礪之入之益深矣悲夫吾焉得起先生而與語此

回君傳

袁中道

回君者邑人於予為表兄弟深目大鼻繁鬚髯大類俳

場上所演回回狀予友邱長孺見而呼之謂回邑人遂
回之焉回聰慧耽娛樂嗜酒喜妓入骨家有廬舍田畝
蕩盡遂赤貧善博戲時與人賭得錢即以市酒邑人皆
惡之予少年好嬉遊絕喜與飲邑人以之規予曰吾輩
亦可共飲乃與無賴人飲何也予曰君輩烏足與飲蓋
予嘗見君輩飲也當其飲時心若有所思目若有所注
杯雖在手而意別有營強為一笑隨即愀然身上常若
有極大事相絆不肯久坐偶然一醉勉強矜持闕防忍

嘿夫人人生無事不苦獨把杯一刻差為可樂猶不放懷
其鄙如何古人飲酒惟恐不舒尚借絲竹歌舞以瀉其
懷況有愁人在前乎回則不然方其欲酒之時而酒忽
至如病得藥如猿得果如久餓之馬望水涯之芳草踏
足驕嘶奔騰而往也耳目一心志專自酒以外更無所
知于于焉嬉嬉焉語言重復形容顛倒笑口不收四肢
百骸皆有喜氣與之飲大能助人歡暢予是以日願與
之飲也人又曰此蕩子不顧家烏足取予曰回為一身

蕩去田產君有田千頃終日焦勞未及四十鬚鬢已白
回不顧家君不顧身身與家孰親回宜笑子乃反笑回
耶其人無以應回有一妻一子然率在外飲即向人家
住不歸每十日送柴米歸至門大呼曰柴米在此即去
其妻出取已去百步外矣腰繫一絲囊常虛無一文時
予問回曰虛矣何以為計回笑曰即至矣既實予又謂
曰未可用盡回又笑曰若不用盡必不來予曰何以知
之曰我自二十後無立錫田又不為商賈然此囊隨盡

隨有雖邑中遭水旱人多饑焉而予獨如故予自知天
必不絕我故終不憂予曰善同喪其子予往慰之曰方
醉人家招之來笑謂予曰絕嗣之憂寧至我乎相牽入
酒家痛飲達旦嗟乎予幾年前性剛命蹇其牢騷不平
之氣盡寄之酒偕同及豪少年二十餘人結為酒社大
會時各置一巨甌校其飲最多者推以為長予飲較多
已大酣恍惚中見二十餘人皆羅拜堂下時月色正明
相攜步斗湖堤上見大江自天際來晶瑩耀朗波濤激

岸沟湧滂湃相與大叫笑聲如雷是夜城中居民皆不得眠今予復以失意就食京華所遇皆貴人不敢過為顛狂以取罪戾易州酒價貴無力飲其餘內酒黃酒不堪飲且予近益厭繁華喜靜定枯坐一室或有兩三日不飲時量日以退興日以索近又戒殺將來酒皆須戒之豈能如曩日之豪飲乎而小弟有書來乃云餘二十少年皆散去獨回家日貪好飲日益甚予乃嘆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孟黃鼯

音傳 趙南生

黃鼯鼠醜也而大色黃尾脩喙銳性嗜雞夜則出食雞
即雞多一一齧其頸啞其血盡竟河南有孟生者性亦
嗜雞家貧不能常得雞則數誣平民於有司曰是侮我
皆噉之雞以免即風馬牛不相及故挑釁得雞乃已故
里中皆稱孟黃鼯黃鼯為諸生久所食人之雞無算其
時上無雞而臃而寒而跣惟意所欲晚乃以歲貢謁選
為恒山趙州廣文里中乃稍稍有雞聲矣黃鼯於諸生

無貧富皆索束脩其不與者則數使門子請之曰何少
我不來一會面也實黜之勤者不得專業惰者不得安
居勢不得不與錢黃能畜一豚病死以與諸門子諸門
子以為無所用賞之耳既食乃索肉價其市物常用惡
錢不售則勞其人以是賈菜者皆遠遁其為廣文如此
會高邑缺令上官乃以黃能攝之黃能至自吏胥及皂
隸廝養卒皆覘其過掠治之人人皆與錢以免訟者無
曲直皆罰金錢頃之無敢訟者則令羣小察舉言語相

稽皆罰之至鬻兒女或以婦人環瑱裙襦與之無不受者攝事凡數月所受取無算新令將至則悉取邑中器物無精麗鉅細載以大車送之其齋中高邑長幼聚觀有一人曰孟黃鼐非父母吾邑也是吾邑之女子也此乃其嫁裝矣市人皆大笑無何而邑廣文缺上官又以黃鼐來攝學事黃鼐持錢十餘與諸門子曰吾無炊食爾每日為吾市食門子視之皆惡錢喻其意乃遽為供食其索束脩之術如趙州諸生貧者嗇者無得免會諸

生謁御史大夫賈公有欲言黃鼯者纔片言賈公厲聲
曰諸生無妄言孟廣文好官也諸生口呿而意阻愠且
笑而出君子曰不瞽不聵不能為公信哉孟黃鼯之名
滿下邑一旦綰邑符化而為狼民則何辜賈公近日士
大夫之有名者也以黃鼯為好官蓋下有蔽之者以此
知吏治矣

顧思之傳

宋 林逋

思之諱承學吳之華亭人也其曾王父學士東江公與

余曾王父西莊公為總角交及東江公貴而西莊公委
憊諸生中東江公時時於縉紳中持其文嗟賞之久之
東江公奉命簡士南都每抽讀士文至當意者輒謂同
事曰得非我故人宋伯氏乎及剖劂竟卒不見姓氏始
大咤謂鬼神無賴奈何使我失名士與故人歸而詢之
則曾王父固未嘗就試也於是東江公過曾王父而喟
然曰嗟乎足下豈以余惜進賢冠如肝膽耶古人肝膽
猶相挈也余方期舉足下以無負進賢而奈何億余之

引嫌哉余今望子矣曾王父曰否否吾聞不盡人之情
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使余就試子與他人誤而錄之
未必有裨於國若猶然棄之不亦使吾子有自潔之嫌
乎此泚水之所以不流也東江公起謝曰吾始以足下
為可及今余且自涯而返矣卒交歡如初省齋公為東
江公長子早卒子為浥江公浥江公為諸生時遊白下
值余王考三江公于平康日亭午矣而三江公猶擁妓
未起支目謂浥江曰可來偕寢浥江素以父行事三江

至是亦遂忘之便脫衣上牀同被共枕安然鼾睡時靡
有爭已而夢覺三江與妓猶睡如初浥江公起座索寔
徙倚門外見綠楊中繫一白馬金韉玉勒神駿非凡有
一剪頭雛假寐其傍浥江公喜馬之輕矯不問主人為
誰就剪頭懷中探鞭攬轡策馬盤旋院中畧無抵止時
侍從相失奔駛之際忽踏一姬于溝中院內人競來叩
扶浥江公至堂上叩其往來將加侮毀浥江公言其所
自則三江公擁卧之妓乃被踏妓家妹也亟使人持馬

迎宋家郎君來三江君上馬宿酒未醒婆婆日影中移
時而至見浥江公彷徨閣中歌來何暮攜手大笑遣人
更控馬迎妓至花前痛飲抵月落而散議者以為得晉
人之致及白首鄰居締花石之盟始終不衰時人羨之
思之其仲子也長余九歲及與余交在戊子之冬己縫
掖再新矣嘗游白下依中表侯君侯少養于浥江公長
襲揮帥起家至南都守府思之初至侯館穀之具主人
禮而思之意弗屑視侯猶海鷗猶醯雞也日就飲平康

從侯索買笑錢錢至手中足已出門矣久之侯稍稍厭
怠竟拂袖歸思之少與馮元甫交善元甫為故廷尉南
江公諸孫以名家子師事王宇泰董玄宰兩先生善談
名理工晉人筆法起草亭于東郭就移家焉思之與之
痛飲無間寒暑晝夜有時衣婦人衣紅衫粉額盪漿吳
歌聲達牆外思之且歌且飲旁若無人觀者至於壞牆
折樹人影滿池思之盪漾自如不為亂也忽跳水作沒
人挈尾探殼如崑崙水精了無所礙水中拔腰間短劍

亂擊蕪梗魚蝦爭躍運劍若丸號曰水關云吳俗有毒
龍老蚌害人田禾故欲習劍水中遇便殺之有時當大
雪中衣紅鶴鶴衫坐大樹上持壺自傾倒嘯歌不休諸
人欲上輒下溺拒之自云身在半天鼠輩猶螻蛄第從
屋隙住則樂極矣那容樹上啼耶元甫與友人相顧大
笑賞之後元甫卒無子故交或弔或否未有能哭盡哀
者思之入弔大慟感及中惟有至幾絕者友人大嗟賞
焉思之聞之曰世人解賞吾哭耶於是每遇哭者未嘗

不為之一哀又未嘗不為之出涕而當事者亦未嘗不為之增悲也余自庚寅遊燕遭亡婦之喪奉老母命南歸鬱鬱不得意與思之季修文度結詩酒交當是時陳二仲醇為太原相公瑯琊司馬上客孝節偉行聳人聽聞府縣諸公皆折節虛左雖平原陸宗伯為當世達尊亦倒屣迎之而獨喜交思之嘗曰思之得王謝家風徽余與文度亦以仲醇為然而思之更復不屑以為聖賢則周孔絕德矣詩文則六經蔽之矣騷賦則屈宋擅之

矣後世如鄒枚班揚亦已效顰可羞况吾輩哉聞汝輩
謂我似晉人更是侮我當興所至即我心不知孰何又
豈知刻畫古人以為優孟耶且吾與其刻畫嵇阮孰若
刻畫周孔哉周孔之與嵇阮雖異若夫人之刻畫之其
無耻一也我非不能顧恥而不為一時皆駭其議獨余
與文度以為名言性至孝其居母夫人之喪舉酒一呼
潛淚竟席友人戲之曰是阮家步兵嘗一呷嘔斗血者
也思之耻之嗣後情之所至輒閉門焚香禮西方祈母

夫人蓮花生往往痛哭見人竟絕淚矣當乙未丙申之交余遭陽九而豪興未除居嘗與思之痛飲於庭前椿樹下一呼輒盡六七十卮然余竟不能敵思之往往堅壁以待乃思之則從橫酒鎗如入無人之境雖高五元申吳大忠美號稱善酒於思之終不能為堅壘惟余差能突起不測如伏兵猝發於背水之間幸不奔北者屢矣以故社中號思之為酒將而里中醇謹之夫皆目我輩為顛聞相攜至大葬處拾枯骸作盃飲之漉以臂血

使有生氣醉後擇生方深埋而奠之曰汝自為枯骸已
來腦骨豈復侵酒氣耶今日得吾輩勝東陵間死魂澆
酒土上夜深直為狐狸作噴也時候君再總帥明州思
之復遊越與侯君率不合航海而歸歸無以為資就館
穀於漢陽太守雪居孫公思之中表叔也嘗榻之宅內
間留於宅傍招提曰泰清庵中漢陽喜何元朗叔皮之
為人好客客恒滿座家僮四五十輩多習金元名家雜
劇與大內院本各成一隊綺麗如落日雲漢陽側耳注

目如少不當家即席呵譴而思之酒酣輒起座竟出頃
金目巨鼻頭軟雉毛衣五色錦袍迴旋而來口中之詞
曲非北非南不雅不俗或譏刺時事或詆諧坐中賓客
無不絕倒變幻萬端皆當人意漢陽往往客之復好擁
漢陽公龍陽逼之以酒當主人前不避漢陽卒命盡澀
又時時挾之間遊而漢陽知其無他竟不孰何思之思
之亦多無意為割褻事也自南北九宮興而唐宋小令
暨長調遂失其聲思之始高下抑揚宛轉激烈曲盡其

妙尤喜歌大江東去及岳武穆怒髮衝冠歌時髮上指
百骸掙掙聲聞里許令騷人之思英雄之概如在目前
適唱之馮元敏先生前先生大嗟賞曰恨不令子瞻少
保見之當時朝雲與牛皐輩非過嬌羞則大粗率豈能
愜兩公禮樂意哉思之幼與于二舅先善舅先以詩次
雄于詞壇才復不羈嘗偕思之于燈夕望門索飲口無
他言飲盡即出一夜傾十數家最後扣陸君策孝廉門
孝廉方置酒為太夫人壽使閤人辭焉而兩君已入廳

事矣聞閹者之辭攘臂大罵蒼頭盡奔顧堂中有一錦
繡軸金書甚麗乃名公壽太夫人文也兩君裂而嚼之
黃金滿口因相與大笑竟出太原王先生百榘間之笑
曰兩君可謂錦心繡口矣馮先好遊得遊資即令銀工
製兕觥鸚鵡之屬壽太夫人壽畢即命臧獲輩分頭索
思之醉之然後徧召諸客居無何金盡而鸚鵡與兕觥
皆羽化肉飛馮先卒不介意得金復如初也華亭狹斜
枕西郊思之浮沉其中幾三十年每黃昏左右燈影燭

光之前見有禿衫不帽大笑濶步而來者必思之也思
之又能為悲喜之辭以調諸妓當花月之夜朋從滿前
忽發狂言妄陳新境雖珠宮金屋不難納妓於中以快
其意諸妓無不抵掌大笑已而狀及衰頹喻深病苦指
草席為軟棺名野犬為肉柳閻羅起於舌端羅剎集其
口內苛責負心細張巧罰令合歡之被忽改冰池連理
之枝悉森刀樹俄而奈何橋下業水騰波枉死城中鐵
丸亂雨淒風黑夜啾啾羨姊妹之歡娛旅魄孤魂黯黯

尋鴛鴦之盟誓備諸惡境歷萬業條諸妓又無不顰眉
大哭人皆謂紅粉之雍門云郡中有吳平子者故名家
子也能作賦有膂力鎚貨巨萬年十六七好飛黃走蒼
鬬雞盤馬里中少年附之日相與擊劍舞槊尤工白打
而性喜畜犬犬嘗滿樓號曰犬臺日作炊籠啗之一日
兩炊稍冷即不復進亦不忍進有餘倘犬未就食卒不
忍先嘗有少年進獼猴平子大喜乃衣之紅衫冠以絳
幘使之跨犬出門蒼頭以金鼓道其前刀劍護其後一

市人盡驚雖獼猴亦不意崇禮如斯驚悚汗透紅衫平
子恐紅衫之污獼猴也于是強獼猴浴卒不肯就浴平
子使健兒以竹擊之獼猴乃下盆戲擊水滿樓乘間跳
躍出窓而去行屋如飛主人大懊恨平子中美之弟也
而思之又中美之交也偶向思之道其感恩之大笑曰
吾能解之遂與中美同諧平子平子素聞思之豪舍獼
猴之痛而出見之思之畧不寒暄顧中美大言曰可以
飲矣主人喜請就餘室思之傾酒一尊起持大槃送上

犬所居樓見犬使殺殺犬幾百蹄而盧鵲殆盡矣平子
不知所為踟躕庭中思之持梁下梯瞠目謂平子曰子
以紅衫衣獼猴何異以鐘鼓饗爰居乎夫獼猴之去意
必曰棄人用犬將焉用之且君畜犬謂獼猴不可以徒
行也今獼猴不脫足而行矣吾謂子收其車乘毋令其
起歸與之思以戒君之左右輕去其主者平子不覺大
笑豁然而罷先是有孝廉子能滑稽謂一落拓公子曰
桑田變滄海公子奈何守桑田而坐待其變乎公子奇

其慮凡先世之遺棄之不餘立錐而平子尤喜其策謂
思之曰足下第笑傲詩酒間豈能深思如是乎思之隨
口答曰吾思更有深於是者固待叩而發耳平子信其
有奇乃膝席奉卮酒為壽而請之思之受酒整襟仰天
再咳而言曰君知桑田之變滄海獨不聞滄海之變桑
田乎今第買滄海而俟其變則君之桑田異日庸可既
乎于時聞者捧腹幾為腸斷思之落魄自甘而不耐人
倚勢有其甲者成萬歷乙未進士與友人洪子厓同年

適思之過子厓而某甲在座酒間論制舉藝某甲視子
厓曰設令我輩復戰寧有敗北事耶思之瞠目對曰觀
君之書自當不落人後蓋以某甲工楷書耳舉座失色
而思之坦然嘗與余輩二十人盪槳西郊更餘泊岸有
貴人舟自北而來貴人余先人之讐也余嘗與思之道
其事至是思之不假思維便跳躍上岸就貴人船罵之
貴人時攜夫人同遊而余友人輩率大醉又不知從行
為夫人爭圍船痛辱貴人貴人偵知岸上客咸世家子

弟難與爭鋒遂潛下小舟攜夫人而遯余時醉卧舟中
都不知貴人船倘知貴人來將不知抵止矣期年貴人
竟死吾黨皆謂思之能以舌殺友人之仇云思之行書
得米氏家法通篆隸亦不求甚工所為詩文惟尚清率
嘗酒酣倚樹罵余輩曰若等苦欲工文抑知文不可工
耶古之為文尚直而貴實今也喜譽崇虛既虛且譽而
欲求文之工此吾所以恥而不為也而徒冒左史屈宋
之皮毛以欺人耳目此其無恥亦何異吮癰舐痔乎其

不屑不潔大都類此以故罕與人同卒牢騷以致世焉
素善飯不解病忽一日無疾而卒享年四十有六存歿
年月具載子起之狀中思之膏泛海有黃蝶如盆前導
長年謂見是者多貴今思之已矣豈不於其身於其子
孫耶子四人長為超之超之能文弱冠為博士弟子員
冠諸生將復文僖之始矣不孝既不能生同富貴死具
含殮敢顧忌於筆札之間以自免罪哉故不敢躊躇而
為之傳

論曰昔人有言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思之之
但蹇可勿論矣余因思之而有感於世誼焉當梁松之
驕起文之貴而於父行猶獨拜牀下乃今人甫獲一第
即棄世誼如遺甚有羞其子孫之未達至掩耳閉目不
屑言之嗟乎考標絕交之論豈為過乎始先人與一顯
者為貧賤交迨其將亡先人以口候其氣今其子貴矣
豈惟秦越且伺間而下石焉不寧惟是至有身膺藩臬
忘先人之急難雖吉凶屢構咫尺若秦越然彼其肺肝

何竟出黃雀白龜下也噫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古之婦人猶能守之今之君子猶爾背之世道之衰何日之有又吾聞牛李之黨起自年誼君子謂觀過知仁愛國初以迄嘉隆猶知世間有年家子使今青雲之士而以年誼謂之有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鮮矣余雖未逢其人然寧斷足而不一及其門誠鄙之也嗚呼士生人世安知己之不攀龍附鳳而猥自輕又安知貴人之不委泥沙困螻蟻而伊優其閭隸此非罪在貴人

抑貧賤之過矣第使貴人一旦遺榮無祿而人苟薄其
子孫彼若有知亦將切齒於地下而不知刻薄之行身
自蹈之又誰咎也然則當其生平交歡之時競以兄弟
相呼骨肉相許豈兩人哉而前後異情者彼直以聲勢
相附會非真有斷金朋簪之誼強而合倏而離固也嗟
乎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斯言誠千
古之金鏡吾安得不死之藥石無涯之富貴以固友誼
於千載俾刻薄之俗轉為忠厚乎余家與楊世叔孝廉

同里孝廉之先與余家世為婚姻去世叔數世矣而世叔不以余家衰替遂廢中表之禮嗟乎安得如世叔之不忘其祖而與之聿修厥德乎若思之之痛罵貴人而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矣世誼又何篤乎余所以三致意也

負情儂傳

宋 蘇 軾

王仲雍懊恨曲曰常恨負情儂即今果行許作負情儂傳

萬歷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貲遊北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賢告匱女郎頗以生頻來為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為平康絕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連始以言詞挑怒李恭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生母自揣女非已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數百金不可且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令媿不辦庶日忘日去乃戟掌詒女曰汝能聳郎君

措三百金昇老身東西南北惟汝所之女即慨然曰李
郎雖落魄旅邸辦三百金不易聚倘金具而母負約奈
何母策李郎窮途侮之指燭中花笑曰李郎若攜金以
入婢子可隨郎君而出燭之生花識郎之得女也遂相
與要言而散女至夜半悲啼謂李生曰郎君遊賁固不
足謀妾身然亦有意於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唯
唯向非無心第未敢言耳明日故為束裝狀遍辭親知
多方乞貸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欲南轅

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作書絕其歸路金若
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因循
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嘆曰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妾
褥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線裏絮中明日令平頭密
持去以次付媽外此非妾所辦奈何生驚喜珍重持褥
而去因出褥中金語親知親知惘杜之有心毅然各飲
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泣謂女吾道窮矣顧安所措五十
金乎女雀躍曰毋憂明旦妾從隣家姊妹中謀之至期

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媽欲負約女悲啼向媽曰母曩責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母食言郎持金去女從此死矣母懼人金俱亡乃曰如約第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汝有也女忻然從命明日禿髻布衣從生出門過院中諸姊妹作別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為一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藍縷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於是人各贈以所攜須臾之間簪彊衣履煥然一新矣諸姊妹復相謂曰郎君與姊千里間關而行李曾無約束復合贈以

一箱箱中之盈虛生不能知女亦若為不知也者日暮
諸姊妹各相與揮淚而別女郎就生近旅四壁蕭然生
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膊生絹擲朱提二十兩
曰持此為舟車資明日生辦與馬出崇文門至潞河附
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綃出三十金曰
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水不測快倖遭逢於時自秋涉冬
唾來鴻之寡儔詘遊魚之乏比誓白頭則皎露為霜拈
赤心則丹楓交炙喜可知也行及瓜州舍使者舡艍別

賃小舟明日欲渡是夜壁月盈江練飛鏡瀉生謂女曰
自出都門便埋頭項今夕專舟復何顧忌且江南水月
何如塞北風烟顧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關
山之迢遞感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攜手月中趺坐船首
生興發執卮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入
調烏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隣舟少年者積鹽維
揚歲暮將歸新安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為輕薄祭
酒酒酣聞曲神情欲飛而音響已寂遂通宵不寐黎明

而風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復
綯弄形顧影微有所窺因叩舷而歌生推蓬四顧雪色
森然新安人呼生綢繆即邀生上岸至酒肆論心酒酣
微叩公子昨夜清歌為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
歸故鄉乎生慘然告以難歸之故麗人將邀我於吳越
山水之間杯酒經綿無端盡吐情實新安人愀然謂公
子旅靡蕪而挾桃李不聞明珠委路有力交爭乎且江
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死即鄙心時時萌

之況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為梯航而密
踐他的於前途則震澤之烟波錢塘之風浪魚腹鯨齒
乃公子之一杯三尺也抑愚聞之父與色孰親歡與害
孰切願公子之熟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則奈何曰愚有
至計甚便於公子然而願公子不能行也公子曰為計
奈何客曰公子誠能割厭餘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
為公子壽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以道
路無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攜形挈影雖駕

樹之詛生死靡他而燕幕之棲進退惟谷玆蕩孤濟既
猜月而疑雲燕喙龍漿更悲魂而啼夢乃低首沉思辭
以歸而謀諸婦遂與新安人攜手下船各歸舟次女挑
燈俟生小飲生日動齒濕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寢至
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情
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為百年
歡笑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解抑聲有離音何也生言
隨涕與悲因情重既吐顏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

生曰誰為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觀
二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哉其兩
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
篋內女曰明蚤亟過諾之然千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
篋中妾始至是人舟內時夜已過半郎請起為艷粧曰
今日之粧迎新送舊者也不可不工計粧畢而天亦就
曙矣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請麗
卿粧臺為信女忻然謂李生俾之即索新安人聘貲過

船衛之無爽於是女郎起自舟中據舷謂新安人曰項
所攜粧臺中有李郎路引可速檢還新安人急如命女
郎使李生抽某一箱來皆集鳳翠霓悉投水中約值數
百金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咤又指生抽一
箱悉翠羽明璫玉簫金管也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
生抽出某革囊盡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蓋不
貲云亦投之最後悉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
中人一一大駭喧聲驚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

不覺大悔抱女郎慟哭止之雖新安人亦來勸解女郎
推生於側而啐詈新安人曰汝聞歌蕩情遂代鶯弄舌
不顧神天剪髮落瓶使妾將骨股血碧自恨弱質不能
抽刀向儉乃復貪財強來縈抱何異狂天方事起風更
欲爭骨妾死有靈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
辰詒影託諸姊妹蘊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
畜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眼中無瞳耳妾
為李郎濕眼幾枯翕魂屢散事幸粗成不念攜手而倏

溺笙簧畏行多露一朝棄捐輕於殘汁顧乃婪此殘膏
欲收覆水妾更何顏而聽其挽鼻今生已矣東海沙明
西華黍壘此恨糾纏寧有盡耶於是舟中崖上觀者無
不流涕詈李生為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
起矣當是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李生
暨新安人各鼓船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
愧子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
宋幼清曰余自庚子秋聞其事於友人歲暮多暇援筆

叙事至粧畢而天已就曙矣時夜將分困憊就寢夢被髮而其音婦人者謂余曰妾自恨不識人羞令人間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見憐令妾稍司風波間豫人間禍福若郎君為妾傳奇妾將使君病作明日果然幾十日而間因棄置篋中丁未攜家南歸舟中檢笥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沒急捉筆足之惟恐其復祟使我更捧腹也既書之紙尾以紀其異復寄語女郎傳已成矣他日過瓜洲幸勿作惡風波相虐倘不見諒渡江後必當復作

寧肯折筆同盲人平時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蓋八年矣舟行衛河道中距滄州約百餘里不數日而女奴露桃忽墮河死

宋氏君求傳

宋林澄

族曾孫林澄曰新之幼也讀世父君求傳見其賣東岡立皇后張氏有儀秦之風及讀叔父所作傳抑又知幾者大美既將辛酸是陳是為君求傳

君求諱志孝少補諸生非其好也坐陷西莊公不中遂

亡之京事中貴人浦智浦司吳越御衣君求從而南浦將市奇貨屬之數百金君求好施予及飲博而癖於平康數月金盡空手見浦浦怒欲死之君求曰我亡金亦亡不如生我我亦能生金浦奇其言寬其約君求乃假浦駒從出入衣冠甚設陽言於羣小曰內臣容我羣小因訟言曰官惟君求是聽於是府中無貴賤交事君求中外欲請謁浦者多因君求君求故引避諸人愈敬信不百日還浦所屬金數倍浦大喜始重任君求初君求

與東岡甚密東岡之奏訟西莊公也君求多居間已而東岡屢負遂請和於西莊公自言為君求所賣君求始大慙望至是思所以報之乃裝蛟龍錦十箱糊題極固若將速行狀經過東岡家相與道故極歡酒次乃曰行將抵越而復於吳行李往來叵測幸頓弟家命從人自舟中攜上開中一箱取物皆故衣雜器開閉甚艱東岡笑曰止勿開他箱別旬日忽有數十人魑魍擁君求而來皆持刀杖君求琅璫於堂柱人盡北音大罵曰此賊

盜御服稱頓若家尚思倖免耶分布從者急索東岡得
之牀下與君求對鎖盤旋拷掠既酷昇前所寄十箱開
之堂上鱗爪非常皆民間所禁東岡計窮乃出生平之
蓄以求免君求亦為之懇於北人北人始攜君求去及
從浦還京再客鮑忠家忠亦內侍也鎮豫章邀君求往
宸濠生期鮑出菊扇索君求題詩壽濠濠嗟賞良久謂
鮑曰卿其倩人乎鮑以情對濠請相見賜予甚厚及再
陰知濠反情說鮑曰豫章非用武之地奉化扼其前昭

信尾其後王狼而戾下悖而囂無方收也不如避之鮑
俱託君求行賂於京以允請代未幾而宸濠反新鎮竟
坐誅鮑德君求之免死也令持數萬金偕貴戚家奴請
鹽引遼陽諸貴戚奴故暴橫郎官余教有意抑之愆期
不給家奴毀廨門而入大詬郎郎訴於朝君求策武宗
必先籍賈人金星夜輦金度榆關而西已而詔下貴人
金盡在籍中獨鮑氏獲免君求嘗以他事下錦衣獄中
有邊將觸江彬彬陷以事至受御杖詔獄時溽暑彬示

意獄吏嚴三木所居勿得引風令襦襦以死君求重憐之厚賂獄卒得寬械納涼少蘇說獄吏曰是人有功邊陲外人皆知汝曹逢迎江意異日妻子訟冤江豈能保汝曹乎不如生之以不死報江可也獄卒雅信君求反為將軍購湯藥因得不死無何彬誅會赦追將持百金為壽君求却之曰吾憐君死於冤不圖君生而報也世廟龍飛選立皇后未定君求說鮑曰君今危矣雖然余猶能安君也鮑大驚請受教君求曰君向結皇太后以

自固今太后之日西顧矣君何不自附於扶桑之日使其得如朝霞之映餘暉乎鮑曰吾以卿為義和敢不唯命君求進曰昨觀選中諸女唯張氏美且福然貧而無援君若請於太后而立之此所謂扶桑者也鮑大喜君求乃見皇后父曰君誠欲富貴乎將以為名乎張笑曰富貴哉君求曰君欲女為皇后而以德容自媒徒自苦耳所善鮑司禮可謀也乃偕張見鮑鮑與張結為兄弟明日請之太后且說太后立皇后以樹恩復散十萬

於官府張皇后乃得立君求少受府中鞭笞及為校南還持貴人書謁刺史刺史重君求節俠引坐款語時君求子復為錦衣西司房校尉兼官百長刺史問郎君無恙乎君求起曰西司邏緝無暇刺史愕然及出不覺引益送至外門當武宗時君求頗橫至世廟始稍稍自緝長子早亡次子懷德詔守錦衣獄尋卒與君求俱葬京師

論曰余叔父遜庵公最純謹然其傳家秉亦復不廢君

求甚哉其悟於物理也萬物各徇其靈龍鳳之祥伊人
是豢蛟蜃猛志莫或近焉制之刀圭而左右唯命矣若
君求亦未過刀圭者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五

薛童子傳

焦竑

童子薛氏鳳陽亳州人名大春字元初小字玉九父鳳
翔鴻臚寺序班考功郎中蕙世稱西原先生其王大父

也鴻臚仕燕母李感異夢而生天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會却紉綺不御寬衣大履氣宇嶽嶽即髻鬢之中知其非凡子矣三年從鴻臚歸省雅多病口喃喃誦佛名不休七歲忽問母曰吾小字何以曰爾善病王氏故多男令以容兒養之耳曰王家郎能自致不死乎李曰不然曰若亦死吾何托為聞者嘆其奇是歲受業外傳羣兒間為戲童子匡坐自如即強之拒弗從十歲通西極化人之言未見內典諸書而語皆懸合時隨鴻臚入

燕經古賢遺墟歎曰偉哉丈夫且以一抔土供樵豎之
遊乎世間事類如此矣抵燕攻博士業始見老莊及維
摩圓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嘗曰詘二氏者未覩二
氏也然亦未覩孔孟第能發明自性何論同異是歲八
月從鴻臚部屬出塞上追歸里劬勞彌甚夜漏四刻下
不就枕李慮其孱弱止之曰父日夜望我不勤是遺其
憂也李譙讓不已乃匿燭牀下候李寢起讀如初自此
豁然心閒慧辨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或難曰天地間

無物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不具或問
考功未發之義欲知未發當會已發者曰性一耳誰為
未發誰為已發會得時如風檣陣馬必待已發又成擔
閣矣或問花鳥草木皆可見性否曰何待言然總涉擬
議是識非性問者率茫然失對而去一日聞花香說偈
曰非動非靜非淡非濃問之滿室攬之還空其胸中如
春盎盎遇物成容皆此類也即中庸楚楚廣文為時名
綿童子從之將步趨語默常得其意昔詹實嘗之成成

二月夢大士尊之河濱滁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
摩其頂曰急尋汝歸路也亡何一鶴從空下齋前童子
手撫其背鶴亦若素所馴者人皆異之且病病中所論
皆出離生死語久之疾向危舉家掩泣童子語鴻臚曰
何痛為人生四大假合我非真我也由父觀之且得為
真子乎總之妄見耳況我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
生視我痛從何來幸自解因正襟趺坐而逝歲己亥五
月五日也得年財十五

太史公曰古之稱夙惠者不少矣然未有如童子者也
其去家如雲影谷音無少係着其酬對如伽陵方雛聲
歷衆鳥何其奇也竺乾之學高明者率侈談之以彼分
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于其間至臨死生變壞逼迫其
不顧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童子
顧能之何歟非其性現根熟而然歟昔許玄度崔彥武
之再生謂為爽頤而來也童子豈其類與以此知一念
之力如金不改雖百煉而性存者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六

趙大司馬傳

袁中道

萬厯中兩宮三殿皆災九邊供億不給外帑空虛天子
憂匱乏言利者以礦稅啟之乃以內侍充礦稅使分道
四出皆奸惡武弁上其事以無賴中使名請詔可則中
使為主而武弁及奸人輔之流毒其使楚者為陳奉市
井博徒最無行者也建節至楚所至如逐梟獍土人皆
持瓦礫禦之有司不能禁禦之勝弗敢入負者乃入據

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敢禦者遂建牙開府於武昌而
悉徙郡縣其出守建旄頭設慮無前茅車馬呵傳擁導
其供帳擬于王者奉冠危冠著獬魚獬龍服佩使者綬
八座牽挽幾二十餘人若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
得淫奴妻據為婦與同卧起采倡為鬟婢所之皆曰千
歲國太輿民間愕笑云黃門善淫耶蒼頭廬兒鞭撻郵
吏重者死每至郡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
長令或嗅其靴鼻吳越大猾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

竄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寔名字甚多
又於諸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六七人其曹
數十人朝為傭屠夕即冠進賢冠建高車黃蓋出入里
閭軒軒然直撞入郡縣刻剝建鼓至堂皇詬怒稍與抗
即告之奉上疏以抗旨逮水陸誅盈搜肉見骨下至雞
豚蔬果之屬皆遭攘奪富民以資雄者稅官既奏記奉
某邑某富民塚墓地生金可採當如古掘伐富民懼傾
家入資賂稅官乃得罷或云得古覆藏及非法御用等

物匿不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衆富民無可訴傾家行
金錢其相讐者及有小墮眦者籍其讐家資數獻奉奉
遣人逮之將籍其家皆傾家行金錢祈免三楚富兒殆
盡括十乃進一奉奉又僅上一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
坊酒食皆不敢做錢漿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強淫民子
女甚有汚儒生妻而猝儒生發死者民皆怨恨思亂王
寅奉居武昌舊帥侯却若古藩鎮大作威福金錢日至
無筭奉大喜沒有他志民不堪剝刻遂變共起誅之燔

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藩府獲免居民縛其左右數百人皆投之大江漢陽人聞之皆相聚縛其使亦如武昌每投一人兩岸居民皆拊掌大笑為樂投三四日不盡得奉姪兒不復投令其四據如犬行入水死皆大笑諸郡悉攘臂起縛稅使殺之殺奸人無數官不能禁後當事者諭武昌民曰汝等魚肉稅使獨不念宦此者耶宦此者皆多方活汝設死奉輩上震怒首逮宦此者是汝害活汝者民少戢奉始出上疏列變事天子仁聖不忍

誅楚民而庇奉撤奉歸乃遣一大臣往鎮撫之維時少
司空趙公可懷修兩宮甫竣天子心知其能乃以楚事
委公乘急傳往十餘日而至護奉以歸而安慰楚民變
不日而戢公遂以大司馬留楚而楚藩適積金貨進獻
諸宗不逞者譁曰楚皆膏脂吾曹者率其黨數百人至
漢陽奪之事聞憲使憲使急遣賊曹率驍騎盡縛之三
木琅瑯寘獄報公時已暮公病累月少差明日起視事
出教屏諸侍衛不令直侍惟鈴下書記數人公坐皇堂

三司使者環列逮搜金宗人以入公起至溜下欲訊之
稍俯躬宗人為魁者遂以手械急擊公首公仆立殺之
餘宗俱起偏擊諸使者皆踰牆走亦有中傷者諸宗人
乃呼其黨入楚府歆殺王有備獲免諸宗既殺大臣素
不知法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殊恬然
事上聞天子大怒寘諸宗於死而悼愍公特甚贈賻有
加馬公素練達見刑人宜列侍衛不知何以盡撤之豈
謂敵可單騎說況此輩乎然是皆膏粱小兒不識國憲

又龍準子孫久無加桁楊纏金木者急而為變公何詎
不知是皆天也初公中丞却生瑞蓮及連理瓜皆以為
瑞而乃為之災悲夫公之四子幾才與予善之楚宿王
泉寺夜夢大鷹飛空忽有物碎其首鷹揚武功也大司
馬其兆也碎首凶徵也公是時晉大司馬卒如之其先
兆也嗟乎楚國號天府自肅皇帝入繼大統實為湯沐
邑百餘年來休養土息其殷富甲于天下丁酉以後災
異漸起黃鶴樓雄峙武昌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

鵠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
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
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
鈴起駭幾死甦為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
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
龜蛇大聞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
稅使至破壞全楚如虎傳翼搏人而食為捶死及逼死
者無數其後民殺其党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搜金之變

起殺一大臣隆準子孫伏斧質者數人與昔之通邑大都號為繁華淵數車擊帷接鐘鳴鼎食之第黏履調瑟之家今皆厭厭然有荒涼岑寂之象富賈困于稅皆棄故業農夫亦為積逋所困不復聊生而朝中之名士大夫此十年中相繼而死仕時八座九棘不下數十人今或有一人兩人人文亦漸凋落豈一方之氣運有盛而有衰與抑天地之數由亨入困之象將見于天下而首微于全楚歟其果人事有以致之歟然以楚之厄數而

適中之于公亦深可悼矣公名可懷字

闕

少成進士

為令由此部主事為御史敬歷中外至大中丞秉節鉞者幾二十年而後由工部侍郎出督楚晉太司馬公為官清次骨蔬食布衣如寒士絕賂遺生為名臣死于事壽六十餘無憾矣獨吾于公事而因于楚地致三嘆焉天下之平也久矣民兢兢奉法馴撓易使上之人乃始玩易等於草芥極其蹂踐不之恤民於是始怨然民雖怨而終不敢有他志者以其不可制之竅未開而犯上

之事不慣也久之積怒稍一逞焉既逞而上之人其勢
人不容厚有所誅一方如是他方復如是彼奸民乃漸
覺上之易為犯也即犯之而亦終無奈何我也即捐數
人之命以存法而必不能徧誅我也為吏所窘亦死饑
寒亦死而為盜者其去死尚遠黨多則必不能我制當
斯時民之竅開矣殺機大動矣亦慣為之矣同惡相助
以泄其憤而苟延其命為盜為大盜法度紀綱從此不
振東擊西生西擊東生向之至微至賤見吏卒而汗下

有司捶之至死不敢出一語者今始覺其如虎如狼悍
猛而不可制故知為上者決不可令民窺其不能制之
故而使之敢為惡也陳奉雖暴璫亦奉天子命者然逐
之殺數千人而不詰不詰誠仁而于以下承上之國體
亦少損矣今滇中復然噫吾惧奸民之窺之也急收礦
稅庶免夫予于公事因傷楚事焉亦漆室之憂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七

樂佑小傳

劉日升

戊子歲六月七日安福忽山水暴溢居人漂溺死無算
余家逼近安福至日晡洪流奔放余有小樓遡江里人
僦居市易有族人漢七獨以樂佑佑之子弱冠是日自
家詣父所水突至不得避諸與同佑者相持哭訣七抱
子痛甚曰予故無所之誰令而趨死耶有頃樓覆七漂
流里許忽若有腐草浮湛波門七依之似可附俄有木
橫江來七攀木從所之俄七足間若有物稍稍伸縮就

之即其子也盡力勾引同攀木因水暴夜行沿河大呼
無一援舟自日昃至詰旦出沒迅濤百二十里入激浪
橋遇小舟獲救父子力疾彊則月之九日鄉人皆駭為
鬼物矣余聞異焉曰予第知七佑不偽里人無少長往
市藥必令鮮潔可愈疾謹愿有此宜不死然不謂獲福
之奇也既問之七遇難前旬日有人挾數金過七所遺
之去七拾取不以示同佑者逾三日其人狼狽哭求七
歸之一無所取同佑者一人且笑且罵七不得已令其

人各市酒肉同飲食去比及于難七父子再生胥溺者
五人四人猶得骸骨獨笑罵者並骸骨無獲嗟乎天道
之不遠類如斯已亡何七仍以藥估他所忽出行江間
見一人漂溺亟取篙援之其人得不死探衣裾中得金
少許為謝七力拒曰予日者幸無墓魚腹今忍受而餽
耶由前言之鬼神不負人由後言之人亦不負鬼神若
七者庶幾可以勸也哉

高內翰傳

陶望齡

有明中書舍人錢塘高公疾既侵自力書爵里族系子孫姻連為銘墓文臨草召其孫嗣文受之曰吾醜夫世之諛死而誑生者毋他請也逮塋嗣文復詣予屬為公傳語且泣曰吾懼夫墜先命而哀夫數世而降為子孫不聞其祖德者剗石以從治命徵子之惠傳諸世本而已余聞而兩賢之為作高內翰傳內翰諱某字原靜隆萬間名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文端公子也母鍾夫人少而安雅在傳不勤讀書常端坐默識

言動無妄十歲侍其大父母疾于武林皇恐誠惻夜輒
露禱請代人偵知咸嗟異之及處喪號踊如巨人年二
十四蔭為國子生以溫恭挹損動有家法稱縉紳間譽
問藹然及文端公躋揆席尤務引形跡過自韜隱家居
閉門杜足諸監守大吏慕交之弗屑也文端卒于官奔
往奉喪以歸茹草枕塊者三年滿服授中書舍人性恬
怡不樂榮進又念母夫人家居秩纔初考即移疾歸復
從閭中上書得終養竟母喪猶稱疾不起久之始還其

職前後三入署輒用久次綰其署符每頒齎文軸盡屏
諸司贊金弗受而汰還其故敗者斤斤如也積資三十
餘歲後進多橫金輜朱而公以食俸少終老七品萬歷
乙巳皇孫生奉使布恩詔燕魏間疾動趨歸而卒公素
靜泊寡嗜慙一子自瀛早卒而嗣文始孩交游僉以倡
續為言鍾太夫人及配馬孺人咸敦勉之于是公始有
姬侍及文莊生子召其妾謂之曰吾曩者重違太夫人
之意以置爾今太夫人捐養孫復有子矣且吾又老病

爾其行乎為裝而遣之獨善飲酒每良日孤往放舟西湖中舉尊獨笑人問之曰先生誰為賓主耶公曰主我則山水為賓壺觴俎豆為傳侶賓我則山水為主魚禽卉木為供張顧不足耶客或為談內典對曰一心不亂他復何求其疾也謝遣醫藥宵然委順而化焉年六十有四予惟古之誌墓者以示地下詔當來故延陵之題類旌靈公之記類識而已至繆棗所以慎終盧承慶所以誠後官閭姓名之外無溢文焉後之作者若退之介

甫諸公其撰著多矣知交親暱之詞類可見也或志儉
于十行銘方于半偈詞約義章實存跡永故足貴耳夫
言當其人一言而足也人當其言一言而足也稱顏之
仁不必兼孝于曾閔高賜之辯不必備文于游夏而今
欲總該衆瑜雷同一槩人無善惡以具美為稱文無巧
拙以累牘為富嗚呼陋矣哉此達士之恥也昔者陶靖
節陸天隨皆自傳王無功白樂天皆自誌墓語出諸懷
抱韻標于古今其意足稱焉江淹之自序也劉炫之自

贊也懼他文之未工忘已說之多醜異于四子者之撰
矣然未有質言無餘若內翰之志之善者也其可師也
與

林季公傳

葉向高

先大父之女第四其季適同邑林鏡水公有三子伯質
卿仲昆卿季乃丙卿伯忍而強齟齬仲仲謹避不敢與
抗季念均吾兄也而弱者魚肉不能平稍左右仲伯遂
舍仲而嚙季家故饒至分異仲季乃不能具薪爨季稱

貸營十一利資斧復為伯所奪乃去而之燕竟用賈興
至千金生平倜儻不拘小節既稍贏則益自發舒好游
俠斜遇當意揮擲不少靳姬劉者有聲曲中貴游爭慕
之一見季歡甚托以終身季遂破數百緡取之或問劉
世欲得卿多矣季賈人子輕委身何也劉曰季能為人
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托季也季既得劉不復問賈事
族子上舍生某破產落鬼又負人金多季念之甚悲籍
具篋鑰召而付之曰而謹視出入吾從酒人遊耳某遂

悉李橐償負金他日李歸視其橐無有也且復有他負
皆坐李李困甚則語劉吾旦暮溝中若當歸平康毋相
隨俱斃耳劉涕泣既許君矣寧窮而去之有死不為也
季大喜卿乃若是吾何憂乃勉起修故業次第償所負
更歲餘復稍稍給待族子如初復代為入貲授郡幕復
數年季廢賈再貧乃之楚訪幕會幕已奪官貧不能歸
徙家他所季日夜走三百里抵其居相慰籍幕意季且
微負季曰吾實以貧來乃今知若貧甚我也復何言因

出券還之幕不受季曰吾留此無傷他日不可知吾兒
且徵之若兒是種禍也捫袖中得十金仍舉以贈幕幕
內媿不自容季竟徒手歸而生平所善孝廉林某者復
坐事敗負季且千金其子走闕下欲上書暴父冤狀顧
囊中無一錢諸故與孝廉驩者皆自引匿旁皇四顧無
所托足季獨憐念吾故人子可令飄泊長安市哉延至
家衣食之為徧請諸貴人事雖不白而人以是重季季
先後所貸與人不下數千金償者僅十二三坐是益困

客吳楚閩粵間道聞劉死慟幾絕疾馳抵燕日夜哭刻
玉為主提攜不少休為長短句題其背曰入時倒郎懷
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堪繞遍勝寫
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魂與香魄都在這一片願作巫
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
看作班妃扇少年輩嘲李是章臺枯柳何鍾情若是李
不恤也輦劉母供養謹于劉在日世以劉為知人得所
托伯既逐李產亦隨盡後竟坐殺人死獄中李大傷遂

挈家自燕歸撫其孤姪或謂季胡忘伯之虐哉季曰吾手足也能忍諸仲聞季且歸則大喜遣其子迎季于燕余送之都門曰嗟乎季也乃今有天倫之樂矣季愴然曰吾乃不及伯之存也在原之謂何季雖踈蕩自喜而大義皎然多此類行至武林念所善漢陽蕭太史方家居之楚訪焉太史故從同官宛陵沈公攜李馮公所識季三公交為季延譽其游如布衣歡季至漢陽太史留飲十日復之粵西其從兄婿薛雲綬為藩幕強留不能

得僦舟東下行再舍并其僕及同載三人皆為舟人陳亞三等所害沈其屍于江掠其資去亞三等素以行劫為生往來桂林蒼梧間所殺掠無算行旅苦之莫誰何吾友蒼梧司理林君廉得其主名捕治之搜其索得玉主大驚此吾邑人林兩卿所為奉其姬劉者也若何從得之豈兩卿西遊若殺而有之乎亞三情得咋舌死窮索餘黨盡伏辜粵人快之開府戴公檄藩幕行求死者屍其他皆糜爛僅瘞其骨獨李顏面如生肌肉無損時

炎暑經再決旬矣觀者駭異粵當道咸哀憐季且以季
非緣王主則空塋魚腹耳誰復知者此劉之報季于冥
冥也相嘆息以為奇劉母聞季死長號而絕生平識季
面者談及無不隕涕季早年行賈筆讀書而長篇短牘
雅俗並陳燥然可觀劉死時撰斷腸詞數千言讀之悽
絕所交歡多名公貴人然無所請謝曰吾不受貴人憐
也值困時家或不能舉火行歌自若終不向人言貧其
意氣如此

論曰始余與季約百歲後吾為公傳季謙讓吾何稱于世而足傳乎季既死司理貽書具言其事且屬余紀之余惟季之行訾者以為蕩譽者以為俠要以傾身慕義無間盛衰斯為奇耳劉不負季于厄卒殄其讎彼賈人倡女耳相然諾若是世之煦煦生平緩急若秦越而自矜跬步不失尺寸視季何如哉末俗庸庸而下流皎皎吾故因論季深有感焉

安塞王傳

沈一貫

安塞郡王秩炅慶靖王季子而高皇帝諸孫也母夫人
位氏七歲好讀書十二而孤哀毀踰禮母夫人嚴誨之
曰孤子非自強無覲成矣王發憤下帷如儒者性通敏
過目不忘十五而喪母十八受封明年冊妃出閣府庫
隘待請改城西又自引流種樹為延賓滄州綠野蘆隱
拱翠守愚容膝等軒皆親顏而詠記之姿表魁梧風度
俊逸美髭髯目光如電善古文精楷書遇縉紳大夫質
難辨惑移日不倦益聞所未聞人有古今書捐金購之

繡梓與遠近學者共嘗恨居塞上不獲與齊魯吳楚士
游然自奉清儉生宣德間妃成氏子三皆名而天無嗣
成化癸巳年四十七薨塋賀蘭山謚宣靖自稱滄州野
客又稱樗齋所著隨筆二十卷有氣槩標格究心二氏
而長于禪薨之後其內侍李璟魯明梓之初山陽瞿佑
嘗作修文舍人傳言震澤人夏顏字希賢者博學多聞
而命薄至正初客死潤州殯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
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

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鄰豎攘竊鳥鼠嚙毀十不存
一屬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
通玄志等書鏤行于世頗復致謝後舉以自代為修大
云王感其言以冠集首又嘗作倦游對猶喻叙當時藩
網稍密之意倦游對云余近歲益倦游惟一室圖籍客
曰今聖明在位德敷惠施寇盜絕迹邊鄙載寧時值長
夏百物咸暢盡出近郭以適一日不愈于汨沒簡編若
陳年之蠹耶對曰非爾所知也蓋游有二有王公大人

之遊有逸人畸士之遊斯二者皆非予之所得焉余欲
為王公大人遊乎則必使虎賁健兒什百為率騎乘如
雲充塞道途陸取熊羆水捕鯨鯢凡百所需指麾如意
然後快耳而藩國用人咸遵定制一踰則涉不敬啟嫌
疑不敬法之所不宥也嫌疑時之所不容也以是而欲
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羸童瘦馬往復蕭然以觀望校
曾不若一郡縣吏不知樂乎不樂乎使余欲為逸人畸
士遊乎則必跨謫仙之驢泛子猷之舟幅衣野服從一

二童子三五同志載瓢瓠酒豫炙一鷄果蔬脯醢惟事
真率隨所至山旁水渙芑長松籍茂草脫巾露頂出食
賓前杯行無筭劇談長嘯然後快耳而身隸國姓名號
王爵豈可舍衮衣繡斧之稱為放浪不羈之適以是而
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覲服飾謹容儀左右視而後
出以自得校曾不若一畝畝民不知樂乎不樂乎夏在
河外近寇巢縱一歲間卑辭降志取氣人間亦驚悸念
慮計時往返矧宰物者以親藩籍口往往速禍惟宜埋

光刺采杜門抱拙安能招唇吻罷智慮雖置罕陷阱哉
雖時和歲豐草木皆春而黃楊厄閏吾屬之謂不知世
變不識時忌實行妄蹈自貽伊戚是痴物也客笑曰吾
始謂君樂名教之樂乃知非得已也其猶喻云櫛齋所
養猶生數子當在幼也瞬息不化溫存倍至猶人之愛
其子也濕必飮之泥滓飮之矢溺飮之响响然惟恐其
不衆且大也稍長踈踈追逐或分其食或撓其宿久而
沒不堪于是嗔哮之聲日厲又長得食辟之寢處辟之

不翅若仇悲哉競利則至親分首不相識利之移人若是乎客曰君不聞漢有天下懲秦孤立分王子姓犬牙相制始也恨不際天海皆劉氏歷世久遠嫌疑一興諸王往往不得其死當爾之時又恨不盡之之為快以是推之可嘆多矣彼么膺何足齒哉

史官曰夫天子制衡幅以齊海內不以利器假人域外之議容久試乎是故君子引禮以自制焉觀安塞王所著不能無介斯以見豪懷之難遣矣王著述多雖不甚

馴雅而才情閑肆非當年博士語然世之人未有知也
余得于長安市中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八

張守清傳 趙南星

張守清山西人也少而貧隨其母至真定奴于諸生閭
白亭之家既而逐之之五臺山諸破賊鎗利交爭數相
殺傷守清每為剖決片言輒服時馬齊為賊首矣衆復

推守清守清再三辭不獲乃居其次甚推讓齊齊猶不能容衆皆勸守清殺之守清終不聽衆皆噤怒不敢動而第諷齊辭去齊遂自髡為僧火之乞食至五臺賊以報守清則肅入山中杯酒叙舊仍留之共事火之又不能容于是衆共殺之守清于山中聚工鼓鑄分給衆賊延師教其子時時齋僧濟貧晉中一二宗室從之借貸有與締姻者中貴之五禮文殊守清皆款接重餽之長安漸聞其事有二諫議使人嚇守清得萬金既而今上

問五臺有礦賊何土臣不一言也晉中當事者懼以屬
備兵使者吳君同春將捕之或曰是不可捕惟使人招
之耳招之果即來來即下獄中初守清不意為賊所推
坐享富厚人無事守清能約束其下立法場殺人曾有
婦人朝山者一賊以槍拳其冠守清即斬賊首示婦人
以是環山之民皆獲安堵守清以衆悅之忘其犯法至
獄中怏怏不食死先是閩生有故人李姓者為倒馬關
參將往謁之因之五臺過守清至其所居名鐵鋪問張

守清在此乎衆賊皆大驚且怒入報守清即出迎執禮甚謹入則見宮室器用如王侯僕從甚盛頃之設席張金鼓水陸之珍畢具歌舞佳麗酒罷守清留之清閻生曰吾將之倒馬關李將軍所耳守清曰當為作書閻生問何以識之曰素與往來乃作書付閻生厚餽之見李參軍亦問何以識張君曰其少時不肖之所養也相與歎羨移時守清死後礦賊遂為害土人皆思之外史氏曰昔管仲取士于盜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可人也張守清起于人奴一旦入山中羣盜皆折服
守大聚而不貪分之而不爭殺之而不怨此其才諒有
過人者且遇敵能讓不忘舊主使其讀書入仕當為賢
士大夫矣朝中當事者以礦寇平上其功云用兵勦之
大受爵賞是時商洛間礦寇趙天植為害多年矣蘇公
濬備兵其地曉風占乘夜縱火焚其板屋而擒之竟不
以聞焉

張聖清傳 陳繼儒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
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
令君淇園楊待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
情不近望見者如鷗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
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士子入賀挈君北
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
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
延顧與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姪暱如良

友巧如葉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為嘒讓涕泣引諫密
祈改絃七澤公廉于官君鮮餘錡客有以緩急告者以
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惘惘常累日性度
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
聞以雄黃堅白鳴至于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逐
于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
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為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
錄異書不勝紀搆竹安齋又搆雨隱軒因詠雨中三友

詠閒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倣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規
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罽洗管
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
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
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遊而君獨時時
入余訪余揚檢典墳討論舊本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
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墮二齒君嘆
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教戒過十八澗買瘦

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為十八澗挾此
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
君築室三楹嚴事旃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
困肺疾嗽嗑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
請殉君不起沒于樂無知齋中有遺今日肯休錄錄云
擇壻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
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筋
則以遺眉道人為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

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索恥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跣跣名場三戰三北雖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岸憤絞衣彎弧學射于山下氣吞并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蛻同蜩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顓

若遇宋文常給聲伎一部好鼓柷垂綸類張志和若遇
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為彩雲
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予
別有傳傳成書一通並焚君振前諾乃載拜三酌酒洒
泣而後行

逸事傳 蔣鑛

王山人稱登

王山人稱登為一時海內詞伯人但以文知之稱登雅

有隱德常記其一事吳有孝廉王某居鄉頗不檢一僕
謁歸與為期來後王詰其故僕惶恐對有兄傭某氏病
故視其殮是以後王忽問而兄傭者何氏曰乃染工某
問其家有貲否曰稍贍王俛思良久謂僕曰而兄死何
狀曰病耳王復謂曰即坐以致死厚貲可圖僕曰彼遇
吾兄厚兄實病死安忍誣之王作色曰敢不用吾言立
具訟授之指而陰令僕于染工所具道主人翁指工大
怒曰而豈喪心者即死不與一錢也王怒其抗因悉力

擠之獄垂具而穉登延一館賓杜生故館于染工者以家破就穉登聘每相對輒悽惋穉登叩其故杜生泣道其事穉登勃然曰老奴干天和矣好謂杜生邑令厚我我坐視冤獄不獨負死者且負令哺時莆人陳公其志為長洲雅重穉登趨入祝于神曰某今日白某異冤有如受一錢神殛之令竦然曰先生第言何至是穉登因前白狀令徐曰如獄已具何令令其人訴上官檄下縣吾為更詞耳穉登前說曰誰無過公獨憚改耶且又何

作此周張也令謝曰善立出之工已出知為穉登力也
詣門叩首謝穉登避不見也王舉已卯與吳守石公崑
玉同舉京兆石公守吳而同年金者以殺人坐大辟王
偶謁守石于坐中故談金殺人事已顧王佯愕謝曰年
兄在此見矮人莫說矮話吾悟矣王大怖竟病死

三良友傳 文德翼

文德翼曰以予所見朋友之道生死之間盖有不愧
古人者昔潛于嵇天阮亡輒啓羈紲之嘆余規哲人

慨念疇昔作三良友傳

陳子其美字未大籍軍九江少孤而貧傭書事後母多
客于三楚為人好急人之急余得友之時陳子年生三
十矣不時輒過城東茆屋數間蠹蝨腐飛門扃以葦命
婦煖濁醪圍坐共論上古當時刻刻不肯已過者以為
必有大競不平之事何聲宏以大也好山遊每浩然獨
往恒言婚嫁畢必著黃冠老死五嶽間或與余履屐交
發縱其所往必握手把臂曰子少我十年我死子必銘

我從家君子講聖賢之學在座俱屏息必發難更端不得靜古吳雲怡蔡公會于小匡時陳子到諸生中危冠而出輒軋苗若抽蔡公驚服以為勃窣理密也聞人有事必攘衿而從之為之解乃已余新補弟子員聞庫夫索贄即身脫衫典錢與之仍私贖歸其急人多如此病將革聚同遊者至曰余死無所憾生平願聞琴而不足某為我鼓之母使彥先笑人也嗚呼如此人曾不得四

十

時有管子九錫字受茲世居仙居里家擁素封管子衣食困苦于窶人生長余一年時已有聲膠序矣一夕執贄延余為師余不可強之以友教居于仙居里者三年管子事余如一日仙居里多大族好治一家言余之持論以為去腐盡也而後可附以生肉之藥時論攻之者如吹蠅毛而起管子不為動業卒以成而大族翕然稱之始稍稍私悔其所學矣然管子誓不居城市問故曰城之居人惟文子與陳子耳無可淑子孫陳子謂未大

也管子靜而有才父老矣尚有侍寢二人憂形于色一夕辭予歸諷去之而父無所苦余聞而嘆其才也嗚呼忠孝之事非才曷勝後余奔走兩都間舍去走白鹿山中講業而病大作管子素羸遂夭比不幸之年矣天道與善人信耶否耶

趙子萬式字子如趙子曰余欲中外如一始終如一易字如一賦質慧甚五歲誦書輒記能作偶語大人見之喜許以女弟故少而從大人遊聞學獨早十歲為文章

清淑之氣足與人懷有司見輒竒之然善自晦不欲以
文見也篤好理學宋諸大儒之冊未嘗去手或孑然棲
匡阜終年不歸歸過余少言笑靜拱而已其所為文則
余之所藍出也余視之如王伯安之于徐子愛近年不
得朝夕然猶見其坐一室中手自抄記日用所自得者
動止有常語默有度雖年少佻達暨諸先輩見如一必
拱立目之為真道學小數諸技一習能解尤精辨易之
圖卦甚敬余大人聞其病革之一日命取生平所著作

并人貽札付焚至大人書嘆曰吾鄉一人顧父暨弟曰
幸卒事之已笑曰顧氏之子視彭大夫則存乎見少矣
其實一也取水來啜一栢而別計至余為之慟嗚呼死
之年僅如唐李賀云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七

大僕寺丞熙甫歸先生墓誌銘

王錫爵

萬歷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仲子子
寧求余誌其墓而未嘗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

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誌否也既深悲其意迺為叙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為胡子國絕於夏商之後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無間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及定天子謂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

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憲封晉陵郡公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暘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凰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貞瑞有虹起於

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
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
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瀛洛闕闕之說也有吳純甫先
生才聞高識見熙甫所為制義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
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
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為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
學多他省人更寘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也其後八上
春官不第蓋是時天下士相率為浮游汎濫之詞靡靡

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旨發為義理之文洸
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是時讀書談道於安亭江上四
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
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考士余為言熙甫之文
意度波瀾所以異於人者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皆以
為非常人既見熙甫姓名相賀曰茶陵公數十年不得
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三甲選為湖
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

謂為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
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
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散之不數數具獄出
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為所株連者為洗滌復百人
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喪事畢還就獄有勸
之逸去者囚不忍負先生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
絡依山巖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遂
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為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

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數十年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名公畢公為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直行其意隆慶改元赦令既行有謂小民逋責已入豪強腹內欲一一質之熙甫謂民間升斗之逋赦前未嘗追逮也今以赦故令百姓棄作業伺候縣門其費豈獨升斗而已

是不如不赦之無擾也一切弗問又有句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鄰甲里保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會有議里遞充糧長者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為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會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熙甫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為上熙甫至

順德為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撰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為南京太僕寺丞而維陽李公復留先生知制誥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天下以為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棲棲郡縣重致人言意抑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

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旨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為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歎之淫泆之自不能已也至於高文大冊鋪陳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圭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侏儻之舞自無所容於乎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而余益為之歎慕云

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續費氏別葬丈夫子六人詳具於狀

銘曰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為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為實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邁匪盪烝餽有飮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王錫爵

自余兒時已知吾鄉有王仲山先生私艷慕之而先生
顧居山中弗及見先生有子曰稽勲君與余游京師善
余因以知先生山居狀甚習已稽勲君移病歸養先生
則實援先生僉事廣東時歸養父樂莘公故事而余又
因以知先生父子世賢孝云先生卒之後一年稽勲君
既卜葬龍山之陽則走幣至京師謁余銘於是王子曰
嗟仲山嗟仲山生吾弗見其人歿吾銘其墓先生常之
無錫人也名問字子裕學者稱為仲山先生先生系出

宋文正公國初有曰宏者以人材判兩浙鹽運卒於官
商民德之爭捐金以助其葬子惟益惟益生經經生宗
曰槐菴公槐菴公生樂莘公名澤配錢生二子長某次
即先生於是樂莘公以子貴得封南京兵部車駕司郎
中錢亦贈宜人云先生生九歲能文長益拓以學正德
己卯舉於鄉壬辰舉禮部不樂仕謁歸六年登戊戌進
士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
樂莘公春秋高疏改南職方司主事便養而樂莘公雅

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為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
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
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莘公於家樂莘公亦念先生遠
愴然有決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裾歎曰吾終不能為
溫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二詠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
歸則旦暮侍樂莘公逆意奉向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
者撫幼弟幼妹如已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
怡事樂莘公皆此類比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退

居湖上三十年足跡不一至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內士大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於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愛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晚年構亭湖濱寶畝山環植花竹木疏流泉輦奇石時焚名香手周易一經擁

膝兀坐興至則為詩文或行草書數紙或又時時引紙
濡筆和黛黑點染人物山水花鳥詩文書畫皆佇興而
發不務刻削規矩前人脩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先生
詩類韋蘇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蓋神理所至懸合
古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先生行既高海內士大夫望之
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構其詩若畫寶藏之於是先生
遂以隱操名天下然先生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輒
隆隆起督稅徐州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攢眉膠

手不得藉氣勢為奸會太后梓宮下湖湘道淮泗吏執
事往返動至旬月先生先期督漕舟過徐倉猝指麾若
無事者留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
至千餘人謂之幫甲幫甲費不貲貧軍坐累轉徙無告
有自殺者時先生在南兵部發憤白大司馬宋公曰今
縣官不恤數千人之命而惜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
自出年例銀督造議上報允留都至今便之卒營地舊
與齊民錯豪勢盤據且百餘年先生念法久必多巧匿

為避罪計乃具為令縱諸豪自出白而徇之官不奪其
業營地遂清會有詔覈武職緣濫先生按籍為立決去
留權貴人請謁喋弗行時北兵歲入邊地先生預籍武
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貲故有餘或請追之先
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勿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
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士以應
募歸則悉追之先生歎曰是可與議大事哉後卒以債
事戮中貴人某守備留都驕甚嘗私抵先生乞餘軍供

灑掃實利其賢先生執不可乃止於是當事者人人稱
王郎中才守連屬倫輩業且竟大用矣騏驥方發軔時
以父子臨岐一言攬涕却行嗚呼其仁哉今鄉人傳稽
勲君侍先生寶峴山中先生義不忍令壯子相隨退隱
月月命稽勲君出稽勲君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
為事失期而間要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亦重
念前桐江投劾事哀而許焉於乎使天下父子聞王氏
之風其可感也矣先生經學甚邃尤自謂有得於中庸

嘗作圖說以授學者學者負笈從之人人得聞所不聞
故所成就多知名士其歿也門人私謚為文靜先生所
著有仲山詩選祇役稿原筮齋集崇文館稿若干卷藏
於家先生生於弘治某年月日卒於萬厯某年月日年
八十配李氏贈宜人子一曰鑑即稽勲君孫男三曾孫
男五稽君初舉進士出知山東之武定州先則寄示州
訓一冊且誠曰牧事正讀書事也女素履往矣以故稽
勲君卒以卓異有狀徵擢今官

銘曰翳德其核而藝則華孰斲之國而享之家吁嗟仲
山仕耶隱耶龍岡累如有坎其窪先生歸之哲士允嗟
曰千萬年父子世世忠孝其無涯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墓誌銘

王錫爵

嗚呼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父
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埒而凡
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慕王君公之行別置號
曰塙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吏署曰損齋然而學者稱

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郎丘子覽而下世有聞人至
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為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官嚴之
分水曾孫縉為宋左司諫六傳至夢聲為崑山州學正
即其官家焉崑山後割隸太倉州遂為太倉州人祖倬
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為弘治正德間名臣父忬歷官
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贈兵尚書為嘉靖
名臣妣郁太恭人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錄出甫十
齡而病瘵大司馬憐之不欲強以佔畢公乃顧益苦私

習為文章其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戊
午順天鄉試己未舉會試賜同進士出身肆事兵部當
是時公父大司馬在薊遼敵方深入而相嚴欲以是中
之逮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請代而大司馬聞而
止之曰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遂不果上明
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藁之側朝夕
哀奠啜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羹畀之弗食
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衿單衣不敢與宴會聽音樂惟

於詩酒夙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公業為海內詞宗而其同社友李于鱗江伯玉諸公皆有威名當世公最後出與倡酬諸公輒大驚賞呼之小美會莊皇帝登極公兄弟於是伏闕上書辯大司馬寃久而乃白又會南省臺以公兄弟薦太宰固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命謁吏部選中途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薨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

子邦瑞弗愛愛嬖姬鄭之子邦寧會夫人薨黃緣請於
上以鄭繼封且謀為邦寧奪長地會有旨悉按錄請勲
胄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猝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
時少宰林瀛領部喜而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
後人不違禮而諸謂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紹祭酒姜
公曰邦瑞強年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
邦寧不為嫡而何以母拜天子誥稱夫人姜公疑未決
而返之儀曹儀曹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

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固
妾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前則
均庶也而邦瑞為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卒從公議
邦瑞卒為嗣魏國鎬祿諸居間者絀祭酒亦坐誅誤罷
而後以無賄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軌法也居歲餘
遷北儀曹員外郎檢緝宗牒詳謹無害會以太恭人病
告請歸至池河聞訃以不及侍疾哭數絕而薨癸酉服
除補祠曹尋遷尚寶丞會傳劉二御史上疏言事觸江

陵大相怒下獄公與大理卿石公為傳治裝為劉營救以是失大相旨方奉命弔祭秦藩遷江西參議治南康公惴惴懼不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御史因挾與俱之九江饒州時分巡副未至一切以委公公未嘗習為及其治之輒精於是御史以為材而異之尋入賀萬壽還遷其省副使理驛傳驛傳在江右最繁官其地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而會時政裁抑冒濫則又奉行過當至學官有徒卒出入者公為令下諸郡縣表其平上之

臺臺著為令已綰司篆及署分巡道當省會至繁猥公
於吏事益習有所剗割曲當理情即老吏莫敢措手尋
監秋試冬入計南昌令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始用小
苛辯得上官意屢登薦書以是益驕橫直凌司府莫敢
誰何公盡發其奸而去之時藩司之從事者新不能有
所悉亦一以屬公當省臺大會方岳覈二千石及黃綬
以下喋自廢公獨條對侃侃太宰歎曰才難不其然乎
今者睹練事敢言獨吾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

公材聞太宰語欲收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相寢
不奏而山東學使者缺太宰以風公公力辭歸聞化女
事而慕之以書自通無何別去公嘗決一父子訟而父
辟甚公痛杖其子且誨之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
護請代始釋之父子感悔如初有袁帥者好傾諸曹得
其事歎曰三代不啻是矣移視陝西學政強就行其所
條約束明暢藻雅甲他省諸生欣得師無何而有給事
中某御史某故習余與大相忤乃上疏指援化女事謂

余與鳳洲公譎張為幻而留者應之至波及公業已報
聞弗竟矣而公慨然謂身為人師率即事弗竟何顏復
臨諸生乃移文兩臺乞骸骨而余弟家馭亦自河南謝
學政俱歸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
考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起督福建學
政鳳洲公謂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乃偃蹇天子
之命而傷地下心於是公勉而之任時大試期迫八閩
故材數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其鄉薦紳所在雲集意

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專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
汰皆服人進其省左參政分守福興道入賀萬壽於道
報遷今官居金陵雖甚適少事特不勝士大夫筆硯之
請戶履如錯遺余書讀古人生我名者殺我身之句意
色愀然然而無以絕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遺諸名勝補
遊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於喉
寢食為減乃移狀於卿沈為具疏請下吏部極稱公賢
姑予告治病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卿例報可遂歸里

第明年四月手書析產遺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檢理身
後事喪禮為儉令他人積日計之弗及也曰吾自今端
坐以俟期而已屬歲大祲餓殍盈道公乃偕諸大姓行
糴粥全活可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沾沾喜曰吾胸中
更無事矣然尚矻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篇經子
臆解其課子姓為諸生較藝不怠而性稍卞善志將百
日病復大作二日而粒絕又二日晨興命移席中堂強
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鳳洲公訣大概

謂種種諸証俱現恐在旦夕弟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
定力遂能輕死破戀六親既以無情即見兄如不見也
未復謂天下雖存饑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為惟願廟堂
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搜人過諸君勿偏見勿立
黨勿思報復即死無憾既緘書未發迫瞑自力起使人
掖而據胡牀盥水手足既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
已盡之復何言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條然遂逝
公以嘉靖丙申生歿於萬歷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

生孝友重名義其施予稍裁而能不失居恒不輕為公府居間有之必宗戚之困阨不平者若州里之利弊不能控者嗜義若渴有所聞汲汲行之速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居官好為條教煩不至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為功好提獎屬吏即不至賦濫未嘗不弘揜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晚視學政旁通諸經皆能撮其大要亦喜讀二氏之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

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恥之以故望巖編諸書
要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也其詩
文繼鳳洲公而起世以比宋之二蘇所著詩文集之
得五十餘卷其閩部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
學圃雜疏前已行人間某月某日將寔公樞於某山
之原而以鳳洲公狀來乞銘

銘曰本豐條遠源澄流濬維公之世重賢疊俊游夏文
學由求政事維公之材一往輒詣六經渺有二氏真無

維公之誠獵精捐粗與可偕入與否偕退維公之節在
涅不累泉洲麓深山抱水紆維公之藏過者式諸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敏後渠崔公

神道碑銘 沈一貫

歲癸未余預春闈中土得崔子士縈奇之果文敏公孫
也祭試吏十六年而猶然一郎夫公固守道不售者貽

謀之徵哉士縈為余言公墓未有碑焉于余余豈能知
公而足為公重抑不敢不諾會國家有大編纂余裒昔
之傳公者得九首而互詳略為之一之今文人好以形
似語易其所從來以俟後人而系之銘傳曰公諱銑字
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叅政有廉靜聲
公少負奇弘治戊午舉于鄉屢不第與三原秦偉馬理
高陵呂柟榆次寇天叙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為刊浮
篤行之學己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校孝宗實錄

戊辰同考會試執政欲私其子公不可而執政子政錄
于他手劉瑾擅政卿佐謁跪公及修撰何瑋遇之史館
他日史官旅見皆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盡白面輕
薄生銑尤甚宜罪綵不可實錄成瑾矯陞史官俸一級
而調部屬州縣以練政公得南驗封主事瑾誅還故官
李文正當國好文藝公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
強兵書千餘言滿九載陞侍讀告歸嘉靖改元召修武
宗實錄已直日講陞南祭酒明教條正文體曰坐東堂

與諸生問難為名司成大禮議興江南北飢人相食公
應詔言事且曰比主事張聰等以獻議輟遷而大學士
蔣冕尚書汪俊脩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乃
罷斥御史段績陳相員外郎薛蕙至下獄陛下求備禮
于本生至孝也顧當詳稽禮意大順物情獨任己臆曷
其有既疏入報罷歸無江南一物諸生悵失依已亥立
東宮起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擢南禮部右侍郎撫
臣王暉言勾容朱家巷皇祖故鄉墳址具在宜表章公

以為興王之基失實為罔竟廢之尋病致仕卒贈尚書
謚文敏公好古敦禮不妄取出處嶄然中廢居坦上十
六年折衷羣言廣授徒以師道自任稱後渠先生其言
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不喜時之言良知者
以為霸儒又曰讀經驗諸行事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
遇害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
義可以使民矣初為古文詞鄉人或授以文選公不屑
去學左氏塊碑不襲人嘗作述居其略云客有告者曰

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
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惜詞
先生曷知之以昌其名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
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
後通外人致美異更技而天況乎好新重異以常為陳
陋紈綺而衣薊毳厭膾炙而食蜺蛤所好愈好所失愈
遠大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乎醉醺飽鮮且有伐
生之患况蜺蛤哉吾見其驅于疾疾而已所著有松憲

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
讀易餘言彰德府志洵詞刪定二程遺書朱子大全子
滂舉于鄉孫士縈癸未進士今為戶部郎

銘曰黃義而前風淳道朴史籀寡文竹書猶邈敷華執
中夫有受來而其景運日朗以開尼父朔父斷從此始
若齊璣衡立歲綱紀豈無觚特喙鳴衡行太陽麗空鳴
彼小星云何末年浸以漫漶家則不競召戎來竄有奎
聚緯大興積微迨于曾玄亦或相誰是無他錄匪衷之

故甚精必愚或詭而忤窮經蹈躬反性完初夫道渙然
寧忘故我有卓崔公中原和理來儀聖明誨人規矩動
徵洙泗暨于闕閭學以為己仕以為人處時潢汙堅白
靡點天作高高其儀有儼往踐南雍青衿若雲退考渙
室經耕火耘乃晚而駕崦嵫載絀顧猶採榮豈其食實
道世相喪自古為歎馨則悶諸江蕙谷蘭是時異者舍
王而霸公終不許道無假借王微猶一霸襟何居漢豈
不大終愧唐虞作書滿車日星同燦後世有雄逢之暮

旦我銘公墓不敢為容言必稱先進寓諸庸其文雖史
其事則野游夏不贊用信來者未緘金匱立之墓門於
萬斯年來徵斯文

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于鱗墓誌銘

代

殷崇川節作 沈一貫

余歲已已誌于鱗大人墓才一歲爾復誌于鱗悲夫夫
于鱗豈不隆隆乎勝流耶即千載我知猶今也也于鱗
李氏攀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寶父端端父禎禎

之先長清人家歷城自端始端以貴雄于鄉鄉人至今
有伏臘祠而父寶為德懿王典膳娶于郭生二子繼室
以張生于鱗及二弟其父卒時蓋母張年二十七爾茹
荼以活諸孤至壽考封太恭人語具余前誌中于鱗初
太恭人夢日入懷而生九歲而孤又九歲為郡諸生康
焉當是時則所判非時師訓故語人相與號狂生生自
謂非狂矣庚子鄉為第二人甲辰進士第一已疾告丙
午還京師典順天鄉試簡拔多俊髦丁未授刑部主事

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郎中其為刑部有邊將觸法不
至死當是時分宜公子弼其獄不雋必真之辟竟不能
奪之于麟其後邊將果大著勲伐矣癸丑出守順德順
德無留獄部使者至才一日讞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
不冤若此比三年有十數最書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
使所風士尤多于麟為人數羸不留西土西土裂後時
時動搖不已心悸又念太恭人思歸矣會中丞某以牒
來責文遂敖然發怒曰余而胥史耶而簡易若是遂乞

骸骨故事外吏無病告告即罷不叙事銓部才公取特
旨予告病已且復叙以異日何仲默例例于麟異數也
歸構一樓于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為人高
亢有合己者引對昏旦不間不合輒戒門絕造請數四
終不一見之亦不旬駕請謝其樓居獨所為與總角交
者余及許長史殿卿四海交則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
數子往來觴咏其間凡十年所今天子用言者起浙江
副使二年遷叅政入賀過家覲省太恭人尋按察河南

載太恭人俱越四年而太恭人卒于鱗哭不勝六月行
澍雨中持喪歸初于鱗自閩中歸屢遭奇疾不死至是
人憂其死孝亦不死小祥漸平無何再日病而死歲庚
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他詩
尚若干首未出或問殷子曰王子曰律至仲然而暢獻
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
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
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揚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哉余

嘗謂于鱗雄渾遑遑掉鞅于詩壇雖曰擬議蓋傳會龐
雜若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入
詆其文辭相矜不達于政游及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
槩凜潔恥為色澤稱其為丈于鱗有所死哉于鱗妻徐
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
女繼娶應州知州馬應奎女采陽駒所聘即許長史殿
卿邦才其名女適永清艾訓導之子芹獨駒盧出他皆
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女聘進士于某女鴻儀鴻儒

俱未聘女一許舉人王見賓之子衡一後公七日而生
嫁艾氏者有外孫曰維高駒卜某月某日塋公于某山
請殿卿狀來乞銘駒也亦才竟其所之可使千里無
契需

銘曰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
涯爵而為書劇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
雲盤星迴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入倏出霍然霧除赫
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內寡和豈惟文章以緣吏事罔試

弗理入掌庶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獄平治人人
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曷篤其生
曷嗇其成不遐錫祉璧傳士林蛻委斯歲永憑其里

福建左叅政加太常少卿致仕進階中大夫僧果

余公墓誌銘

沈一貫

語云精潔易辱世用此中君子君子不悔久棄筆研不
為文而吾友真漢中望我得無銘自髫年與僧果操觚
互殊而相好也人謂我兩人標榜亦自疑以為少未解

事姑從所好云而不謂老猶爾如韓愈張籍相為雲龍
余稍點取多而君竟中阻死之日以一劍一書贈我曰
別吾老友斯亦哀已君有倩曰舒泰初氣節章章似其
翁狀世系生平已具余獨親君神以發吾所欲言君亢
厲貞孤必行己志流覽千古知邪正是非當其不可笑
為愚自若稟獨用之性受不黨之氣吾鄉顏御史鯨孫
觀察光祖與僧果皆以氣狀人之非祥者也余姓寅名
君房子晚謂古君房盡非人而改名僧果亦足以見君

為文必準諸古峻淨而嚴核不欲虛為磅礴委蛇游衍
之形豈無雄詞大篇終不瀟瀟夫聲與畫之象人久矣
謂其文當知其為人屢躋於鄉獨丁卯余賀之果舉復
困南宮庚辰余又賀之君曰哀然乎余曰可三十名君不
服曰倘前一觴爾一後一觴我一榜果三十三釋褐筮
仕僅十載為都水主事典造四夷賜服節省三千緡發
商人論書遷精膳員外郎郎中省會試費百督學陝西
諸僚皆以費不給請君獨否直躬行道無所假借雖御

史首錄士考下下不顧尤慎鄉賢名宦祠諸生開秦王
君曲諸生終不肯庇持大體愛名器尊尚節孝先禮義
檢枕精詳惟問典憲何如人陽服之而心齟齬不堪也
道由此詘庚寅陞左叅政隨改山東遂乞骸已未起福
建再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辛丑用東宮恩進階中
大夫家居不改舊湫隘而僦負郭讀書游道甚寡往來
僅老諸生來一誠內弟莊情羣弟姓芳鐵輩三四人恥
以其文章資身樹交養聲名來徵者多謝去又多削藁

以為得其辭未必得其人也。有傳獨行者當以君為稱首。著書若干卷。號農丈人集。徵序于余。予謂此當對山中桂樹裁。而此得歸不逮矣。惠子死。誰為我雄談者乎。君嘗謂蘇子由為其兄作志。太謾。余今志君。亦言其皎皎不欺。崖略耳。持此道游于世。宜偃蹇能卷。猶可不卷。辱將大改。吾不悲其不合。而幸其能卷。今死之日。有僧果也。僧果不可一世。而人猶名之。可謂世盡無道乎哉。君生嘉靖己丑。卒萬曆己未。年七十有七。父文深。母楊。

有四子君具季而父弟文湍為諸生娶毛無子君為嗣
子主事時皇太子生覃恩得兩贈所後本生始娶于莊
生一子試可年十七卒君哀之以其長兄宸之孫麟嗣
聘袁氏繼娶徐生三子獻可諸生娶周都運保女行可
太學生娶楊少叅言孫女無可聘屠太守本駿女殤女
二長嫁即舒貢生泰初次嫁張尚書時徹孫子明孫男
三鉉娶朱太守泰曾孫女鉞聘屠太傅瀟玄孫女鏗聘
朱侍郎燾孫女孫女三一適李主事生嗣孫振瓊一適

王方伯佐子道京一許吳侍御禮嘉孫道隆墓在遠湖
橋之原與莊合君志也

銘曰當世之人可以權未可與立君獨否介于石也猶
推舟于山轉車于澤也師天而不師人毋自咋也吾徵
諸巫咸為我懌也僧耶果耶甚善易也葆貞萬年與天
極也

羅陽劉先生墓表

陳仁錫

天啟辛酉羅陽劉翁塋武邱鄉之先塋余固宗壻一侍

翁于問涯敢辭夫翁僅文人也哉就論文翁之文固難
言翁曰六代之麗巧其志溺故其筆卑其精荒故其聲
散大都強力之謂才古今文總患弱耳唐昌黎一強之
翁再強之滋芳芟穢時化變易將何所不至是謂強而
陳言去今夫天好作好奇好新唯其能之人不能強其
文而奮挈與蛟龍攫攀雲霞共笑語雷風噪而助之勢
然一落造物之宮再織天孫之軸雖縞素不若而況山
龍華岳九文之盛是以翁文皆自造不極奇不止極其

奇亦不止痺經單契誹諧索氣則惡之累百篇一機構
則薄之將為龍其化不化則掉之與古人同美好因其
雕幾而必與闢精色讀書破萬卷履行天下必以牒隨
而軌轍不出周秦思白李王歆季子左倚五車削方其
書安在西京以下訾詬弗道最恨才情恣法律衰流為
謔浪是以方開新體應機螽涌精味高邈二三名家直
發齒吻形容不知誰元美誰北地然猶遜數于魏李朗
質疑義于都人文誦于鱗曰襲至一論再論而晚年著

述又恨不死見坐白眉于吟樓呼小友于門弟從孫叅
憲達生甫髫刻苦讀書性至孝翁白眼視當世為之一
青噫翁幼好弄師輒謝去而四齡成誦十歲能闡顯其
文汀州公固非常之公亦自非常將塾師知公不若父
父知公不若公自知余君房曰古人得全于不好兼今
人失全于好兼公實兼之不獨賦也公不奇于藏書之
富而奇于擇言之精不奇于茹物之弘而奇于練格之
質不奇于骨外之嚴而奇于神理之靜其人不奇于曠

而奇于莊不奇于無所不工而奇于多所不可諧以笑
世矜以律已公自稱獨不好色色不好誰堪好者其所
好特寄焉以簡寂為交譜非元美于鱗子約子循淳父
思靜李朗紹卿人文如自傳中所載者不交悅禪社闕
白鳳集于房先徵也夫楊儀部金綏寧翁垂老不忘追
琢事汀州耄而孺敬共老姊手整其先神明譜牒傳篤
行者舍諸借謂一行作吏六徙官未滿考仕不十載翁
棄之不得如涓隨諧隱調笑人主前而宣其質哉當其

臨風島嶼何暇問升沉于海若瞻濟源濯足淇上陟武
當禮泰岳以詩句賞江山即官橐已滿且天遇事輒發
英挺不需忍坦罔設備不蹟何為剛者欲相凌不能柔
者復不敢狎仕宦最得意之境何嘗一日磊砢哉余獨
惜公能于其官而徒潔之以一邱一壑耀之以千箱萬
帙壽之以四十年高文典冊國家曾不得材臣之用大
可念惜耳金馬碧雞遽貶驄馬之駕入閩茗雪復返慈
烏之廬大梁平藩河北縛寇擲官謝謗以罪為功然則

諫院必無逆鱗冠至必無纓冠藩黨必無計禽姑默默
焉患奸滋蔓而後可幸無過乎翁實政事才奈何空令
文章顯公言宋之仇金雖百敗百死而不可已者張浚
終始主戰守主恢復奈端珪不協驟戰以敗浚愾而猜
以專禍不切中邊籌哉讀崇政論古之治如春日非不
生枳棘蕭艾也芷杜蘅蕙皆得其養今炎炎夏日矣禹
別九州之土未嘗謂江以南上上也三代國于三川之
間雍冀之郊土人掌土化以物地相宜矣必東南乎雜

之吳賢讀中沒可祭于鄉矣嗟乎一日之政事即千秋之文章公能于官則惟能于文其言政也竊比善御者不詭輪不佚轡不終日馳逐行三十五里而止矣非馬不可千里也恐疾而失其節度也謂即公之文可具言文也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畜手能為之辭乎謂即公之政可政而不知者說馬譽也文而不知者譽馬說也原本經術俟之子雲故曰翁之文難言余竊怪知公文不知公政知公博洽著書不知公精辨詮理特表而

出之昌黎之文無不驚誦破除強寇胡不聞焉必練于
事辨于官師之材則學可以致用不為無益于時公自
狀也哉起公于閭涯相視莫逆矣

誥授中大夫太僕寺少卿米友石先生墓誌銘

倪

元珩

吾于十年以來之事有二慨焉遠六七年權閹用事忤
者必死然非曰媚之而後生也而人不能不媚曰不媚
即死文具求富貴之謀為救死此童子之智而惜之所

稱持局之傑則皆為之此一慨也近一二平邊驍大啟
誤者必死固非曰我不肯死即得不死也而不能死者
曰不死將有為文其畏死之情為異功名此不可以欺
童子而今之所稱救亂之才則皆為之此又一慨也嗟
乎富貴如此其可欲而死如此其難是故吾于米友石
先生夫婦之節樂得而稱之矣米氏在宋以南宮顯入
明曰虎者由晉陽徙關中累功官金吾尉數傳為贈公
文學文學生贈公玉即公父也並以公貴累贈至中大

夫自公父始由關中徙京師生三子公居仲名萬鍾字仲詔以好奇石故號友石云公生有異徵及長孝友備至于書無所不讀自少時文章翰墨之譽早已流天下然益務精苦夜讀必達曙以為常贈公戒之休不休也遂以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筮令永寧永寧民悍喜爭多嗟此殺人者公以仁義化導之其俗遂變時贈公就養于官未幾病卒公當奉喪歸永寧之人如失其父奔哭執紼者千餘人重繡相隨至都門升其堂哭踊乃

去服闋補蜀之銅梁時播苜既殲遺種猶多盤踞為患
公設法盡擒獲之根株于是蕩然矣久之調六合值稅
瑞孝掠江南北橫甚公縛其黨數人立榜殺之瑞甚憾
恨顧無如之何凡公三仕為令並以卓異旌乃當衡以
公崛強無意大用之量移公廷評公安之無愠色其在
廷尉多平反者旋遷計部奉命分權河西務大疏梗塗
行人呼便所節省金錢如千又以其美築河堤為畿輔
永利尋改繕郎視陶清源爬梳積弊殆盡天子才之擢

參浙藩分守金衙道多異政嚴溪有八政幻形為祟公
移之禁之遂絕擢江西觀察分守江饒於是逆璫魏忠
賢矯竊擅政黨禍大興而江西為甚先是奉常黃中介
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為此熊江夏說客也忌
欲殺之至是褫冠即訊當公司獄公曰今欲不死黃公
無直黃公直黃公則黃公死乃故曲列其辜纒下死一
等黃公卒以是不死久之以資遷山東右布政當是時
璫熾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隣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

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少却曲
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即要富貴少年時稍垂
項沒肩上卿開府遂已數十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
姜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未有以中也會
公從江右歸道經金陵時中貴人守備金陵者方為璫
構祠祝尸聞公至大喜使使奉金帛求公數言彪炳上
公公怒罵其人去中貴人恚甚以聞璫璫怒益甚乃族
其黨御史倪文煥疏叅公黨人羣也削籍為庶人公遂

不敢居京師當此之時璫怒未慄其黨日夕謀殺公更
亟會上登極璫及其黨相繼伏誅于是以廷臣言起公
京卿時卿署充塞而公又淡然恥自陳明年春上朝日
于東郊公將事有時時公望重主爵期大用公而公已
病杜門月餘一日早起呼水盥漱索所蓄奇石兩枚怡
弄許時忽起端坐遂卒公先配淑人李氏早卒今封淑
人陸氏其繼室也陸有士行當公以避璫禍變服浪游
留淑人清源公長子壽都以應科試抵都奸黨為取室

毀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得免潛歸清源泣告
淑人懼一旦禍不測淑人夷猶曰若能為卞壺子吾為
范滂母夫何慮哉聞者異之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
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既甦諸子及親族泣共
慰之淑人瞑目不聽曰吾何能獨生再慟遂絕嗟乎人
亦有言天作之合豈不然與倪子曰畢萬死于牖下公
履尾亦不啗而有千年之譽美新祝釐之徒安在哉若
淑人之殉烈吾以其為命婦故難耳今或以其為命婦

故易之世無通論如此已婦享其千圉不能死猶以清
旌况淑人乎

銘曰其時閹濁道在鬚眉彼一君子其生有為其時儒
懦道在閨幃此一君子視死如歸於都瑋哉

劉長公墓表何喬遠

孔子教於洙泗之濱斷斷如也其沒不久而四方之士
乃有墨翟田駢慎到莊周施惠之徒家自為論人自為
學當時匹夫之言未遽信于人心而先王之教未大明

也然其析亂鉤鉅雖說正義亦能剖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以成一家言若莊周者明知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鄒魯縉紳先生之所明者本德門道謂之聖人直其心欲去此而之芴芒之鄉以為天下沉濁不可莊語自托于瑰瑋叅差以為快而已孔子之學詩書六藝以至百家之論無所不究然後道以會之德以體之故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至于今聖人之道既明士固不敢肆為異說

闡出于其際然所以為學問者大抵文章之技譬如錦
繡雕組雖工而不適于用其有志而講于學者又超悟
簡輕不復廣求故亦德淺而言陋夫老聃衰周一時之
道術也夫子適而問焉當時大賢小賢名字已不著于
春秋其人必無以高于墨翟田駢慎到之徒乃亦無常
師而學之誠欲自多其見聞而求之大道也豈特自究
而已且思以化而易焉至若荀卿申韓諸人則又皆聖
人之徒之所教得其一偏一曲而流委之所極者可見

聖人之道之在當時廣矣大矣滇人貢士劉德徵四歲能讀尚書正蒙太極通書諸書九歲從其尊人宦蜀文藝漫廣二十餘放于滇池之南縱觀其境內之勝而文日奇學日益一夕夢帝遣巫賢招之大道德徵詣前長跪請巫賢鑒其迷心復厥恒性巫賢語之曰太乙無形陰陽始分感生有欲太乙乃鑒榮祿孰與清淨機巧孰與素樸稽載于上天孰與浮生于下土德徵曰高下相傾美惡相形彼此相參吉凶相尋天人神化願究其源

巫賢曰我知子趣矣乃指授六籍道德之奧德微恍如有悟于是夙夜沉思廣置筆墨凡著諸二十餘種在昔宣父統一道真聖神祖處經教遂他探索以復帝衷作經籍窮道德微辰日音聲六書蔚發篆籀既絕蒼雅不振欲會意以同文作古文韵測擅左絕音文章支蔓沿及後代聲韵靡然乃勤丹銘載永鑑作文品史上下數千歲尚論其世摘微指瑕君子不廢也作讀史秘譚魂靜心舒夢安神定日之所記夜所得也意者神鬼將通

之作北憲寤言生斯世也無神仙絕粒之術而食農夫
衣紅女憫其勞述其事作農魂篇易演蒼筤貢稱篠蕩
淇園北學感而述焉又性所好作此君名類娶妻生子
而出家臣周友孔而適世玄言寂寂見性養生乃辨非
取是作二教法經大塊高灵不可窮紀凌虛歷覽真人
法之碧落壤泉攷其劫運作補天地終始論第一古之
大聖躬無為之教行不言之化民無得稱焉久則忘忘
則罔考古之志不可昧也作補遼初大聖論第二五行

之在天下也其用大且多聖人立極法德相生相剋之
論予欲窮之作補五德紀運論第三陰陽不測變怪百
出九鼎有記耳目所不及者衆也天堂地獄仙境佛界
余不敢置不論作補迂怪之變第四總曰補衍論又其
昔年作小史續編庸史法書詮芙蓉譜加考訂以為一
書復著測海一篇省心錄秋興篇附以家藏虞紀庸史
備遺道載極清錄終焉一夕夢神告之曰予之著書富
矣非世所明也天之所秘也發其書留其三編餘悉攜

以行乃更輯而得之為人間書凡五編以備一家之言
嗚呼德徵生中原萬里中不友不師年三十六以貢士
沒于京邸而制作之盛如此可謂奇矣君讀書無定處
臥聞之內卷帙四週杜門默注家人不知其出入或側
身冗案或貼臂屋柱尺楮寸管意之所至頃刻千言故
久而充牣盈溢于篋笥之間惜乎其言不永其所廣收
而大蓄者未及折以聖人之道然勇于學而辨于筆博
于作而誇于見墨翟田駢慎到之徒其聰明智故當無

以尚之也君生西海喬遠生南海豈徒不及牛馬之風
而已惟是君弟今蒼梧守文徵以文章行誼相砥遂為
金石之交余與君弟方與聖人而師之又安可使辨博
之士泯沒昭朗之代耶故予見命也遺之以文使刻石
而表于其阡以見當世之有人云爾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九

庶常天如張公行狀

張采

公諱溥初字乾度改字天如號西銘遠近學者稱天如先生最顯蘇之太倉州人曾祖鯨祖仲以長子官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仲娶于方生三子長輔之官工部尚書次天又次翼之號虛宇是為公父娶陸繼潘後得副室金寶生公虛宇公行善多陰德凡十子公次居八門房俱稱公十子以連尚書二子云公六七歲竒慧不逐童戲兄弟中間童戲獨正目視亡預晨佩管籥從師受讀日可受數

千言暮反揖虛宇公所或呼問今日何書朗朗
誦不休虛宇公絕憐愛數歲見凡行習舉子業即
私習舉子業甚欲通古今文苦不得買書錢蓋虛宇公
雖素封子多弗及周則金孺入緋麻績紵佐公日夜取
成書斷章手錄其後同采讀書時將所錄本篇篇投火
復日夜手錄及十日或半月同采高吟一遍又復投火
采問曷存斯曰聊用強記奈何留滯心路余笑謂世間
節錄本遺行公如存者充棟矣用是右手握管處大指

及掌心成成滿五六年須割去冬月且較日數沃盥其
勤學殆天性方私習舉子業且一年已成章當年師猶
未知用廢讀授夏楚長而語采我自遇露生張師始獲
黃童譽師弟亦佩知己哉十五歲喪父同金母出居西
郭顏一陋室曰七錄齋蓋讀經史諸書亡厭十九補博
士弟子聲聞籍甚交一時名賢志為大儒戊辰以覃恩
選貢入太學是年適予先成進士公策款段之京師托
余邸會所貢天下士暨公卿雅流咸顧蒞交公幸一望

見公則倚牆謝不敏而乃拜瞻宮殿訪南北邛制問辟
雍石鼓文上下齊魯伏謁闕里氣益優裕兩人先後歸
冬季采令臨川公送抵錢塘江執手敬獻曰出處庸有
時第舍我踽踽獨學行奈何泣數行別去先是六年前
公延予讀書七錄齋公晨出夜分入兩人扃戶下帷公
上自皇古下迄今茲凡治亂興廢賢愚是否亡不殫厥
理要此如行舟公自挈帆置余作相風舟行不于相風
輒時占顧以故兩人深相得不能頃步離隔三日即信

使相望公既別錢塘歸果踴踴顧不聊又念友生若參
昂古樂因攸明因集吳越間俊造凡經明行修一輩定
規模要計程課既集公賜言于衆曰不殖將落毋陷匪
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辭政
毋干進喪乃身嗣今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勿與世教
衰茲其復起名社曰復共勗諸衆咸曰諾于是復社之
名振天下由吳越以及四方凡其地俊造經明行修者
以不得與為恥采在臨川聞之曰善哉張子志則廣矣

難乎其後也。屆庚午辛未，連舉成進士，廷推善文章，任翰林選者，無出公右。選翰林院庶吉士，生平謂人丈夫貴有志，昔人稱三不朽，要各有類。如德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否者脩顧問，奏對三雍，為國家作述，禮樂昭宣，教化功則為社稷；臣勅名旂，常否者表章六經，裁量于史，俾後學有所依倣；稽勲亦不在捷伐，下言則冠豸，螭陛屈軼，指佞言行，道亦行否者著成一家藏諸名山，使千萬世知有其人，比于龍門扶風，又每恨無執掌才不

任奔走以此讓人同志知其托寄有在及官翰林思一有所表見即口語不能無予奪又性淳古有所不可輒面斥不應諛言遂孔張執政要人耽耽視公賦青蠅曰先人在淺土苟不獲歸襄厥事則願以身祭百蟲壬申請假歸營卜宅兆塋其父虛字公手自卒瘞未嘗屑屑問諸兄弟發所度書不下數萬卷丹黃紬繹無寒暑間海內學者爭及門屢滿戶當是時要人方伺間不得與其黨謀曰若聚徒何為是可指而藥也欲發猶未有名

而往之恥不與復社者心卽其事獻謀曰故時若立復社名甚著今加婁東指為黨人曰婁東復社即可不必有踪跡將一網盡丙子招里中猾條事及之下提學御史望風者謂公固時所忌許公可進身遂縲服伏闕云已去宮由婁東連疏詆復社下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倪公元珙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徒旅誦習實非黨人可罪者且文章為士精心即國元氣厲治士不便執政恨御史庠士鶴二級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言疏詆者去

官自有本末與妻東絕不屬年月可覆難誣證有旨切責必批根乃已牽連六七年而公怫怫不已公死後復有攻公希跳獄者再得嚴旨責公及采各自陳采謹齋沐具疏備述復社端倪中云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則生固砥礪死避羅戈負義以圖倖全臣不出此末且云念溥日夜解經論死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既草疏焚一爐香向公木主呼曰天乎公

固亡罪我杜門惜不與社事痛公一生汲引乃加罪我
不敢逃死已任天子聖明可無他者赫然怒相見黃泉
矣疏上上亦鑒書生文社無足寃旋得公素行心憐之
有旨其勿問以後文社課業首要端飭身心講求忠義
不得徒尚浮華標榜延譽提學臣嚴誠毋忽事白于是
御史劉公熙祚給事中姜公採交章薦公砥行方聞所
纂修經史有功於學宜詔搜遺籍備覽奉旨如御史
給事言書屬提學御史呈進天下傳而誦之倪公賢者

張公一代名卿劉公按楚死國難姜公直言受廷杖四
人不輕許人即公事狀無待辦公事親孝既長依母側
如孺子待兄弟友兄弟十人不一母又情性差別公未
出西郊顏所居曰萼樓既通籍凡諸兄弟嫁女娶婦不
辭頻復交朋友有信州諸生沈承字君烈負才而夫妻
薄少君相繼遺孤僅生五月斷乳且棄公抱歸撫為子
名張忱余字以第三女後余女死臨上忱隨公死京師
公與君烈交不厚第憐才自急義耳蒙師劉振溪死公

操文哭祭約管子士琬卜地成塋歲恤其妻若子友人
何孝廉南春杜秋曹麟徵曹憲副三用許黃門國榮皆
先公死以孤托公咸孜孜不遺力所為文初似唐孫樵
樊宗師中近于醇做韓歐大家既融洽經史遂出西漢
詩率筆題咏皆三唐風格讀書日高起漏下四鼓息起
坐書舍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火六七輩不給固
切友聲書生故人子扶冊問無用剝啄輒通坐坐恒滿
四方尺牘人咄咄應而公俯仰浩浩所著述可一間屋

豈中材之子能萬一幾及乎然余同公讀時見公解粽
設餽誤漬墨口輔盡黑余笑公終不覺夜深燈盡窻炤
如白日疑天逆明視庭中則雪深一尺呼童子舁睡公
恨不得一杯酒余謂無恨他時定念此寂寂及余在臨
川雪夜思公遂覆杯公亦雪夜念余把酒不適則公專
篤又如此誰謂對客揮毫末往然也公切切辨邪正論
朝廷事銳欲澄清冀奮庸聞善人難如身及不暇卒食
居鄉求民瘼汲汲布惠吳水國舟子多榜官閤予雄公

禁不許出入買他家舟辭氣溫雅從無貴人色卒之日
遠近赴弔哭多失聲嗟夫公以名高招忌忌者百方中
公卒不得他過惡窮年搜索不過曰復社即問忌者復
社過惡是何等天下萬世可以知公矣所著有七錄齋
集七錄齋近集史論一編三編及論略春秋三書若干
卷所輯原分部立例經則十三經各有詁釋合註疏大
全刑定者曰合纂其四書易經尚書毛詩先已行世史
則有歷代文典文乘及崇禎文典尚未成集其行世者

為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隨事屬論聚成大觀
又取南北史用魏齊周書較量同異他如列女傳讀史
管見皆評究標目者子集則有莊子乃彙文選廣文選
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芟複去雜曰五刑又念漢魏六
朝諸文人篇章散逸有集則加訂正亡集則遍蒐羅人
自成編題嗣弁首共一百三人名曰百三名家又謂無
益之辭雖多莫用惟歷代名臣奏議足可經世嚴加存
置自宋以下即文辭併授裁削尚有綜輯類書不下數

麓今所奏御十不及三即有當理心恐以文人宣亦嗟
夫既已無年夫復何言公一子總二歲先公一年殤死
之日僅一女又撫外家女一時妾有三月遺腹者因不
敢立嗣越七月遺腹舉女隨殤于是按宗法長兄一子
不得立立次兄幼子錢宮詹牧齋命名曰永錫字之曰
式似追次年五月一週常禮稱期而小祥公始柩前立
嗣服服則公不記者凡一年遺腹舉女以後乘不能辭
貴矣公生時與承雖不同宗譜家人第呼南門西門以

所居稱謂沒不分兩家沒後處分采固不避劇易嗣定
即卜地西門外委江西館南岸崑山之三十保以崇禎
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成葬按公生萬曆壬寅三月廿
三日丑時以崇禎辛巳五月初八日丑時卒享年四十
娶王氏嗣子永錫聘孝廉華公乾龍女女一公歿後采
許字家定太學侯公岐曾孫繁所撫外家女公許字長
男于臨茲墓前石托明公信史傳後嗣子藐孤不勝文
采辱後死敢次厯履嗟夫毀譽遇也窮通時也生死命

也蓋棺定論恃此心爾惟明公知亡友稔請垂編錄謹
狀

故禮部員外張先生行狀 葛芝

先生諱采字受先晚號南郭世為太倉州人始祖拱生
文泰文泰生卿卿生用賓號海山用賓生鳳興號觀海
州庠生則先生父也先生少通慧觀海公奇愛之有拂
意輒抱先生摩其頂曰有兒在何憂聘于秦秦素豐無
子止一女將死欲以產歸之觀海公弗欲曰兒固遠大

吾聞受絕產者不祥豈湏此耶十七補弟子員為文驚其長老然性俊邁不專習舉子業弱冠後始折節讀書時西銘張先生溥起里中好學治古文辭聞先生名延之家世所傳七錄齋是也熹宗時文運中衰人襲子學語說怪弗醇識者謂文章之禍中于人心兩先生憂之慨然曰吾當一反于經術吾以是起家即以是變天下卒之兩人先後成進士天下讀其文咸俎豆之至今稱兩張先生不衰天啟丁卯舉于鄉明年戊辰崇禎改元

禮部中式第三名名動京師政府欲引入翰林辭之謁
選得江西臨川令歸婁婁士一進身即高大門閭蒼頭
數十百人被綺紈為害里中黠者竄籍胥史益跳蕩而
宗黨子弟橫尤甚故一進士出民感額曰吾無寧字矣
先生諸生時即痛憤常曰使吾得志不更其俗者願以
身祭百虫至是歸喜曰吾適行矣遂集鄉老于州神之
庭奉盤匱進曰自今往幸迫籍母以勢凌人母縱僕夫
橫母使宗黨子弟肆里門母使私家屬隸籍官府傳虎

翼有失約者衆斥之鄉老曰諾于是俗大受先生之任
臨川也妻中父老數百人走河干戴香于頂呼曰非公
莫活我然豪猾自此側目矣先生令臨川自奉廉官署
蕭然如山齋太夫人在堂恒進二卵雞豚不時得先生
率妻子以下拔園葵烹之泊如也弗畏強禦小大惴惴
終其治有貴人妻黨縱邑中豪甚先生知之擒以來笞
之百貴人之公子徒跣呼門外弗顧卒斃之後貴人按
吳中先生已歸相見驩然道故無少憾非至誠服人能

然乎其他利民事非一端臨川文風素著先生至益鼓
勵旁及隣邑士士依以成名者數十人先生既刻苦又
巖邑事煩遂病病良久歎曰吾思吳中葦鱸耳因告歸
歸而父老走河干涕泣送者如妻中顧倍馬是時西銘
先生成進士官翰林亦假歸四方賓客走妻中日數十
人前後稱弟子者各數千人以文會友名曰復社一時
號為西龍門然先生好恤民隱雖甚病藥囊不去手里
中不平事輒建白時州守劉公士斗賢者重先生先生

所言無弗行里中猶因之說相倚私受富人金先生庶
得之怒縛而笞其背遂大恨間行入都期必報會閩人
吏吳者以爭分閨事與州守劉公卻疑兩張先生右劉
復大恨袁經至京師坐政府思中傷之弗得有獻策者
曰若故人子弟結復社此黨人漸可指而藥也遂大喜
相次列疏于朝皇帝下其事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巡
撫都御史提學御史抗疏言無罪下詔切責提學御史
倪公元珙至鐫秩去蓋牽連五六年西銘先生死先生

獨具疏上始得白則前此日蹈春冰也然先生恒靜鎮
方息時里中籍籍言緹騎且至家人泣親戚環室走先
生讀書浩浩若弗知者時芝在側呼而前曰緹騎旦至
夕行矣誰索餽者以煩吾子芝泣下先生淡如也歲辛
巳吳中旱蝗太倉尤甚饑疫死日數百人先生歎曰吾
即病其辭勞乎時州守錢公肅樂雅敬先生先生因白
錢公設殿四門請于巨室出餘粟作粥食饑民出入聚
散有時下至碗碟蔬菜出先生經畫皆精當是役也活

萬餘人先一歲先生白錢公作常平倉講鄉約演六諭
立保甲諸法凡有利于民無弗為錢公既雅敬先生觀
先生條記益數服凡邑中有疑事輒問先生或大獄不
決輒問先生先生知無弗言斷斷別白無少借顧性坦
直不疑人故人子弟至或漏言時作片紙報錢公家人
睥睨立弗却家人出復漏言蓋德先生者皆愚弱無知
怨者悉豪猾自此側目愈衆矣甲申三月先帝崩問至
先生慟哭謀于當事欲糾一旅衛江南會留都再造弘

光改元不果廷論起先生禮部主事疏辭弗允入京首
請恤諸生許琰琰吳人以哭先帝自沉胥水死者也既
以在禮言禮引四事入告一曰清制舉二曰嚴學校三
曰正人心四曰昭聖德皆鑿鑿國謨疏入得俞旨旋進
秩員外郎然先生知事弗可為以奉使乞歸既而留都
弗守江以南咸沸然不獲安新舊吏不按里中豪猾攫
金者報宿怨者皆蜂起而向之側目先生者謂可取而
甘心也往來蕭聚得數十人皆桀惡相向謀曰若固欲

城守吾以城守給之應出出而段之死便則踵門告曰
吾屬義欲為國死難知公忠義能念吾吾屬得公為主
死不恨先生因曳屣出不交一語即擁去操巨錘奮擊
中要害先生瞑目不言委順而已適闕王廟僧某有勇
力見之歎曰若固張大人耶非素鋤強暴急民困者耶
曷至此俟其間突出抱先生走而諸德先生者亦往往
操兵刃來奪遂得脫擁歸廬舍然先生已絕者數矣幸
而生方先生被擊時過州神廟里中有小兒見州神趨

而出以身覆先生兒驚歸遂病告其父他日其父操豚蹄祀神向巫述如此嗟乎先生誠動鬼神而不格于凶頑何哉自是之後東西竄伏不常始避地嘉定之鄉既寄居崑山湖濱又過常熟依其女後又寓崑之范氏莊居常鬱鬱不樂寡言笑少飲食時南望痛哭而已如是者三年遂卒卒之日神明湛然呼芝坐牀上語以事事不及私嗚呼痛哉先生性至孝觀海公早棄世弗獲事事蘇太夫人成婚後每冬月必擁太夫人臥服官在臨

凡出入冠帶毅然猶作童子戲引太夫人笑乃已其從
臨上歸也太夫人已病先生不解帶數月箕箒之事必
親太夫人死遠近奔賻者數千人婁中至今指為盛事
芝親見先生歲時祭享必呼父母聲宛轉淚漣漣承曉
以視他家無此禮矣先生性剛直有所不可如茹物必
吐出乃已故面責人時不敢仰視而西銘先生性和易
客無賢愚槩接之遠近或樂西銘先生和易而畏先生
剛直然先生實淳質不為崖異遇一善必咨嗟歎息成

就之所指斥欲人亟改納于正也晚事理學以程朱為
宗口誦心維不少置嘗操小舟逆紹興訪念臺劉先生
宗周劉先生理學重望聞先生至大喜率弟子百人請
教先生開陳大義亟推服別後劉先生手封黃柑四枚
馳數十里贈行先生歸益充然自信矣留心經濟丙子
備兵使者馮公元賜入衛京師壬午程公岫定海亂人
材謀畫出先生居多所著有知畏堂稿若干卷詩若干
卷太倉州志若干卷評閱則名臣言行錄編輯則自兩

漢文至南齊文皆行世自梁至隋有成書未行先生之
配秦宜人當先生責疏布操作無倦色今祚中落無幾
微怨恨蓋先生雖貴家貧產不及中人宜人既錫冠帔
常如貧家婦故不以盛衰興感子二長于臨次于妻于
臨娶西銘先生繼女主氏于妻娶孝廉王公志慶孫女
各生一子幼未名二長適芝次通常熟諸生楊靜靜有
文名早死適楊氏女先先生三月死先生有兄士魯州
庠生先觀海公棄世生三子先生撫之長于積次于基

次于充于允州庠生為人朴直好義乙酉後隨先生遷徙丙戌先生在常熟亦留常熟六月失水死按先生生于丙申十月十九日歿于戊子七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三其年十月卜塋先生于東鄉祔觀海公墓側今先生死四年矣惟墓前石之文無以屬先生之友都昌令楊公異書來曰是宜有狀以乞言于四方大人先生狀莫如子宜蓋公之舉二子也晚于公事弗詳子為館甥久獨詳狀莫如子宜芝辭不獲命乃次序其大略如此

惟四方大人君子知先生稔倘參以鄙辭而錫之一言
則芝與兩孤感以沒齒謹狀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三

朱圖泉墓銘 焦竑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圖山
學者稱圖泉先生考富妣王氏公年十八為郡諸生嘉
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湖州府訓導

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
府紀善以歸二十八年為萬厯庚辰八月三十日而歿
距生正德戊辰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
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為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墓某
山之原公為人慷慨有大志師友間恩義尤篤唐比部
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
京師也遇徐伯方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
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子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歿為

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闕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
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為怪也見人
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可一引而盡有所顧瞻回互不
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
之一決而已居闕數年節縮裘飣計積俸若干友人顏
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為買山計也公叱曰若
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所
在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唐應德稱學如

嚮方者以公為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之有亡繫
公去就今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既篤信心齋之學
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傍有名其說者即詐公公
不為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
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陽明兩公至心齋則
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為浮游誕妄者之所
托何教之難歟豈子貢之後為荀卿子夏之後為莊休
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

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
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為淵也悔為岸也公雖觀心齋
於九京可乎

銘曰昔有饒女者曰慎毋為善女曰然則為惡邪毋曰
善尚不可為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衰下而
士也之智與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閔學者
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
逐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

之悔心始矣

王東崖先生墓誌銘 焦竑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
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崖先
生推行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
有以開天下而風異世可謂盛已先生卒于萬曆丁亥
十月十有一日迄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兩子以屬
余則曷敢辭先生諱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

家姑蘓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良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為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竒而授之學是時龍溪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畱者八年師友相陶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

越軼風霆之外由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
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
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先生望日隆
四方聘以主教者皆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
蕪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
迎之真州董郡城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
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
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師嘗晤

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
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
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賞其言定為石交云至
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所欲
以去余友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
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
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
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

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
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
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
瘁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
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
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
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
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子言未嘗一日去

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于心而其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之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制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身格物為鹄先生嚴取于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

十有七墓塲東親塋配吳氏繼方氏倪氏子之漸之遇
之麒之麟之美之丈夫先生之材藉有所會度其功業
豈有既哉乃終日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壹
以明道覺人為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
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此豈可與
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游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
似顧受益為深輒不揆而為銘

銘曰其密也蛟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潛其用則

見如川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
厥後人

張甌山先生墓誌銘

焦竑

先生張姓諱緒字無意楚之漢陽人嘉靖庚子省試以
易冠其曹歷仕桐城教諭南國子學正吏部員外郎中
忌者鐫五階復諭繁昌晉德陽令以歸先生仕雖不甚
顯而常有官位于朝然學者不以稱而皆曰甌山先生
其先蜀人國初遷縣中之周陂鄉始舉時弱冠耳入南

雍師鄒文莊公因以聞東越之學知聖賢必可為讀其遺書嚴奉若祕文焉志意高邁鄙遠聲利挺然以學術廉恥自立士之求官達問生產者見先生皆口噤不敢出聲氣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而動異世微獨一鄉而已甫九齡業嶄嶄見頭角姻黨劉見而奇之請於贈君育為已子故楚庾子賢書稱劉燧者先生也劉雖別生子盡以貲畀先生而劉卒先生服三年喪畢則委貲於其孤而身調護之讒搆四起屹不為動迨其孤稍長

矣乃還故姓名奉贈君以養而喜可知也比仕宦四徙
皆在留都昕夕與同志相切劘資可與學力為推挽至
痛哭流涕以導之聽然後止家赤貧坐客滿堂督內人
治鮭菜供飯羹或傾俸錢為行者費不少顧慮江陵相
方貴倨甚獨念先生同舉傾意待之先生陳義激切略
不遜避而於齊民名一能守一善者與講均敬禮其攝
繁昌與令德陽也拊循賑卹恩紀勤備至姦豪則誅鋤
恐後要津貴門不一置足而許與氣類或千里招尋不

憚險遠當是時流俗多以矯名先生善乎夏君廷美之言世所貪着者官位貨財生死耳先生於蟬蛻緇磷之中與古三不惑者奚異世以矯目之必盡如流俗者而乃可為邪廷美繁昌布衣先生拔識於儔伍間卒以有立故能知先生如此平居以道之廢興為己重負憂人忘身憂時忘家焦心怛慮若不能瞬息安者先哲遺言皆欲考定後生才俊皆欲引掖幽芳潛嫩皆欲表章曰此皆所逸吾老俟吾死也嗟乎自學失所統壹而回變

于俗故成之難成而不用樂而不悶尤難也藉令佚其
垂老之年竟其無用之用亦足慰先生矣而猶不然惜
哉考諱元方贈登仕佐郎母方氏生母曾氏配某氏子
童娶李次漳弟練子而先生子之娶陳繼易兩人皆郡
諸生孫二曰竹曰介女四王維機戴國恩方應徵耿汝
慤其婿也生正德庚戌三月十有四日卒萬曆癸巳八
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四葬城南鳳鳴岡之原沈郡伯鐵
實經紀其喪而余師耿先生誄之矣余不揆叙而銘之

銘曰既超既騰匪競匪營悠悠江漢千載同清於古為
徒世則不耦母以所無廢其所有

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惺堂史先生

暨配安人沈氏合墓墓誌銘

焦竑

聖人顯道而不墮於無神德行而不涉於有非可道器
分也但一寓於器則階循等歷必有據而可守見於魯
論者班班可覩已學者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
跡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反為浮誕情縱者之所

托非先生以身維之寧知其敝之所底哉先生得年八十有一以萬曆戊戌五月二十有四日終于正寢明年十月七日子書言等將葬於利陽鎮之白石塢以元配沈安人祔焉於是持諸門人所排續事行屬余為志銘余不敢忘先生又曷敢辭先生諱桂芳字景實學者稱惺堂先生為人風骨嶢巖鬚髯如戟望之凜凜不可犯先是嶺表鄧公德昌陳白沙公弟子也以其學授傅公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竒之曰子無第豪舉為聖

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懔然異其言
蓋向學之意自此始嘉靖癸丑舉進士交於羅維德耿
在倫兩先生而於欽又與錢公同文為寮講於學者日
力在畱都六載時談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
而止不輕信也性嚴重堅確壹意內修而於成就人材
則亶亶無少勸久之為守郡郡士民而造之旌別淑慝
具有法程盜魁四十有八人咸自歸為善士晚罷官巖
監師二千石延為闔郡師多士聞風響臻一時為盛余

所知如李君曉夏君子羽廉君靖潘君士藻祝君世祿
陳君之可嚴君而恭陳君嘉訓其最著者也當是時懦
者立貪者廉頡蒙者達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鳴
呼盛矣先生學知恥為端以改過遷善為實以親師取
友為欣助若夫挾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
卒能抗橫流衛正學令人不蹈于空虛而卓然知行誼
之可貴其功詎不大哉先生起家歙縣令徵為南京刑
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

鹽運司運使以歸所至省征徭崇孝義正風俗鋤姦貪
權貴者謂其矯激而士庶悅其真恣橫者憚其檢束而
善良家其惠因循者難其刻苦而賢豪嘉其志先後兩
見論斥皆要人所嫉方其氣勢赫赫先生視之若無覩
守已捍民峻拒其求旁側為股栗先生自如也語載譜
狀表傳中不具論先世系出溧陽侯宗徙餘干再徙鄱
陽考諱某邑諸生以先生貴贈某官妣章氏贈安人配
安人沈氏繼鄭氏皆有賢行以助成先生之學為多子

書言娶劉氏書褒娶羅氏孫稽古貢士華亭縣丞采古
和古秩古稼古秉古孫女四曾孫祝男祝壽祝富祝冊
祝祚祝萬祝永祝祉祝華婚娶皆士族憶余弱冠未知
所向往先生不難折節下士始以程執相梯接耳已而
意其無迂也乃徐引之學即今稍知自主非先生其疇
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于門下士以此

銘曰允矣先生文儒申申孰知其勇超育邁賁人以勢
怵我操彌篤人以利回我白不辱權姦剥下虓虎不如

守道捍民莫惜其軀狷狷宵人好奸醜正出力以擠大
用弗竟位則有制道不可窮投老於家四方向風匪直
也士上下是咨有直有曲繩之墨之華繁實寡由聖不
作一奮自躬示以矩矱事功之盛眠世行藏學由乎已
允及益光石塢長歸有嘉者偶銘以昭之千載不朽

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

誌銘

焦竑

公諱良幹字以寧拙齋其別號也先世歙人徙涇之渣

湖八傳至世貞公生五男子二十五孫而諱瑞者以正
德戊辰進士起家御史蕭由以是族望于涇世貞公第
四子容公高祖也容生臻臻生鵠鵠生汝金鵠汝金以
公貴贈河南左叅政而金尤有隱德見許文穆公所為
誌中配畢淑人生公公生軒偉有奇氣兒時甫就塾讀
范文正公義田記即識而欲放行之已屹然負巨人志
矣少長遊郡校老師宿學輩咸歎以為才嘉靖辛酉舉
鄉試與文穆公同門因訂交焉遭畢淑人喪哀毀踰制

於贈君不釋帶而侍於其間開門授徒為甘毳資授室
兩弟仲蚤世又為婚嫁其子女而淑人朱辟廬助之為
孝廉十年不自有一錢也公既以孝友聞而尤篤信文
成之學緒山龍溪兩先生皆文成高弟狎主道盟公寔
師事之其倡會水西若貢受軒沈古林查毅齋三公唱
于和喁不啻埴篲然公三舉不第陶液于師友間而養
日遽迨辛未始同世父定肅公舉進士時榜首為陽和
張公而南宮舉首則定宇鄧公公因締交互有所開發

初授戶曹權稅崇文門視例簿多不均欲有所更定不便者因以為榜司農王公難之公毅然曰事顧是非何如耳至於利害某願以身當之王公為之改容卒請于上如其議自是曹中議未定者輒就公以決章疏必屬公視草矣退食之暇偕張鄧二公及海內諸同志孳孳討論如在水西時已丑繼母艱起補戶曹旋丁贈公艱已郊免喪復以原官權稅河西商旅爭歸之課及逾額又爭構祠俎豆公公聞急以直易之為齊賢館羨金二

百餘緡儲之筦庫或曰不虞後來者乾沒乎公曰吾求無內媿耳且人欲善誰不如我已晉郎中秩滿出守越越故文成之闕里也公至首復稽山書院建仕學所日羣衿紳講肄其中嘗曰諸君以學仕而我乃以仕學其學一也公業子畜其民所當興除者不難排羣議而肩之於是有三江閘西陵海塘之役三江閘者郡水所由蓄洩也久圯不治公議建之功成而灌輸者萬頃西陵塘啣于水溺民居無算築之潮暴至石不得立公為文

以祭潮不至者三日人謹以為神二事見張太史及溫
中丞記中越自宋迄今垂四百年靡志之者公屬草張
太史及月峰孫公而志成歲當大祲寬賦減徭首捐捧
為郡人倡令富哺其貧而貧為富守為民兩利由是越
中安堵當事者傳為閩省賑法公故殫心於理至是守
越者六載居恒嘆曰守乎守乎守介上下間欲為而上
不與則撓欲為而下不與則壅安所得為令樂乎使為
令而得行其志即終老可也已轉蜀憲副會大計忌者

力排擠之中丞滕公爭之不得調黔中黔故僻陋公治益辦或怪之余曰是吾所欲於蕭公夫近則奮遠則以急非知德者也公以余言為然會當慮囚囚乘間謀越獄憲長稱疾不出公亟往諭之及立定又以黔為文成過化地因憇思於直指使刻文成語錄詔多士而代之叙尋叅政大梁梁苦河決若歲祲上遣光祿公以內帑金賑之飢民羣至疫癘大作公分地以處具饘粥以食所全活視越為多已羸贖鍰三千金言于直指易穀以

備荒歲之賑已東憲晉中肅僚貞度制府王公重之特
薦為滇撫一歲而遷梁右轄三月晉秦左轄秦地邊鹵
芻粟浩穰宗祿及上供袍服往往溢額公爬搔按抑之
而兩璫俱銜中旨至公一切裁之以法會劉有源者怙
璫勢捶士至死公立具狀謀兩臺籍奏之論如法兩璫
狺狺思噬公竟以無所拾短長而止秦人以是欲得公
撫逾甚而公以入計行矣司功方報最或以晉事糾公
主者重違其意再議調公即投牒以歸至則分金贍族

子若姪受田有差仍割腴為義庄如文正公故事竟兒時志也治舟一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遍訪東南同志以所學印證之未果而公卒惟公視身為政大畧可紀者如此可謂賢於人矣查君友知則言公然而人或不然乃謂之賢云爾公未嘗以為逾人也自學失其真往往務撫竒以動俗雖歸之輔教警世而無當於中道公得之龍溪龍溪得之陽明先生斷然不為隱怪與遵道者所眩惑所謂中庸而遜世無悔者公既知之矣

蓋其言曰行不從心為矯言不由衷為詐此自托於人
偽爭湏臾之譽耳非道也又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履
至見信於婦人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
能化噫公之所造此不可窺其崖畧也哉以故生平闇
然自修絕不為卮言瑰行以炫世於義弗安雖在勢處
顯不為屈隨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自古昔
修士才臣未乏人也而篤信好學即聖門以為難如公
雖謂之信道之篤可也所著有四書臆說家乘關志及

詩文雜說藏于家生嘉靖甲午歲十月朔日卒萬曆壬寅四月六月享年六十有九配朱氏封淑人子四長思似舉辛卯順天鄉試娶焦職方女繼娶趙次思修次思倡皆貢士思修娶徐順安女思倡先卒娶鄭恭知女季思作縣學生娶趙中丞女孫七人之龍似出之豸之豹之猊修出之鵬倡出之騏之驎作出思似等以某年某日葬公邑合山之原手述官閤事行及公門人葉侍御之狀徒跣來乞銘余知公審矣不敢辭

銘曰惟性於人惴以幅降而下袞混沌蝕既隱若怪事
魁踞人之君子乃天賊惟公闇然順帝則罔生紛然不
失直神徂聖伏道否塞我為標之示遐躅後有攷者眡
茲刻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誌

銘 焦竑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
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芝城之祝無功與新城之二潘

潘之宇朝言者既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死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為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竝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去華諱士藻學者稱為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家為仕族喜靖中少司馬珍若旦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鑑大司馬潢鼎盛一門即崔氏之重笏累戟不足多也君父湮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胡封太宜人君舉萬曆癸未進士少以孝友顯鄉里已以直諫顯朝廷乃仆而起起

而為符卿官禁近稱顯融矣而卒遭迴不調以歿以彼
其志曾不究百一而又太宜人年餘八十子職未終宜
君之不瞑以死也嗚呼痛哉君為人磊砢有大節與人
言必盡傾望而知其君子也而尤自負人倫之鑒所至
必交其長者每得一人推輓之使盡其用而後已其人
或顛躓瀕於危人皆引避或陰擠之君必反覆疏雪以
身保其無他以故君坐履常滿朝廷之上莫不爭知去
華者憶君始舉進士一日遇余曰余於同籍得二人問之則

遼左蕭君汝芳臨沮魯君點也後二人為郡縣錚錚有聲皆以彊項受奇禍君又以力為牽復今二人皆知名於朝為賢大夫者君力也其司理溫州也衛公承芳為守與他丞倖皆賢士君與之喁于倡和若埴篚然而郡事大治別駕王貧且死君賑其孤又移書學使使祀之鄉賢祠其與交有終始皆此類君以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闌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掇者執之輒羣閹而奪之去君謂若好出對簿行脫汝矣不聽君移

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耶命杖二閣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洵洵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微摘君疏中不可使聞於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賣直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於是得廣東布政使照磨以去初君之被徵也晤余南都余謂君必為諫官為諫官要在培植人才許與氣類無事翹翹一鳴以塞責也君首肯余言既至都授御史君方錯綜時

事冀以次第上時荆君爾瞻里居獨心異其不言既而聞君蒙譴乃嘆曰真吾友也噫余方以輕擲戒君而爾瞻以速去服君何耶雖然當是之時中貴之焰未甚熾也使君說得行內廷累息安得驕揚搏掩以豪奪吾民至此哉乃言之未用而第收其名明乎非君意矣辛卯始改南刑部照磨而爾瞻亦自銓部調至旦夕相與講學問政意甚謹也壬辰晉南吏部主事七月改尚寶丞君既以謫猝起為中朝所屬目又性侃直覩時事輒扼

腕不平權有力者始思中君故君官尚寶久不徙獨關
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冢宰孫公調之吏部而君辭
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今
尚寶劉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其
他多未易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
然士論所為屬公者以此君正色曰公直不欲以吏部
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癸巳晉司少卿尋孫李
踵去知君者益少丁丑秋德儒卒京師君與余治其喪

而頃之余亦以讒罷時權有力者以余故齟君益急君
益為余不平亡何其人卒敗去而君意且倦游矣庚子
夏以冊封奉太宜人僑居畱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
眉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
不起也至十月二十有九日竟以疾逝嗚呼痛哉余坐
䟽慙見廢于時獨意君沈厚可屬大事乃哭德儒曾几
何而無功與余又復撫君尸治君喪如德儒其可惜也
已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

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人世浮雲頃臾變滅惟知命者不憂與立德者不朽余與君其又何恨初兩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歛間多盛傳之者雅嗜讀書聞賢人君子之言行與時事之大者動有紀述嘗見其數鉅冊於几間君輒自掩避不欲遽傳也今行世者有閤然堂雜集詩文集周易述若干卷亦足見君之大都矣生嘉靖丁酉八月二十五日距其卒得年六

十有四配汪氏封宜人子四師魯為鯤泰衡兆鰲為鯤
泰衡諸生女三壻為胡有敬張承叙董大臨孫一嘉生
師魯以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丐余為銘
銘曰聖言浸遠罕究陳世儒乘之雜偽真磴磴者流局
前聞空有互開紛以綸疇勇如君廓其源并苞絕異昭
君昏驅除異論如蚩蚩日月皎皎開浮雲有書載之垂
無垠世如不信賦茲文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四

明吏部右侍郎楊復所先生墓誌銘

吳道南

今上己亥歲九月二十日吏部右侍郎復所楊先生卒於墓廬之側兩臺使者以聞上哀悼輟朝賜祭墓如禮不肖某甲辰起田間又明年同門戴士衡君以其侄見所狀來徵銘憶自己丑歲先生分校禮闈蒙收不肖為門下士先生不以文章器不肖進而與談性命之學奈機緣淺薄無能時承密誨方幸先生晉少宰獲遂私願

不虞有太夫人之喪又不虞甫朞年而先生從遊地下
庚子歲不肖奉大人致政過白下倉聞計音慟而哽咽
僅僅附同門一致奠及捧茲狀且泣且讀向南天拜而
呼曰吾師乎吾師乎非不肖之銘而誰銘焉謹按先生
諱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世籍惠州博羅縣代有聞人
歷宋元入我明有伯安公者四傳而生潤始由泊頭鄉
徙歸善潤以次子順封徵仕郎順為先生曾祖由武功
歷官山東膠州丞生九男次五天禩公是為先生祖禩

生子三季傳芳號肖齋司訓潮郡庠封文林郎翰林院
編修配郭氏封孺人肖齋公學研經史識精理數其所
著要義諸書用以開先生者不可殫述觀其庭聯有云
頭上青天一點浮雲淨盡庭前白日五更夜氣流行其
大較可睹已先生公之長子生而穎敏為兒時綽有大
志幼弟暴卒先生甫八歲作文以誚鬼將焚時叔祖天
禔公見之見其辭嚴義正情哀意懇汨盈盈數行下每
誦讀尤嗜學論肖齋公命著講義觀其意所發明獨諄

諄於誠之一字以為天德王道之本又嘗嘆趙則平不
過區區臆見猶能知論語一部佐創守使其知學則宋
室規模何讓唐虞且言編論語必首學乃知人能弘道
學固所以進人於弘也肖齋公大奇之常以致虛為誨
先生出語人曰大人將欲兒虛其心實其腹年十五補
郡弟子員肖齋公設帳傳經郭孺人拮据治饋先生見
而涕曰兒已置身儒林乃不能掇科名逸二人以祿養
將人子謂何於是下帷發憤丙寅歲督學使者羅公拔

之首決以丁卯元屬惠庠蓋謂先生也明年果領鄉薦
第一人年方二十有一耳屢困南宮惟是孜孜問學不
遠千里而師友是求聞盱江倡學先生往請益言下大
悟遂以弟子之禮禮焉萬厯丁丑登進士廷試二甲第
五選庶常授翰林院編修時當事者頗屬意先生明年
請告歸四方問學者踵相繼於是構樓永福之巔詮旨
商微若將終身焉乙酉起原官雅不欲赴肖齋公進先
生而前曰兒得無以我二人在念今幸尚健飯亡恙獨

不能從兒遊乎迺偕與之官丙戌分校禮闈丁亥轉修
撰冊封崇藩戊子主閩試己丑復分校禮闈轉國子監
司業又明年轉洗馬兼修撰充玉牒纂修官賜金幣未
幾入經筵進崇聖志懋聖學以隆萬世極治疏壬辰仍
分校禮闈先是先生所取士文皆雅馴故茲命即再三
不替云時肖齋公家居先生出闈嘗忽忽不樂若有神
先告者省覲歸而中途聞訃徒跣星奔慟而欲絕者數
四郭孺人曲為解慰得不死先生苦塊柩側柴毀骨立

出肖齋公所閱書畢陳靈石宛如獨立過庭時已而卜
吉兆肖齋公見夢於斗嶺之墟用襄宅窆構廬於墓側
至釋服猶然居之乙未起國子監祭酒先生以母老乞
侍養上令奉母承懽屬太孺人心知其意日促治裝不
得已而應命猶居月餘始就道令讀其志思詩與別墓
詞悽惻婉痛丙申晉南京禮部侍郎會宮殿洊災自陳
不職乞賜罷以荅天譴旋以太孺人病乞回籍終養未
得請丁酉復上修實䟽大約以承郊廟隆聖母卹民隱

勤步禱當無忘御極初心為言未幾轉南吏部侍郎其
明年請奉母歸養未得旨兼攝南禮部事上元儲冠婚
䟽是歲皇陵工成適祇命祭告聞墩民有割股愈親者
乃表其廬行縣優卹之其因親致孝類如此未幾召為
北吏部侍郎先生知太孺人有歸意草䟽致辭與太孺
人之卒值奉柩還塋於馬嶺先生仍廬居住來二墓之
上一步一鳴咽林木振徹若為助哀己亥構祠宇郡城
東肖齊寧示以聯曰學問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人

丁則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何精相感召若斯之至也
秋季得病廬中知不起召子侄囑言就浴所振衣冠焚
香北拜有過蒙拔擢未酬報稱稽首天南永辭聖代之
語二童子掖回卧內所善友人徐接坡遠在五十里外
急召之至先生躍而起曰固知勞君君惠然肯來真所
謂死友也徐君稍為慰藉先生正言曰形骸有盡神明
不滅豈以死而亡乎已而纚纚數言惟欲徐君以諸子
之幼在念囑子侄惟以不墮家聲為勗越翌日將召醫

先生乃曰醫者醫病也非醫命也將修祈事先生又曰
祈者祈所願也吾願見祖父於地下更何祈衆曰若此
將何歸曰親在安歸語畢忽起周視如遠行狀遂歛手
端坐而化距生年嘉靖丁未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
有三先生四世祖有夢神舒五指而聖學王臣之詩及
先生薨又有獲熊隕星枯栢之驗發祥閩秀豈偶然哉
先生學宗明德行篤倫常於書無所不讀最嗜性命之
語為真詮於當世之務無所不周最切格君為上務於

賢無所不學而嚮往盱江立廟繪像何殊築室之情於
先人故舊門徒靡所不厚而恤孀妹撫其孤愛諸侄如
其子即生成之恩不啻治家純尚德化而正容悟物令
非禮者自起敬起愛若居官二十餘載而服食門閭猶
然未第體遺愛世僕必優念維桑里旅不煩則又皆其
餘事先生配梁氏以編修初考封孺人繼室林氏俱先
卒側室張氏男七人長見暄以迎祖母櫬道卒未娶梁
出次見峻聘廣州鄉宦彭督與女次見嗽次見暉雙孕

暇聘庠生姚楷女卓聘鄉宦車梁女次見明聘庠生陳
兆仲女次見喊待聘俱林出次見嗶待聘張出女一梁
出適國學生王漸磐門人吳道南曰人於學因年以進
先生之聖功基以始志人於親因物稍遷先生之孝思
慕以終身况隆師無間死生友弟惟知親愛推斯心何
所不洽更何必以緒餘屑屑然為先生表見哉且死生
亦大矣神明不滅醫祈無事曩所述臨深履薄真無愧
曾子易簣時已嗟泰山之其頽幸斯文之未喪乃為之

銘曰

學言孔志孝言舜慕奕奕我師亦趨亦步趨步匪迹神
文寐寤明德紹宗旦莫猶遇聲氣應求四遠來聚大治
洪爐是鐵皆鑄聖學王臣兆已先付五百貞元匪師奚
屬爵爵佳城聊寄霜露靈品在天應無所住跼祀廡楹
永綿聖祚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五

錢啓新墓銘

鄒元標

當啓新錢公令廬陵也予時以司封郎家居觀公行事
置漢庭卓異中不知雌雄法之所在大吏不能回豪右
目攝之矣予賜言曰此亭亭者寧時汶汶乎數年中興
文造士救荒弭盜均賦訟美政未易更僕數所最注
心者偕諸耆碩究心名理不明不已又初祠祀諸明德
君子政崇大體類如此召入為福建道御史首疏前某
按江西御史取贖鍰壞憲體上聞疏怒逮御史於理衆

御史臆目語難曰故屬吏胡不為班行地憾不即弄之
九淵公不問然自是海以內筐篚都捐其所節約者不
可量數矣噤命巡西粵諸開公至者相戒曰是常糾上
官上官得重罪去者至則黜貪墨吏糾陰庇屬吏監司
者二人覩報冊立易期公極言壞祖制并語侵掖庭中
涓相顧吐舌又引網維陳大義譏切輔臣十餘事兩疏
琅琅千餘言敵以下所不能堪會杖孟給事養浩奉旨
落公職為民公飄然歸郵亭不知故御史也牢落湘江

一故人始以舟護歸歸而杜門自譚道著述外絕無嗜好即干旄在門不得一望而來所著有象繫管見洪範衍窮年兀兀發儒先所未發又慮世儒之溺於彼教也作源儒滙編又作黽記良工苦心有功世道甚大居嘗與顧光祿分席為郡盟主忽東林議起至公一無加遺推大理者至再吾黨方以公為碩果而忽長逝逝之先數月經紀後事賦詩示期秘不欲傷侍御心家族人聞之以未必然已果然人皆以為駭不知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公於易學沉潛反覆死生大事必有深入未
易語人者學在洗心洗心則藏密藏密則通晝夜自其
常事彼以了死生歸之彼氏請觀公可矣三十年來以
錮人山林為勝局者人一落錮籍便如九幽望九天予
嘗謂為人所錮者必其自錮者也心行果真即沉之萬
仞波潭浩氣猶貫霄射日若如公出而有為如雷霆之
震物由甲而析處而有守如清風之煦物亡不洒濯昔
人謂修於家壞於廷者而今有色於朝壞於家者若如

公者錮而愈新者也蓋嘗窺公微矣公令時有要臣致書曰無以家子弟而有闕說即復書曰令非聽闕說人者而作是語要人色沮又一要臣子弟僑寓左右遣人逐之歸衆錯愕謂不情予獨為擊節夫辦天下大節者其胸襟必有橫吞海宇之度而後能任重道遠非孺婦男子能之若公者豈今之人哉世羅才者患無綱紀之臣倘國以艱鉅寄公公才足以揮斥八極氣足以坐銷氛祲何事不辦徒令公老死泉石使望精光者歛衽讀

遺書者興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世棄才國安得有才
此予於公而反覆不能已於懷也公子某巡三楚同公
志操委予銘即不委予亦當秘錄以貽千古而矧淪落
石交敢以不文辭公名一本字國端別號啓新銘曰

天祚皇明篤生偉人皎皎孤騫為國蓋臣筮仕螺川民
呼召父魏碑道周追蹤何武簪筆西臺氣凜秋霜繫隼
高風膽落班行嘶命而西淨掃孤穴誰云荒涼六月霜
雪國本政地侃侃千言孤忠自許聞者心寒直道難容

稅駕於堊潛心慕古通乎晝夜千古大事剖晰玄微脩
然以往如脫垢衣河圖洪範列聖心印獨証先天粹然
以正莽莽林臯實不中少出處如公吾道之寶公有令子
步武臺綱後先為烈家有皂囊正氣洋洋公實不死予
筆如矢百世其似

甘義麓墓銘

鄒元標

余自癸酉幸與計偕即有先大人憂屏跡青原甘子開
氏一見莫逆諸同筆硯吉水羅公廩安成吾宗宮洗汝

光侍御汝聖及劉在南比部劉允玉廬陵大京兆劉扶
生曾王兩太守中甫元德諸君泥首典籍自辰至日昃
喃喃不休予於佳山水獨多會心時拋卷趺坐其下行
歌其濱諸君姍笑之子開為予強之去亦時時偕予還
不予鄙也丁丑兩人同捷南宮子開選為庶常一日未
能離予曰不能至夜必促膝深譚乃罷凡肉戚所不能
道者兩人必傾底衷乃已是冬予忽以狂言疏騎過予
開勅其僕言曰將與爾主別子開意大驚走集同郡為

予後事計及奉旨下綬帥廩集子開以身翼蔽及所為
默護者萬方時有同館者密戒曰相君自朝端以下郎
大臣且廢事之子無乃左乎公謝之曰予於鄒君死生
交不令鄒君獨死友人慚沮後所為從軍行李者亦甚
備而江陵黨人仇視之矣故事上考者留史館乃默為
御史為御史巡鹺盡劄諸風弊又出為按察僉事公翻
然嘆曰此豈蘇君得志日乎投牒致仕年未三十也越
三年江陵卒諸阨於江陵者議起家而公以薦者衆丙

戊起浙江視兵台州明年以京察鐫公職一級益大總
憲與公同事不相下者因以中公公遂倦遊矣公論寬
之即家起楚司李陞南比部兵部主事員外儀部郎中
鄧文潔同官知公甚深在比部疏東宮為衆所譴陞廣
西督學使方慶多士得師又以病歸歸十餘年太守汪
君禮為鷺洲山長新猷化行起視貴州學振鐸作人如
粵西時晉少叅福建副使陞湖廣叅政未任卒在黔凡
五年閩三年播事方竣皮林酋復起時方議剿司道不

一二人公館十餘道事印夾穀行郎都司篆亦公館人不能一朝居公左畫方右畫圖案無留牘獄無滯情問兵兵集問餉餉足黔之人吐舌曰此非天人耶入閩各道久缺其館諸道亦如黔閩之人又神明之公之才本自神駿又出之以磨礪林壑之久淹滯之深故於人情物態各得其竅竅以故試之黔與閩如神醫投劑立有起色公嘗酒後言曰予所不敢輕譚者兵耳餘甘生不多讓雖然公不輕任者正所以深知兵也公才氣春融

每為文如奔濤出閘予師廬山胡公一見驚而嘆曰吉
州人文在是矣即當時作者甘君亦在鴈行宗伯洞山尹
公自幼奇公度常語余曰我友蓮坪公之謝世也遺其
孤為人齟齬於庭不白孤唯令是命子開可十六七齡
即昌言於令曰予父俛而承命非其志也令偉公而竟
易獄子開自少如此以故軒挺磊落亦我友沉積醲醇
之徵今而後知廉吏有後矣公後先歸家凡二十餘年
間沉冥於酒或寄之歌舞湖山雲煙間迤迤為曲士所

繩知者曰此士大夫不得志於時以消其磊砢英雄之
氣非若等所知公亦曠然自喜曰甘生自甘生吾自落
吾事耳識者知君意深遠又或從史公曰公自弱冠受
學三五劉公而蓮坪公家學芳規猶在子何不襲其武
公曰昔吾師及王大父語洋洋在耳吾何敢忘之夫端
拱深中外若循循而行多敗缺為世所姍笑者市道也
吾不為也聞者亦謂其益有所懲而然據公生平事侍
御公及友弟人世鮮儼於家庭祠宇譜牒捐俸以相其

成及諸子姪助之入仕者數人邑有大政不辭艱阻如
修學佐少原余公邑賦佐改折皆其鉅者邑人思之言
即其行不為卮辭行即其言不為緣飾公有一不盡道
其間哉余以公故常多與禾川人遊禾川人激於義者
多其天性予業異之一日從公舍觀一山插霄蔽日蜿蜒
數百里亭亭凜凜不可凌者問之曰此義山也余曰
禾川之激於義益稟靈於此公之以義麓號者茲山藉
公有耀非是山不足以鍾公非公不足為茲山重獨余

受公愛如昆季公既不難捐生以佐予萬死一生中公
之先我逝也既不能以身代公史臣它日紀公遺事能
不為予媿并為公不竟其長才悲矣公生嘉靖辛亥三
月卒萬歷癸丑正月享年六十有三所著有白鷺洲志
督學集韻學集成銘曰

惠州太守最廉平壯年高卧謝時榮蕭然數畝澹無營
賢孫允起嗣公聲西臺中秘典文衡楚黔浙粵及七閩
芳猷煜煜綏民萌封章屢乞自由身重蒙丹詔起沉淪

感恩圖報矢忠貞胡天不憖膏其屯爭為斯道共悲辛
當年虎豹正狺狺挺身竭力護余生余生君往嘆零丁
高風千載誼難泯史臣應為紀遺名禾山禾水共高深
惻公不盡意難任肝腸欲碎寄斯銘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六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趙南星

顧公名憲成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者也其先不知何

許人宋有將仕郎百七公者始家上舍里數傳至廷秀
商文毅公為表其墓再傳為如月公諱麟又三傳為友
竹公諱緯邑諸生公之曾祖也父南野公諱學始居涇
里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母錢封太安人生公兄曰涇田
公性成仲曰涇白公自成弟曰涇凡公允成公自采紉
受書即多變悟十歲讀韓退之諱辯每遇南野公諱輒
避之然不可勝避為爵不樂師問知之以告南野公昔
韓咸安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夫忠可忘

則我可忘也自是遂不諱忠南野公喜以告公學之不
可忘亦猶忠矣公謹受教公少時家貧不能延師就學
隣塾歸必篝燈誦讀恒至達旦其為舉業之文握管立
成瑰朗新妙而雄逸之氣颺馳江決不可圉也隆慶庚
午試為邑諸生萬厯丙子舉於鄉皆第一其冬居南野
公之憂庚辰舉進士為戶部主事海內學者翕然稱公
之文章宗尚之然公篤志孔孟及宋大儒之學潛究默
行不屑為文章之士是時江陵當國方橫舉國若風中

之蒲葦公與南樂魏公允中漳浦劉公廷蘭慷慨論議
持天下名教是非江陵聞之不平以語申相國申相國
三公之座主也三公皆上書欲其匡救江陵然江陵固
不可救亦未敢與公士平江陵大病舉朝醵金為祭禱
於神公拒不預同曹代為署名公使人塗滅之江陵竟
死申公及新安太倉東政以公為吏部主事尋以錢太
安人年高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考察京官時
平公自修為御史大夫而海公瑞為南御史大夫執政

羣小咸憚之於是御史房寰醜詆海公此時涇凡公成
進士遂與同年諸公壽賢彭公遵古同疏劾寰皆放歸
三年然後用之學官涇凡公之直聲震天下稱二顧云
於是辛公司計當路皆喪其私人惡之而工部尚書何
起鳴被劾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可以德執政即同歸暫
耳何大喜遂許辛公而給事中陳與郊等並劾辛何以
戰國縱橫實祀辛而辛何果並罷去御史高維崧趙卿
張鳴岡左之宜皆以劾起鳴降官公乃上疏言何起鳴

許辛自修既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此皆出朝廷意耶降四御史以承望彼陳與郊等顧非承望耶疏上謫桂陽州判官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戊子轉處州府司理司理刑官也公專以孝悌教人多所感格己丑居錢太安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辰鄂孚如為考功官管大計舉公廉吏尋陞考功主事吏部從來無出而再入者非孚如不能為也時上久不立東宮至是詔與兩皇子並封云待嫡嗣其時首相則王太倉也上殊信任之

公唱四司上疏言臣等稽祖訓東宮原不侍嫡元子並不封王且陛下建儲之期屢改矣今日待嫡嗣是無期也又胎書太倉切責之太倉懼禍並封之議竟寢人以是知太倉所欲為無不如意者而第假上以行其私矣已公為司勳鄒公元標已投之南刑部求去有旨放之去公力勸太倉疏留勉從之及餘姚孫太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用賢署吏部太倉屬以推羅宗伯萬化宗伯翰林也又其氣類故欲用為家宰以盡收大權於政

府公曰往者內閣之推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冢宰是翰林之外空無人也此斷斷不可少宰以若太倉太倉惠甚然其議遂格而陳公有年為冢宰矣及公典選有會推內閣之命舉七人山陰王公為首而宗伯不與焉太倉益惠甚曰羅君推冢宰曰非翰林所宜令其內閣又不可何耶復以屬陳公陳公不聽而王給諫彈宗伯疏亦至公遂削籍歸而陳公亦竟去給事中遂公中立上疏力救公亦見黜先是公見羣賢被播

者日多欲漸汲引非太倉之意也值其假沐而推孟公
一脉王公德新輒得旨太倉佯喜謂公曰此機括甚佳
自此益亟推舉欲以為激上之怒而除所忌又委過焉
自公去而懷忠持正者無不得罪林下充實吳中尤最
盛是時涇凡公亦得罪歸里公兄弟與羣賢時聚而講
學其學惟就孔孟宋諸大儒之書闡明之溫故知新不
離乎區蓋之間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久之
白當道為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學其中東林之

名滿天下矣戊申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命偶下公知當道無意用之不出既而推京兆不下易以他人又推僉院為陪時富平再出為冢宰其先為冢宰乙未管外察點馬督學猶龍丁叅政此呂等賢者少司馬沈公思孝面非之遂上疏得旨逮此呂羅致之遣戍而死富平猶恨沈公而又有言沈公欲奪之位及淮揚巡撫李公三才亦其所不悅李公方被羣喙公貽書政府及冢宰言李公在淮揚能制稅璫不能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

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沈司馬馬督學之賢富平怒語人曰吾已容之矣於是一二攻李公者語稍稍侵公公惟自反不與稽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為垢駸及海內廢棄之人矣論者以江陵刀釵也其害雖慘而有所不及繼其後者猶天地之害氣氤氲於風雨霧露之內依托於雷霆震電之中以致其毒為禍甚烈且深公竟不用以殆善類咸悼之南野公故豪傑之士也顧公為諸生時在位者或念其貧有所餽遺南野公一切不

受顧公早捐俗情屢空殆庶蓋得之庭訓焉公生於嘉靖庚戌八月七日卒於萬厯壬子五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安人處士怡橋公女生子曰與淳太學生云云王孝廉以高雲從之所為狀來部上屬趙子為之碑趙子曰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為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真顧公乃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顧公再入銓部時也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太宰餘姚孫公亦奪俸三月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而涇凡

景從諸公皆貶官無何公亦削籍去大抵太倉之權也而太倉再被召公猶惓惓望之為善及所上福清富平書望之破囂錄善去私効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已遂詬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顧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死即拔之要地顧公以救失為報無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謂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出恒情萬萬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

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子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為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之豈非慥慥君子哉邵爾瞻亦講學者也以言事遣戍既復其位而旋錮之講學者皆欲忠國家於身無所利倘亦可以無苛咎乎嗟乎顧公不可死也然死可矣余與公相知深靈陶之紀寧可遜謝其詞曰三五既遠鳴鳥嘯天哲降非辰世道是肩進思盡忠直行抗言抑椒薦鷲靳杜稷安元老曰吁庸爾余忠佩之以玦不復

爾還仲尼素王堯舜讓賢厥惟素臣何愧九官邪說亂
正吾道之姦昌言排之夷庚匪艱兄弟同道龍馬雲騫
混沌未期聲名永傳

庠士陳毓泉墓誌銘

何喬遠

萬厯甲午歲豐城李孟誠先生以止修之學倡道閩中
閩中士從遊甚衆獨同安陳時仰君以諸生稱高第而
李先生推同有三陳焉其一為君其一則君之族子從
新其一則也梗楠豫章得匠石顧而方重懸璿結球

得卞和寶而始珍人知李先生之推重於君而不知君之無待而興自任衣冠而已然者蓋君之學見李先生而發其止修之旨迺君之學未見李先生而一尊居敬窮理之緒則尤確然而精密李先生之說盛行閩中君不過沿其意指而推明之而居敬窮理之緒自非究心程朱汎濫諸儒未有能契其蘊者也君之言曰二程年十四五便銳然欲學聖人吾年幾何勿謂後生轉眼便是四十五十又云朱子年十四歲便慨然有求道之志窮

理致知反躬實踐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几案
必正書籍器用必整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
嘗少離學者第患無志立志如此我便是朱明道弟兄
又何愧乎又曰今之論士貴有識見然徒善議論能文
章耳識者識聖賢之可學而能也識已之當學聖賢也
識學聖賢之愈於求功名富貴萬萬也不憂貧不諱賤
惟恐不及聖賢而已又曰吾身有大威儀總之一敬而
已緝熙敬止自流為仁敬孝慈信敬用五事自符於言

貌眎聽思嗚呼吾小子其敢夙夜不敬又曰大德不踰
小德出入可也此可恕人非所律已守道之士寧拙毋
巧寧拘於道內毋溢於道外步步收斂至德性堅定之
後自然貫融而不滯矣又曰工夫在平時未見工夫惟
於欲斷未斷之時勉強接去大工夫也見於綱常事物
之大尤貫穿於著衣納履開卷合書一舉動之細又曰
無賓也而如見無祭也而如承無思也而儼若不顯也
而亦寧無數也而亦保此真所謂默而識之也又曰學

問晝卜之妻子夜卜之夢寐涵養到則夢寐之間不在身心即在天下涵養到則妻子之際非相教誡則相肅雍又曰會友所以輔仁講學所以修德自昔賢人千里從師皇皇求友患難周旋不輟是豈閒事空譚士友必先見此意趣如魚得水然後可相勵有成也蓋君未見李先生之時堅於志而邁於往已如此矣維吾泉蔡文莊公於今稱理學名臣夷考當時所與門徒講論亦不過即科舉之中引而入於聖賢之道而文莊之學所以

翕然推仰於世無間然者唯其密箴五十條切切克治
進修之務蓋士未有不切於自治而可以妄獵學問之
虛聲也如君自任衣冠之日所以自勉如此其至吾方
以李先生之門藉君為重而非君之學藉李先生而長
者君自得從李先生之後所以發明師說不遺餘力蓋
求友聚會敦行敬業而於漳中吳九川蔡述齋泉中王
台鐫則契好尤深後進初學方藉君發蒙立槩而君溘
然亡矣然君雖亡而所以治身修德之言具在有志於

道者當聞興而起也君諱金鉞時仰其字世為同之莊
江人其先有貞震公者六傳而生存立公存立生見泉
公是生君君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厯某年月日得年
五十五子某某銘曰

仁為已仕死而後已
是惟莊江之陳子採白蘋兮薦芳
芷酌拒鬯兮盛年匹思美人兮終古已後千百年兮瞻
列苑

瀛海耿公墓誌銘

張鼎

耿公諱橘字庭懷別號藍陽河間獻縣人也公令於海虞虞之人至今思之稱為耿令公講道於虞山之麓學者尊之曰藍陽先生去官歸而孝養其母孺子慕以沒其齒則里中之人傳其事稱曰耿孝子也常熟為姑蘇屬邑古虞仲所封地故曰海虞公令虞廉而威法必行而喜為民興便利邑有尚湖故盜數公布方畧邏船四面伏而身乘小舟泊湖中夜半羣盜集而劫之伏發盜皆就縛并根株擒治其魁魁故豪於鹹橫海上負重俠

名公誅滅其家里中黨豪者弗喜也乃公在官邑中竟無盜初公獲盜未窮竟輒與士大夫講學書院中械盜跪庭下聽講論已引問其悔前事若何盜皆叩顙願更始公徐引去越數日卒痛杖之編為鬼薪畀之海濱磽确地令耕而自食又籍其名朔望時稽察之故盜感其更生而漸改步為良民虞故水國水時利時害公下令按圖籍開濬修溝洫之事而責之田主者顧田主者皆貴人豪室但坐享佃戶供歲入不復問畝漕通塞何狀

令下率抗不服公械貴人豪室僕於里門以傲督抗令者而令乃行水蓄洩不失時而歲收大稔邑人曰縣名常熟真常熟也憶萬厯戊申東南郡邑大水城門往來以舟渡米價踴貴而常熟之民晏然蓋公出所儲官廩穀數十石平糶散之民間而民間遂忘米珠之苦也公之遠識而能再造邑人類如此公既內徵擬補諫職先暫授司馬職方郎而中浮語速之去蓋公勞民事捕盜開水利時識者已嘆云邑民安而令公危矣虞故子游

之鄉公因其遺俗倡明其學術創為學道堂弦歌樓又刻古今聖賢宗像而人為之贊挾其宗趣其與人語每曰我有一物名曰照妖鏡血戰刀一生抵當我不敢過論學務明諸心而以即事即物為宗如象山先生所云人情物理上用工夫是也然公自信頗真而大約繩人以必如我余間諷以贈語曰因物則聖宗執我則霸學公初讀我言而未許及來京師為含沙所中則太息念余言謂公真愛我我今且從事此十年而乃可副公望

也而未幾公尋歸矣公歸而奉事八十母時承歡笑繞膝下離邑城鄉落中有地曰林村母孺人故姓林村以其宅名也公就其地築林臺奉母孺人時遊其上以慰其故土之思云及母孺人沒而公哀念不置負土廣其臺塑母像其中而自塑一跪像其傍暮年甫成則讌親友三日燕畢之夕而公臥於臺下洞中明晨而公化矣相傳其事而父老以為公報母志畢故捨其身以去是以為耿孝子也嗟乎公之死寧獨為公痛憶余在京師

每抵掌談海內人物有幹濟氣力能擔荷世道者輒口
實藍陽藍陽故輦下士大夫皆知公為用世有學問實
際者而公竟不及一措置以沒此其恨寧獨在公哉邑
人悲鄉人悲吾黨之人悲而予悲何能已也據余所習
聞而志之并為之銘公之先世世戎籍至公而昌具耿
氏春秋中不具述獨撮其大如此銘曰或躍于淵備龍
德也泥而在田文明赫也學高而德博亦既厥澤也屯
而不施井渫之不汲也吁嗟先生如刃斯銛如鑑斯光

銛不受割光忌太揚獨留精彩瀛海茫茫我銘其石千秋之藏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八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王錫爵

故司寇楓潭萬公有子曰學憲君學憲君與予同年舉進士而余因得以通家予謁公於邸當是時第見公被服雅素儀止樸謹相與退而憮然有從先進之思已數

叩學憲君所習於趨庭上下者則益歎公玉表黃中不
名一德而世不能盡用亦不能盡知以為恨嗟乎公今
既往矣其用而不盡用者留之於其子若孫俎豆之於
民與社則已矣惟是蓋棺垂十年禮官僅得以故事為
請三品祭葬而公之姦行修能日亡日遠弭筆載記之
史徵之大同白簡寧復有揭日月長夜於溷中識伯夷者
哉而乃今得鄧定宇少宰氏余嘗目少宰人中朗朗掇
皮皆真其咳唾一出必傳傳則自今所為公狀而公嗣

學憲君必欲余一言勒石涉江二千里介少宰書以請其勤且鄭重如此因不得辭益公之先在宋建炎中有處士某者自新建徙南昌之東溪五世以前始可譜公之祖某父某母傅氏始以公貴得三品贈封公諱虞愷字懋卿楓潭其號以嘉靖辛卯舉江西鄉試戊戌成進士授無錫知縣政成召入為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東參議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參政湖廣按察司副使福建右布政丁憂復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擢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總理糧
儲尋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仕歸後若干年為萬厯
戊子六月十七日卒於家距其生正德乙丑三月十三
日蓋享年八十四矣公幼專敏為諸生酷貧帶經而鋤
時從里閭長者講學白鹿洞中歐文莊公一見奇之問
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何得也
人以覘公終身學術事業若懸契云始仕無錫錫故多
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為奸吏苦其窟淺深不得問

則往往寄耳目於怨家部使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
一入不得出公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母也緩則使
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置投詬而入之鴈鳩七子誰
為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
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十徵冊令富人各
以次差受跡無得脫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即不惜
為上官前破嫌疏理時亦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
有簿某實廉坐蜚語當去公忼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

乃解其印綬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即不聽令令請行矣直指初怒卒歛容謝公簿亦竟全在南科數與守備內臣露章爭事謂營兵不當充私役又謂操江都御史每歲操故當與守備參伍列坐而武皇朝為權璫所抑宜如故便又奏草宣成以後冒功陞襲若干人而貴倖側目矣會公復疏救失事憲臣旨下僅奪俸猶幸肅皇仁聖不輕以言罪人云此補外所至有聲績其大者救荒山東西能以便宜發倉粟及贖鍰貸民而山西飢

甚公拮据賑外具為貧宗叙支均祿法功尤著焉御史
有清軍福建者試問公軍何以清公曰夫明旨固曰清
軍不得益軍今一切汰去遠年耗伍數實上聞而軍清
矣御史遂以其事委公咄嗟而辦公又謂政先大體而
上官近喜用巧文新進吏日騷獄市民且重足以是御
史行部公即請自往代為讞決當一日而出福州久繫
獄五十餘人湖廣六十人乃其遇法必行如案致貴戚
之死奪楚遼二藩所侵地歸民雖百口居間不能撓也

在山西有無賴宗人自號四天王者聚徒謀為亂部署定矣公一日方坐有旋風觸楹忽心動曰是何祥也境內得無有變試使人踪跡則亂者已縋城夜遁竟追殺之散其黨於是朝議以公有文武材既再入南京典兵食則是時海上新中倭振武營新變公承其後日與大司馬襄毅李公謀水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營軍自倡亂已誅外餘皆得公處給糧餉撫摩痛疾而安公又以京商困私買奏復故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於是南京

輓輸日至軍民相與立碑中和橋頌公之德焉時公已
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徼而最後始以積薪久次由
南刑部改北其冷吹疏步特立寡援幾為笑於天下然
分宜之敗也其黨有同里而別籍在室而操戈者公獨
持平語於向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且叛公曰世蕃不
叛第其穢墨亂政自直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嗟
乎使臯陶奏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
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火炳蓬勢自不分

菌桂顧其生平一介之守垂橐而出垂橐而入此亦豈
夜行鬼瞰日星視指所不及者今併此污公而公又長
者默默受污以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寃也蓋儒者當
恩怨得失之交真器乃見而近乃有逐臣棄友一不快
於公論則評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觀焉而古
今人情世道可概見已公為人敢言似真寡怨似厚不
彫似樸忘機似通守謙似柔能斷似勇而一以學問融
之門生子弟每見公終日靜翳小樓一榻中間而問起

居上食公不時答答則語不及他占寒煖校晴陰而已
晚年請圖覺金剛諸經有悟謂此即我儒無聲無臭註
疏然不輕為新學道聽者言獨父子自為師友而學憲
君未老倦遊日侍公左右為最得公斷輪言外之旨故
世稱豫章之學其灼然著盛者無慮數家而萬氏特以
挫鋒含茂無標號於天下參於遊道見謂不廣然政此
公所謂自得也夫自得則又何得哉知不知勿論矣予
某孫某以某年月日葬某處銘曰

談學豫章譬之淵海公默退藏以白受采竅於自得乃
無不得夫惟卓爾知揖為益游刃之餘出入周行守官
去官琴書在囊有碑於途有祀於社一毀衆譽萬古不
夜既偃經綸浮雲太虛小樓一榻閒其如愚居不垣墻
行不標幟八十四年乘化而逝易箚之命還於性始是
曰可死亦曰不死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琢菴馮公

墓誌銘 王錫爵

萬曆壬寅某月某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乞歸至
十有五疏上不許三輔臣助為請不報癸卯三日公薨
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訃聞哀馬為贈太子
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歸以某年月日葬於
某阡先是公將薨呼其同里吉士公君鼎而屬之曰子
為我狀誌墓必太倉王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年有寄
公手書數行與余訣者則屬纊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
事業滿天下何待余知惟公則實知余余雖毫不文其

忍辭馮之先本臨朐人徙寶遼左公曾祖憲副公某始
復而土憲副公有子四人皆舉制科公祖為行人公惟
重早卒行人公子參政公子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
也公母宋夫人妊公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
戶自名韓琦遂以名公公幼穎絕人而嗜學甚苦常翳
燈帷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母知年若干舉山東鄉試丁
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己卯授翰
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授中貴人書

壬午冊封代藩時參政公備兵雲中公頒冊竟服上使
衣拜舞庭下人皆榮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戌同考會
試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大明會典成陞侍
講賜銀幣掌文臣誥勅以爾雅擅一時戊子主考湖廣
己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私計
謂講臣與上隔徒屑屑守訓詁無為也稍証引古今政
治得失冀有所感動陞右春坊諭德辛卯主考順天公
兩主試事繕校無所避兩解首得之廢卷中皆海內名

士所發策具官府大制割至而有深憂請者始以王佐
期公壬辰主武舉會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掌院事參政公以盈滿為念遽乞致仕公隨請覲
省上賜以白金文綺命乘傳歸歸而晨夕參政公側洗
腆上壽即有司干旄及門不數數見也假滿更欲移病
不許予寬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以公望重越資次推
公假又滿適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
未陞禮部右侍郎而參政公病戒不以聞於公比公聞

疾止革矣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母
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參政公於牀下泣致
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嘗謂人生平榮遇惟是三日爾足
當百年追維主恩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己亥以原
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
優游養望而已公獨慨然以人才為己任太宰李公折
行輩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概不復省畫諾而已一時
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於壁以次推補即才

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後者不得踰營求之門杜馬
辛丑草計吏條教極詳而覈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
款無槩署跣施者為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疑之旋主
考會試時公初罷計憊甚然卷必竟閱詭僻者不得參
文體為之一變無何文選郎中以推敎降官觸上怒公
為太宰具謝罪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慎報
可十年以來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
已是時稅使橫甚頗侵黠陟權孫朝誣奏撫臣魏公允

貞公疏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
家薦布政司某某等可巡撫公力言其不可乃已李鳳
請為參隨官入貲加銜公為移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
倚公而振是秋三品考滿贈封廕子如制進左侍郎協
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冊立詔下而公拜禮部尚
書先是公請建儲止鑛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密贊宮庭
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大夫士咸欣欣慶其適
焉迫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

時公弟戶部君瑗已輦遼餉四萬出都矣即追還給司
設而冊立行踰月皇太子冠上慈寧皇太后徽號明年
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封三代皆尚書學士而公
體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薨於官計公在禮部無幾何
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疏皆手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
頻仍請急罷鑛稅徹中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良者
易其中尤無良者語皆絕痛又請廣厲學官嚴禁異說
列十五款以正士趨修同姓諸主表月朔揭某府某爵

應得之序以格額外之徵請者秦王由中尉繼國統令
中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久未生請先封
庶長子邵王以待嫡公執謂此濫端不可啓屢奉旨趣
議報終持不上有中使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上至
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皆如此壬寅歲猶手
條上四方災異陳彌救之策凡數千言病且死命家人
補綴舊牘上之比於尸諫奄奄中即僚友昆季相決絕
語惟報國之為惓惓焉竟以是歿矣悲夫公學以經世

為主不喜為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二辛壬間有議
開五臺礦稅濟邊者公遺書彼中撫臣云礦利甚細而
開鑿巨費必自內啓後數年礦地果大擾寧夏亂卒誑
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輕決河水苟善用間賊黨
行自潰後果如公言他策束倭之下果就封楊酋之必
以兵克皆驗而至其論則謂款不可驟罷宜以羈縻修
戰具征東事竣則謂當以倭遁論將士功不可更苛求
其持論平又如此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抵直如賈誼

而溫達如陸贄而約譽如蘇軾而巽深語欲涕微言可
思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上善機連引端類諷一而勸
百雖造膝末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蓋臣良宰必
有取以為法者見朝士好爭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積
矣安能禁上猜公事以國論衷之其私嫌則密為譬解
苦口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仇有黨而公獨
中立稱猶記余在事時公數數密規余退而無後言即
泰交疏小酬羣小其端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為朋友補

過和合朝廷皆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事當先急公而後私事。君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寬一分即有一分之益；為一事即有一事之功。識者以為知言。公內行純至，事母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兼教。疾革時曰：吾不沒於婦人之手，屬珂啓手足焉。惠施宗黨，斥俸之半置義田，義學為立族約，諾葛太史妻子之托，所以恤廢教孤無遺力。為公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者。尤善獎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津常不去口。其家

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密為營救甚力令得不死甲午青大飢為出粟里中賴存活者甚衆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州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歸且人賦以道里費青民至今多有尸祝公者此於公為細行然可書嘗私按公始末負朝望甚早遇主知甚深然甚早則才太盡甚深則語太盡究公所以有聽有阻焦神敝形而中道夭者倘謂是也或曰公器局胆智大約如韓公而文采過之以

過之故年位稍不及嗚呼人也天也吾以慨世焉公文
集若干卷自有知者其詩以情真為宗次傳聲調長篇
感激沉壯類老杜五七言律和雅會心絕不如近時名
家以浮音亢節自喜所著書有通鑑分解經濟類編兩
朝大政記唐詩類韻藏於家公諱琦字用韞生於嘉靖
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萬厯癸卯三月初三日得
年四十有六配太醫院醫士姜嵐女封夫人男三長士
杰次士楷次士渠皆以公廕為國子生銘曰

顯顯馮公六德純備遇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陞不親如
隔重淵遇公則合行方道國物情求多人惡其上遇公
則降事任名讓水火構關身為鼎鑄七調其間化為和
羹此徑彼途弗避弗就中衢而趨萬術來奏衷誠秉忠
志在贊翊乞司厥成冊典斯秩先雲而雨不汲自泉終
畜其膏未沛垓垓福惟王明瘁乃邦國于公可輕盡命
委職旂旄來歸育此壤塋魂魄不化顧瞻帝京曰惟主
知未報以死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謁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則天子自為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九弛卒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

而應難一九鎮各輒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
敵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敵入即戰守機宜一切
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
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
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益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
而今且歿矣歿之後凡朝廷所為恩恤勞臣與夫百世
易知之典猶尚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
公由庚戌進士受九江府推官召拜監察御史三歲災

奉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
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
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召以原官總理河道辛未罷歸
又以交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
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後改刑部侍郎經筵上駕幸天壽
山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以薦

起為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留城
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及南陽出茶
城口肅皇帝時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而
西問故道於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
不過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
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
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
稍南徙決睢寧濬其六百五十里皆堵為平野公復以

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為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而黃決崔鎮以北堆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滙為巨浸矣於是天子思公功凡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為外護而

復又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堤橫堤守四堤寄子
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礮閘料礮凡
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
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
并封界柳八十三萬有奇首尾十餘年輶車所經更數
千里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
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絳河之民至是
始復室廬邱隴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

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
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意公在事之日止以築
堤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
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即竟
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又
曉曉也公初見度修堰夢壽亭侯書四字曰結歡人主
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婦也其命我束
掃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聲居

民云此蛟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
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
巨顱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
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為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
於河老於河病於河乞骸骨之日猶奉旨輿疾行部請
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草猶喃喃河防
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能保二
十年後鍼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為

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為罪則予不知之矣公七歲
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於官二十九以麟
經魁於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出冤民劉雲四之
死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以煩百姓民大便
之為御史稽查大木於南都公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
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
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
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

京口僧告變公不為動人情恃公而安泐河議與江陵
實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
空任他人為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官論
公去已試之果無效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
書為江陵訟寃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
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於師友素倜儻喜振
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於公者甚衆又建義倉
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

人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象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集挽留百里間為之塞衢罷市公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為氏至滎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氏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

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剛字時良
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為萬厯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
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五配即施夫人
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安厝塞宇園之原
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為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
冠即忼慨為父白冤賴當事者識其文寬之然往來蹶
躓無能具一策美一管履可以孱弱死仲氏貳守繫獄
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

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
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瀉或咯血或累疽視事可
以病死嘗露坐河壩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
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揚風吹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
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
立石於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
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既以轉羞而成怒而公後為國體
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譏死夫此數者皆

出於前所謂三難之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
危匍匐之苦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
慰曰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
急度無以見容於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今上深察其
忠若瀕死而獲脫於難昏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悲之
雖然公今應得誥冊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
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徹侯之賞且令
羣臣從官以下為歌詠寶鼎以侈其功國家即不屑與

漢絮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
在邊臣後哉吾故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榮陽為潘厥初伯民肇遷四
卜西吳北郭擇里而裘是菟三十八傳公起大夫旅握
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杭我稔民奠攸居龍蛻其
廟六宮食新萬般載塗小心孔翼奏功則膚爾冠我戎
爾髮皤皤既長於河亦老於河幕府籌庸視公孰多稽
首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熾然冥漢

昭蘇鏡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寶鼎之歌

戶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王錫爵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著表表標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見之事用以決疑闡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讓雲臺之上國文家獻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於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本菴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聞謁公之父襄毅公於大司馬邸第當時華英

之望方歸於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第年地風采衰然
出其輩行其年會常館試公以襄毅公指稱疾不謁試
而諸謁試竟以蜚語報罷視公如翔鴻之在廖廓云既
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歷陞儀制司
員外郎精膳主客司郎中出為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
尋召入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大理
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自
鄖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為兵部右侍郎丁

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尋召回部陞左侍郎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會倉場總督缺廷議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爲戶部尚書未幾奉旨回部任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保薨於位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異典差次襄毅公焉公爲人沉實有大畧所居官常兢兢謹於法理不爲首鼠兩端而間亦以機權輔正發謀應變稍規模襄毅公乃襄毅公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

得願指揮霍主親而人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試刃於
盤錯間調維上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衆而得
之獨不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今公父子易地而
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為儀曹郎執
不受內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以法其在鄆陽
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議移均州守道於鎮城
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軍訓練議荒田賦聽民得自占
開墾在鳳陽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

部議束約諸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皆侃侃舉大體畫長計無所規隨而至於最難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歲課金則爭傳長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比礦議起公一爭之遼左再爭之易州又爭之河南而時會東西征萬里齎糧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難且苦更十倍然公迄左支右吾粗免敗闕盡瘁之效至於殫身邱次明主為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

公乃余讀韓太史狀發憤於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
然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為戶部余亦承乏內閣於時
公私赤立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之興其初乃
以將紳議入而內意始動然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
而止高明之士至有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
替予期以事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
有廟主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益至是苦心苦
口始盡暴於覩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予知之外

人未知也一宜表今制令國制於司農帑吏因緣估商輻輳飲冰茹孽者不能有所表見乃予獨陰議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登其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履老蒼頭出應客四壁蕭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三四十畝此今之貲郎墨綬吏所薄而公以父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產世又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為都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閭閻先人已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

藉甚聲聽百行渾如束濕之政含沙之口不能毫髮有所挂及其曖昧觸讒忌自典戶部始典戶部又推冢宰而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陰為公地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內援擠賢者路而予適幸筦事主行文書嘗密伺內指與公交關踪跡百口可按而保也蓋公奉職最敏厲而於進取則鈍與人最款篤而於結納則疎約已不以蒯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為吏才所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襄毅公於九泉必無

愧焉三宜表嗟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不朽
公論定於益棺若又泯泯使廉溷等腐珉玉共朽則儒
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事以奉廉恥忠孝為哉自世爭喜
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恡與人以品喜核蠶氣而輕先
生長耆端委正色之風余益嘗以身試謗而痛乎處俗
之難已以天之幸明主之知幸得早蛻劇場不復為爭
名者所銖猶計出都門時間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
悠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必明

今公之事謝而身且死矣乃韓太史尚不勝青蠅之感
至痛根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知亦不敢復操前兩
言以信於天下將賢者固不宜久握利權處嫌地舉止
竊鉄疑生所忌乎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為君子
而久之終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
有韓太史在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聲宦蹟及文章
行誼之詳種種具碑志中知公不必賴以榮故畧

周文恪公墓表

王錫爵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微菴周公卒於邸卒後三月而大
明會典成公屬為都校最久而專於是天子思公勞贈
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廷臣議謚文恪贈卹以
官謚以人朝廷敘功旌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
之文其稱為神道碑而公之子官生某等已乞碑少師
申公又屬予錫爵為表是兩也予宜辭已復思碑表義
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有太常太史之譜不

必表也若公之隱細微行非表不章非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諾諸子請為藉語於麗牲之碑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三代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知之未深至於今日蓋棺而論定者也公諱子儀微菴其號初為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顛顛章句為榮進嚆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名儒論說之府而飲其精言隱義著毅語著日錄見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第則益棄去雕蟲以經濟實用為兢兢其居官自

翰林載筆紀述而外出為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
吉士師道尤著學者宗之其校士以牝牡甲乙外知人
予與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軌嚴予亦服公之
裁量審為錄序成則相與檢竄僻詞奇字而後付梓者
曰以此為國子監指南會江陵奪情議起凡列爭先具
疏留同寮曰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廟奕
倫者何我輩不能惺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拍浮者議
更寢其與人煦愉豈弟不詡詡市廛名而卒官之日會

隆冬布衾練帳蕭然也賓友就其卧訣皆驚哀涕下以
為即公一日柄用豈減晏嬰公儀休哉父月川母吳淑
人沒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事兄若姊恭甚閨門之內
穆如賓友其生平無域外交而俸入輒以施鄉黨之廢
疾飢者故厯官垂二十年被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
當國也好薦寵天下年少武敏逢蒙視而堅白鳴奇乃
公獨用鈍口樸貌相與衡立為柶鑿學士大夫無所窺
尋其聲光以是江陵益疏外益翰林九次不調無逾公

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為所樸鈍顧益甚而江陵之敗也請嘗與交忤不得意者皆我我彈其冠有一歲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頽如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署名之屠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不得次者不知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之卑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盱眙動色以為至寶之所在益予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內敏強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於交比同事朝夕者決再旬相與證事

確理原本六經滂薄萬物如遊珠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度當時易土簣而金石雖孔子亦自覺便之適觀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過中避徑無疾步乎夫禮樂之大者則莫如不爭行不垣墻居不周衛所以遠爭也處不爭之地以閭閻當赫赫其途迂其利遠要之

三代而下有興先王之禮樂者必自於此不自於馳騫之士也嘉隆來學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僅乃得公與萬宗伯毘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樸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皆天也天雖尊其秉彝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薰醉智巧之途以為是堅瓠無用於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為無恥嗟乎且安得竈上老婢就熱吹而

齊冷炙者與之言有恥哉予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夫使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戕戕然彈其冠刻日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予之所謂無恥也蓋拜稽首讓於夔龍柳下惠甘三黜於士師俗之所謂無恥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為予言往往濫於末俗窮於寡和而莫敢出噫嘻此予所謂非予不能言乎公所為文字自穀語日錄外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實多可

百餘卷殺青未竟會以死雖然禮樂在其中問人子孫
有能網羅緒業卒成一家言則先進為不亡矣

翁襄敏公神道碑

王錫爵

翁公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州揭陽人也初祖雄自
莆田入潮居於鮑江里生保保生琦琦生肇綱肇綱生
可累贈兵部尚書其行具邑乘配累贈太夫人許氏生
公公少穎異長文名大起嘉靖乙酉舉於鄉丙戌登進
士丁亥授戶部主事嘗主河西務勘咸畹侵地及開出

貨奸狀庚寅署員外督通州漕諸豪毋敢撓其令辛卯
署郎中陳鹽策便宜出賑畿輔飢多所全活癸巳擢知
梧州府居四年人謠太和稱治行第一丁酉上命咸寧
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討安南叛寇莫登庸進公為
廣西副使駐南寧典兵事登庸行間我軍公募死士入
其巢盡得其狀乃先案治我軍通賊者法登庸始懼公
謂孤軍深入難與賊爭利用宣布朝廷威德稍稍出不
意畧定請黨與勢將自困時諸叛寇憑詳趙楷韋應龍

州李襄各勒兵應安南惟思明黃朝持兩端未發公度
朝可急使乃使使密諭朝啗以厚利朝遂擒楷等以獻
尋進兵討斷藤峽叛寇侯公丁等平之斬首千二百級
降諸徭三千人論功陞一級先是思州忠州間有峒四
守臣議所屬未決公從民願定議以峒屬南寧設官置
戍守之峒蠻黃賢相逆命公揚言大征密搆會峒民令
自為計毋從賢相俱死賢相懼請降會陞浙江參政督
府難公代上疏言征南事重非翁某不可有詔復留參

政廣西時叛黨既焚登庸益孤甚督府以問公公曰可
矣師遂進公護軍屯憑祥為中堅當要害部四萬人倍
諸道兵壁賊境上獲其謀縱歸使趣登庸降登庸大恐
聽命公輕車從將吏出鎮南關受降登庸至則頓首謝
死罪公探其懷中得素紙援筆大書曰主上好生寧復
追蠲赦間嘲嗽小故第順命則不死永保南荒持此為
信登庸跣詣闕左右曰降已晚矣乃遣姪奉表入朝詔
罷安南為都統使司班師再陞公一級壬寅進四川按

察使癸卯進陝西右布政使轉左甲辰即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關內居十月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邊務公始至則簡卒乘治芻糗法令嚴信士有一夕去亭障卧者雖數里外公忽遣騎簿問罰隨手行人莫測其何術也乙巳八月大入公選壯士伏強弩射却之捷聞賜璽書褒勞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袤二萬餘丈進右都御史廕子思佐國子生會大同宗室充灼謀挾反公密授總兵周尚文計名捕諸反者而宿

兵各關隘待未幾果入敗去有司上充灼獄伏誅公進
左都御史再廕弟萬程是時諸達憚公威名款塞求貢
詔下廷臣議未決公條上安邊疏大畧謂貪地則利部
落貢則利部長臣職在封疆惟知戰守貢亦備不貢亦
備天子嘉細言曾襄愍之未得罪也議復河套介故相
夏公以請公獨謂復套與別事不同疏陳其不可狀仍
貽書戒夏公毋輕發夏公不能用卒與襄愍俱死西市
人服公先見云已酉春數十萬騎逼宣府公急請周尚

文代宣府將趨之無程至曹家莊遇敵人戰三日報敵
兵益集四面圍之公間即擐甲躍馬從壯騎數千往援
騎士諫不聽未至壁數十里會大風起公令車騎曳柴
揚塵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輒解圍遁我兵迫及之斬首
四十級上大喜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視
部事丁外艱歸庚戌秋七月復犯大同軍書日夕至上
手詔奪情起復公以尚書鎮宣大公病背疽疏乞終喪
未達八月薄京城本兵以逗撓誅上復手詔召公還部

公即哭几筵力疾行時相嵩貴有寵上數問公某至否
嵩素不悅公因密奏其陸梁上日夜側遲賢之席急於
救焚臣竊為翁某計雖重趼百舍飲泣萬死猶未足以
報恩而塞責也今盤桓久頓未知至日上強食自寬謀
武盈朝何必翁某上頷之比公至去間命日僅逾月然
上已入嵩言公見嵩又倨乃坐前趨命遲錫秩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關會疽發病甚
上疏乞骸骨終喪上怒曰此怏怏終不為國家用罷致

仕尋以謝疏字訛削籍為民久之上復思公起為兵部尚書公時方約客遊武夷道趨三河去鄉百里公愛其山川卜樂邱至閩之清流疾作亟歸卒於上杭舟中時壬子十月十三日也又六日詔命始臨門其年禮臣以卹典請得賜祭葬隆慶改元始追謚襄敏贈太子少保公生於某某享年五十有五卒後若干年葬三河即公所卜地也配贈夫人張氏早喪葬海陽繼配封夫人孫氏子某女某公六歲居母喪盡禮如成人及貴負土葬

父廬墓三年俸入輒斥以置義田祠堂及賑助鄉里意豁如也學無所不聞一時所與同志謀德皆海內知名儒者而操行恂恂若處子不為崖異至其黨強禦蹈險艱屨履一世即育育無以奪之敍歷中外幾三十年所至用廉武決策臨敵叱咤一呼而數萬甲兵如取之掌握內益今相國張公嘗稱世宗朝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窾厖厖推公屈一指焉當時天子虛心相待朝馳符而夕登壇其遇合亦且不在方召後然一夫闕說錯

莫竟死將所謂本強先朽天道固然也而世或傳侯鸞
實構公公刺梧時嘗法治鸞橫卒十餘曹以此得報察
其本不然予與修世廟實錄方鸞自大同入典兵舞手
作氣勢勲輔大臣無所不狎侮然未嘗一言敢侵公公
來而上與嵩諭對語今厯厯具掌故使嵩一言能為公
道南海所由來及病疽狀則爽然解矣嗚呼虎吻摧墮
長城乃以青冢鑒兒子誤哉余所聞故追論嵩而直書
之爰及公概載摘之辭辭曰

兩越之界三山發祥是生人豪光翼明昌識淹墳索才
美珪璋敷於制科蔚為望郎出守劇郡展也循良惟帝
問罪於彼南荒選吏視師惟公是誠公策彼內倚中
行此伐其謀彼則於襄維寇就擒不缺我折乃征藤峽
先桀其強薄惟餘威則莫我當憬彼四峒歸我侵疆間
使既遣關門納降用安反側旋定勳勦惟帝念功俾鎮
朔方計圖永逸載戢邊防據鞍厲戰戰則大創絕幕千
里傳檄諸羌時稱尚父奮志鷹揚召為司馬王國

是匡忽罹閔凶趨歸踉蹌詔起伏戎墨衰急裝兼
程奔命起居不遑惟彼愴壬貝錦斯張行間待罪
固請終喪於為逸民山水徜徉恩命賜還公也則亡
薄海蒼生咨嗟失望卹典游加為龍為光名臣之所
於焉孔芳

經畧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左侍郎

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神道碑

王錫爵

萬厯丙午前經畧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伏闕上

書白父冤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
予惟公朝鮮復國之功皇上擇日告廟宣捷班賞將士
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
萬餘計其詳具載大學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
念公功最捷亦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慘公者亦最急
嗚呼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先會稽人始祖元占籍
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富生義義生儒是為公父
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即公也公諱應昌號桐岡嘉靖中

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知絳州陞刑部郎改戶科給事中轉刑禮二科左右給事出為濟南守厯山西副使河南左參政山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郎隨改經畧以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廕一手入監讀書兵部覆東征功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教荒其禱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於甕及猗氏壇井中已鱗角皆具蒲州水啗城城北公操文

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保甲至今著為
令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委查閱寧化等關目擊
邊弊登陴浩歎及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公即疏
陳撫賞不便者三巡視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對公
即據謀以聞陳防敵七事江陵怒遂出公濟南嗣後累
官藩臬參伍兵事畧不以外補為解既而建節山東首
請加意防海復營衛巡司諸舊制衆皆目為迂濶未幾
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畧之命下矣壬辰初倭

奴舉六十六島之衆常劉哮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
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昫走竄義州王子臨海君
肆順和君珪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
聲言內犯京師戒嚴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畧薊遼山
東保安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畧創設提督大將軍
李如松竊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製器又倉卒未備
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鑒空乏吾不兩月而部
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公曰我奉命討賊

知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臘月與李大將軍踏冰渡江惟敬執款議如初公屬繫軍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牆穴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公指授方畧圍其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含解藥仰面扳附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大將軍輕其屢敗走探地形倅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

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是時王京聚倭號有三十餘萬
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
復也公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
璘兵奪於薊鎮沈茂兵遣還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
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倉
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而去公又遣兵追繫至南原與
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
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亡

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相
送尾至數百里外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陪臣宮
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總
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
封於乙未之七月公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
也公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不
在公也公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冰雪食
無鹽酪卧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為功而

以退歸金山海外之倭為罪此公負國乎抑言事者負
公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耽歲月荐食畿輔揚帆江
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老師匱財又將
何以處公哉公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陞辭上遣黃
門陰翺公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人賜金綺以寵
公行既入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公感知遇每與李大
將軍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撫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
仍分前兵屯守大邱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剽挑

濠築關置堠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
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揆事圖策捷出人意外每當
百司使者咨請輻輳公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
議之即老吏宿將終不能過也曩公初受命時予適在政
府每歎公經畧倭寇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
則與倭共之難一無處不犯無處不瑕難二他鎮調兵必
先主而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邊臣伸縮自由而經
畧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為遲速語言

以譯為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
手報仇倭去則張小為大節緩為急難五李氏盛滿人
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
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絕口不
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叙錄有旨何忍不一
為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扼腕不平哉昔淮西文昌
黎不及李愬愬子曳碑仆之訴公於朝命段文昌撰以
旌其伐杜弼請裁抑勲人齊高祖令軍人張弓挾矢舉

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
諭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汝猶頓
喪魂膽請勲人身觸鋒劍百死一生乃以尋常例之耶
觀此而宋公之論定矣余故畧他績不書而著其復國
之功勒石墓道使讀者識公苦心云若生卒婚娶別有
志銘曰

島夷不靖肆彼鞠凶八道三韓如葉掃風君臣父子奔
播西東箕疇故墟幾亡是公帝命六師誕張九伐穀

啣鱸走雲掣月復城歸嗣恩浹窮髮龍子暫分虎符復
合我武維揚稽顙天闕馬鳴蕭蕭歌凱東回功成不賞
市語如雷勞臣解體戰士心灰公笑何言請付口碑時
清論定終遭天寵玉冊金書泉臺夜永劍復衣冠精靈
呵擁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岩谷綿亘草木蕃鮮桓桓隨
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家祈連何以報君億萬斯年

王襄毅公墓表

王錫爵

自西人款貢受封二十年於茲每言兩國一家咸王太

師功時時問太師起居云太師者我蒲坂裏殺公也當
把漢那吉之來奔也衆惑所置公言此笠者情也而可
易趙全策一彼兵索之則曰殺而孫乃戰策二萬一俺
答棄孫則資把漢以忍其死而角黃台吉策三廷是公
議乃先官把漢而要趙全付公趙全我所重購以諸亡
命導敵者也諸達與趙全謀果分道入索公遣請將腹
背攻殺敵過當懼遂殺把漢則好言來曰幸歸我孫誓
世世款貢公庭數日而罪多由趙全全與孫孰親天子

不以而罪罪而孫且官之而徒手死而孫耶諳達聞孫
在又把漢哀泣惟太師命公為請詔許歸把漢而屬公
主封貢事旋獻趙全等然第約不犯雲中公詰之使者
語塞遽繩東西部以聽然內外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
至引嘉靖馬市扼之而太師某亦陰異公議公反覆抗
疏大指以為頃貢市自意非往嚼比且先帝禁馬市非
禁納款也俺答老矣又父子意貳頗厭兵而新德我今
第成貢市即遠不敢知臣保無事矣假臣數年以全力

俟隙無害也是故羈縻者權也而制禦者經也當權弗
權是經無時修而既不已也且戎戛苦兵久矣天或者
息肩於茲乎彼卜者言羊馬之年當與中國好為之卜
南寇必死殆天意非人力也今邊將不樊噲而哆口橫
行塞外甚無謂也橫行必人皆甘心焉而後可如勢有
不能是猶援毫末而議尋丈也願旦夕定議毋失機自
貽後悔詔集羣臣議最後多是公而新鄭主公策尤堅
乃王諂達以下有差而報可市約如廣寧開原拜表謝

歲貢馬爲常公益厲將士固險除器壑疏通商招流亡
散趙全黨以軍需縮費及市稅稍出所減客餉爲賞其
而大司農省經用歲可十五六矣比滿三市召還復條
善後事而敵畧西海以公籌無譁云初江陵頗右公公
亦功之既入則疏救彈江陵者又欲掎所懼於是江陵
喉言者攻公上特諭內閣此朕佳尚書安得爾然公固
辭去年未七十特賜存問歸十二年卒往予入班行有
獄然四傾者公也其識措類耳寇嚴之若神宜哉當公

落落首議便不便公者畧如涅中羗事公亦發情取營
平自方要以酌經權之宜乃費耶備耶費也維事
者權與之謂何夫未有三世乎匈奴而一日事者也藉
令今日復有異議卽當公公復何如視哉而公乎已矣
公成進士鄭端簡早知之曰宜任鉅公所至有名績凡
南走倭西禦敵而後乃督上谷雲中至大司馬甚矣乎
端簡之知人予故據公外孫楊太史狀表其大者曰隆
萬間有以天之道國之靈而柔撫生民者蓋二十年未

翦焉而其始幾辱於人人嗚呼是惟襄毅王公不朽之
歲公諱崇古號鑑川人稱鑑川先生餘具狀中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

劉公神道碑

沈一貫

上所簡任九卿得先帝戊辰歲登秘省之侍從秘省出
尚七人晉川劉公其一也公之歿東阿為之狀山陰為
之誌而以賜阡之珉屬予自余預機政借前籌莫如河
漕戊戌之秋得公而始有所藉手則余之悲公其國恤

也公既錄常吉改兵垣用姜非謫蒲丞徙知盧氏萬厯
初召補西曹調民署乃預僉臬參議闕中厯齊楚藩臬
長哥中丞撫保定已協理中臺佐邦治奉尊人喪還里
久之以河決黃堦起少師空兼僉都明年上功拜尚書
收厯中外三十餘年官階十六易而姦節懿行未易盡
數所為難公者則西曹時與大司冠爭疑獄司冠與死
比公傳生議司冠不能從竟以失入譴而人始服浙故
多材先是學使者行刻核之政公至則衡文采實不為

毛舉所甄拔皆一時秀髦在西輔適無秋而有倭警師宿於天津羽檄旁午公外調兵食內理荒政是歲也飢而不害博陵盜起嘯聚至千人所司議剿公曰不然好則人怒則獸草薶之不忍下令殲其魁餘勿問人謂劉公尺檄賢於十萬師故事河與漕皆設府上以公宿望舉兩府獨之監司守令受節制者七省公謂河漕患有標本而工無緩急循商邱虞城以下至於彭城得所謂趙固者賈魯故道也而鳩工焉開積壅䟽支流隄堰閘

壩增卑倍薄延若干里不淹時告成上嘉齊晉秩廕子
於是有二湖之役二湖者邨伯界首維揚之巨浸也涉
者虞溺公闢裏河避之行旅無恙於是又有泲河之役
泲通淮海渠成則漕無乞靈於河也公排羣議躬開鑿
有渠形而病公故恂恂長者至講畫大事不惑於呶呶
之口趙渠潘司空患費而止者也泲河舒司空鑿而中
輟者也力主必行人多公之斷自少不問家人產貶言
錢穀而行河經費指計無與趙渠僅費金十萬二湖三

萬沕七萬畚鋪雲興未嘗不宿飽人又多公之辦為政
持大體恤民瘼行河時籍郡邑城旦以工役相準所活
無數疾既篤乞骸於上不許則從床箒中治程書不及
私所謂致身者非歟公宦蹟最多而行河為烈昌黎有
言君子所以信於天下者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
愛也公之後河議築舍王家口之成功而益厯公思也
或謂公經世不必復為出世學所論朝聞夕死即山陰
東阿猶河漢其言余謂孔子有浮雲堯舜亦有浮雲腹

水者亦自曉冷煖耳未易從人品量矣公名東星字子明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世居邑坪曾祖文住有隱德大父得保父賓俱以公貴贈封吏部侍郎母牛淑人生嘉靖戊戌卒萬曆辛丑年六十四配李累封淑人子用相貢士娶韓繼娶栗孫男一銘曰

藹藹吉人維國之桢維岳之靈秘省起家禁垣司駁直舉嶽嶽鳴為陽鳳斥為伏馬誰為為者逍遙如往即丞即令不容何病廼晉爽鳩廼治爰書明允疇如師模我

越鑑不遁明器無失型保釐齊楚以教以撫允文允武
輦轂之西是拊是飭保障馮翊銓衡重寄特簡以貳山
公啓事奉諱而旋帝優其卹人跂其出河伯不仁黃涸
為墟廷論攸歸召拜司空荒度土功爰濬趙渠賈魯之
蹟其涂可闢既奠二湖浮沕其期胡不少須瘁鞠匪躬古
之勞臣吁嗟百身誰而喪道誰而喪世何思何慮國評
已定易名之章俟諸太常我題其碑採彼輿議封於有
位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太子少保琢

菴馮公神道碑 沈一貫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韞清之臨朐人萬歷丁丑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歷禮部尚書兼學士歲癸卯卒於位壽四十有六海內士人識不識恨不大拜究厥施而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常薦者為惓然云公天質奇偉氣朗朗絕塵學無所不闕期於致用入史句益究心戎列帝典謨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

說治本亂萌比古諷諫積有若干卷為侍講官坊時或
議開五臺礦可助邊則遺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令
他日有間而臆使者孰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封
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急引爭直謂
左庶子馮某語臣如此為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時倭在
朝鮮封議興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甚安所急吾封先
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用間無急攻而輕決河
灌城微獨多殺傷士且恐水壅猝難自反即以雄鎮百

萬命易數賊百未稱得計矣惟外艱家居聞朝事有不
可輒憂於色西創後談者爭言罷市公曰言何易哉曷
不問內備而急挑釁為所與諸制閫書權闕右雲中上
谷緩急甚晰師救朝鮮咸疑我不可代人受兵公曰我
非救朝鮮乃爭朝鮮漢人故用西域制匈奴矣假令朝
鮮折而入於倭且代倭難我惡乎其不救經畧邢大司
馬濟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唐蔡功斷乃成耳倭既遁異
議猶不休公謂諸臣久異域轉戰數千里藩屬復完不

可謂非功即有所亡失詎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無不
預度懸中者其在吏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廣延
見周咨詢隨人地資望而劑酌所宜疏定銓格每月旦
書其需次之俸而揭諸屏次銓之既月復如之幾幸者
乃無容私而故事計外吏有疵者悉置不及公謂京考
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之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服人
心疏而增之益少率二年而草建儲停礦稅疏甚多皆
剴切曲盡善以適言微語作轉旋上諭及君臣一體則

為羣臣引咎以微動之楚璫陳奉罷還則請釋其所誣
建者即以推勅降官被詰則言今選曹不易為宜容其
以落階供事嘗譴職方空其署則請免其比舍不預事
者而因備列數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叙其因事納忠
多此類也上或用或不用顧察公惻誠而時為霽威將
舉三慶典特簡公秩宗三日而具儀俄司設璫稱誣欲
以期公瞿然曰中外眼穿此舉今已晚何所得若言適
戶曹郎輦遠餉四萬金出都遽以便宜止之而畀司設

禮遂成因言上以大禮成歸功聖母親朝長信宮加徽
號事親至孝願持此事天躬郊祀之禮上勞之云其須
三殿成壬寅之反汗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可令
聖德光而復晦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人誰
信之亦思頻危時有金如山何所用哉復以災沴三疏
論中使皆報聞其得稍禁抑者若晉瑞孫朝訐魏中丞
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忠者
培一令宜調高寒者輓一藩使可巡撫公言此輩何如

安可令侵黜陟權饒倖既墨敗緣事希復留公稍其籍
粵璫李鳳為其翼堅營貲官公謂大司徒何可令此事
自今始俱得寢所遣璫乞關防至再公固毋與上廼以
牙章代之而佐銓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纔死白其寃
與卹典麻方伯浴卒貧請特贈太僕卿典禮時疏覆故
相高公拱有匡輔功卹贈賜謚通政使沈公子木請復
建文君祀議廟之於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罷秦庶
長子封尊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凜必行無虞中格

與旁撓也秩宗二年疏復十數上易箚時猶州其嘗所
草牘而奏之比於尸諫遽明度疏入乃瞑嗚呼可謂致
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所謂
報主承先者尋刻在慮大旨欲引當道顧先務自捐成
心厚集君子之朋策宜量分而精圖之恒言今朝士自
相猜何由信於上不信則不任不任且旁啓竇必也至
誠至公息事絕嫌庶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體國奉公
為先別白是非為後誠意感通為先犯顏觸忌為後寬

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為難鉅輒護
意此真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哉斯人之早世也天
命也夫余屢隕涕而為之碑銘曰

方公誕時於燥有徵銜火曜闡母也寤生王母曰嘻冠冕
而絳襦宋魏國昔於來降祿斯壞寶肇叶嘉名誰能叶
之寶韓載生煜煜五雲著祥臚句黎閣蘭臺亦茲早遇
若韓焚草公乃積成若韓決策公乃不驚若韓籌邊匪
旅以勝若韓鋤奄匪初用正長流深壑濤平厥神高山

太岳龐乎厥真謂稚圭誰吾用韞是來去一身裏令間
起孰氏爾韞宴位與年宴位與年人胡却前我書豐珉
旌此靈域重來何時祚我明德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太

保謚襄毅王公墓誌銘

焦竑

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兵部尚書鑑川王公薨于里舍

守臣以聞上驚悼為輟視朝一日詔贈太保謚襄毅予
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也公子職方郎
中謙以葬之前某月奉楊檢討元祥所為狀丐余為誌
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曷可辭按狀公諱崇古字學甫
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出鄭端簡公之門鄭負
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
公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中八年出為安慶守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

兵常鎮常鎮故無兵備以倭患特專設防乙未改鄜延
兵備副使壬戌晉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
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莊皇帝改元晉右副
都御史冬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
亡何晉右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
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
五載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
書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

有九轉勛名炳炳耳目夫人能縷談之也為部尚書時
傳御史應楨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
繼光以公發其奸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
四起而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嗟公威係名王而不能
討城狐之慝信孚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
事者之難也溯公厯事三朝陪祀園丘者三方澤者四
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
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貢

舉者一幸太學命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九蟒緋者
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為國子生三為錦衣千戶一而
其歸也猶歲給米贍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
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
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恨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
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
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馨鄧州學正
配張七世曰瑤配孫維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
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即職方郎中謙丁丑
進士娶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氏女三長適管錦衣
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
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禎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
幹之柱之樞之模之宋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鶴孫皆幼
公為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於裴晉公文路
公韓忠定王恭襄心嘗向往之而其敬歷中外也又多

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慎獄然鄭公家
法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君家孝友周貧乏訓子孫語具
家乘中茲不書謹撮其大者為銘銘曰

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啟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為
世宗臣方叔壯猷張仲孝友雄劍處囊洪鐘待扣奮蹟
西曹持杓北斗公既趨朝星辰劍履正色佩言薰狐掘
鼠羣飛刺天冥冥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
璽墨先溫大星忽殞箕尾誰捫內外軫動河山改色冢

賜連岡勛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一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趙南星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別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先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為平陽府通判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氏生六子其二為禹州公名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為信甫修幹哲顏風骨秀挺十

五為諸生二十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試宰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氣銳事至立決而務為簡易使民折獄用經義宿猾大豪無敢犯者其輩既不譽又不能徇上官之意結朝貴之知以是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戊戌外計忌者未盼也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察數主爵者亦苦於圖說服闋補內丘尋轉刑部事時沈大學士一貫為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部侍郎郭公正域皆正人相善

會劉御史九經劾其黨二人語侵一貫疑郭公使之除
已而升次相方娶謀蠶之而楚宗有奏楚王為假王者
於是給事中姚文蔚楊應文錢夢皋御史康王楊李培
等遂謂楚宗之來皆郭公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審
而楚王徧求諸要人悉為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
凍楊村奏下刑部時尚書為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
究主使之人信甫知其意即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曰
楚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為楚藩雪耻耳信甫曰此出上

疏者之口無可疑即援筆書案行勘楚中無何而妖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為其中言上無立東宮意為沈一貫所強兵部尚書王世揚等與司禮監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宮監九卿之門於是諸臣各上疏請捕罪人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爵捕之一貫復擬旨切責以為賞輕大亨不知所為忽有荆門里居同知胡化有深怨於其州官阮明卿等上疏言妖書乃其所為而胡化與郭公同居鄉錢夢皋遂上疏直言妖書出

正域手沈鯉乃亂臣賊子實與同謀大亨密謂信甫曰
郭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作無
疑政府親與余言必甘心於彼不可為外人道也信甫詫
曰如此則為羅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憮然
曰彼自為之何名羅織是時康王揚方巡城與提督陳
汝忠等叩虛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冀萬一有
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被械繫其
掠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也

信甫乃請其親鞠之信甫持牘上揖曰今日之事所關甚重大不獨衆皆覩聞鬼神實式臨之即呼胡化問曰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郭明龍與爾所為何乃誣害他人化叩頭大叫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自為阮明卿殺我一家特來籲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得同作妖書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竄謀爾知之否化曰我知誰為歸德公等但為蜀犬殺人媚人即見皇上斷胡化之

頭亦如此說大亨慙且怒輒趣信甫曰此須以刑拷之大亨曰彼佯狂耳遽退化所云蜀犬者斥錢夢皋也信甫即具爰書曰有易我一字者即引奸黨出入人罪罪亦如之律陳訴耳疏入上曰朕固知其皆偽也罷之諸人竟為信甫所持窮鋒盡鎬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郭公無涉而妖書事未結竟不得已聊坐之皦生光固多罪惡然未至此乃一貫復請旨詳鞠之康王揚遂上疏訟皦生光之寃展數日而賊可授首蓋指歸德江夏

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免
及考問皦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我
為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楚
事之勘疏至三月而皦生光正刑大獄乃絕康丕揚持
斧按淮陽乃覆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
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於權要者為言出莫違可以報
恩讐而豁胸臆也乃令曹中有如信甫者枝柱其間使
上不得愉快下愧於無功則無為貴權要矣豈惟若人

恨之自非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再遷官出守
常州無何劉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逆散然
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內察仍欲以把持堂官處之
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竟得中旨
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復得信甫往
吏民皆愛戴信服之其試士一以文藝為據即郡中賢
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為矯枉之過然吳中士大
夫多稍委曲即無以間執口實寒微之士無望甄收矣

其初猶有怨言既而咸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
過郡毫無所饋遺璫語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二府勸
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愬不能為媚也不三年奉禹川
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為楊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
兵備正當北口卜失兇請封之時卜失兇者初封順義
王俺荅之玄孫素囊之孫也俺荅之妻封忠順夫人所
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導中國烝於俺荅之孫
子至擗力艮昏愚淫營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卜失

兎年少綿薄而五路台吉最強時捨力艮物故一年餘
矣忠順不能罄居而慙於素囊難發口當事者重賄五
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之壞皆坐媚
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之此語聽之佳耳
顧必不可行遂與他人謀賄五路五路乃益橫求索益
多第言主婚而不及封事至欲與謀為內訌當事者乃
稍與信甫謀信甫具言今日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能
不婚也其孫不能自封也以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仰

給中國也此其權在我何至以封爵金繒予人而懼其
不受乎且彼衆無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者
又恐喝我以外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當事者
意頗開寤而諸長已驕不可制於是以撫賞委之信甫
嘗試之信甫與其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
者必加如律誥唯唯聽命無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長擁
北人至帳下婚馬卜失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橫索新王
賞五路以主婚首功求厚賞甚咆哮至欲加賞其子女

信甫一切不動彼計誑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數月
諸長叩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即上聞
卜失以素囊竊其內實遂去在事恐封事壞終當賄五
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來況此事必不
可為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果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
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為世子久矣妃故代王
以所愛妾生次子者請為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
賄沈一貫等而後上疏疏入報可六年而朝議遽起禮

部下其事于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亨亦以代王為是
疏已發矣見信甫語及之信甫曰公悞矣汪公駭曰君
何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
嫡無嫡立長汪公曰代王之妾已立為嫡矣曰王妃故
例不得選繼亦不得進妾為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
已有俞旨奈何曰嘉靖中秦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既
而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
之心而為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

進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為汪公不欺異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絕人而勤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載於心遇事輒有定畫屹不可捫其試宰時人皆謂其宜在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為臺省當妖書楚事起時不過一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於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次之然中國於是始尊非

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失之叔黃台吉之庶子明
暗台吉盡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許之中聞代藩
之事曰廢嫡立庶漢法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
之有綱常豈小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
成有旨陞巡撫矣而主爵不推矣信甫在朝在邊所遇
皆大節自下拂上以獨拗衆焦屑乾嗑而僅得之極苦
又玄覽博搜為易律歷三筌四書屑考若干卷不無勞
神之過竟卒於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

生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倌上疏
陳情部覆贈官予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孺人贈安人
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子一即倌
太學生娶連文學得第女女一許字知州連得意子而
殤俱朱出倌卜以戊午冬十月將塋於板橋之新阡以
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於余蓋信甫兄弟
與存之皆從余遊時所目為黨人而力擠之者也余病
今年庚申乃為之銘曰河無砥柱四海汎濶朝無直臣

義類胥殘佞之見忠勢在必刪一虎羣從瞋目嘖嘖挺
身翼蔽以脫於患貫索竟虛鵠鳥為鸞不畏壬人御敵
非難威信服之疆圉以安與哉若倚何心之覆漫云効忠
漫云有德邊功上最帝命甄錄而若罔聞而維謠詠剪
伐貞柯留彼脆木天亦不贊賢人不祿世之机矣憂俾
我獨道之晦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鵠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趙南星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於家其弟

文融寓書於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為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非兄不可弟此時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為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別後逆成久病不能復為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於公者且內察國家之大事史冊所必載即文融為狀未若余知之之真也非余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鑑字文中號立峯九

歲即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踰丙夜倦欲卧起稍行
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二
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卧矣如此者三年
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
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權力口
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兄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
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
學有之皆取世官及胄子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

之拔其僞可百人尚書以聞候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
推用曩多徇情或例外間有闌入公一稟于令甲視文
義為去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必來公特抑之權家多
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
公岳為武庫郎中既退呼公曰立峯吾自今畏汝矣豈
有上官嫗嫗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疏上踰日留中同事
者皆危懼公不為動已而竟下是時上獨攬乾綱左右
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邊發示虛揭耳公繇此名大起後

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末跡學宮豈敢怨吾師乎遷
職方員外郎尚書蒲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極重公公
亦甚服楊公忠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
肅敏未必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
微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歸
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協司郎
中是時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決事齋宮精明威斷華
亭徐文貞公當國正己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凜畏

罪士氣亦少瑟縮矣公乃上疏勸上時出視朝無為左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為喻其利及諸宦寺尤多於時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間造偽疏故為危論於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蔓延及已也即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歸武選主事宣化鄧君洪震賦寶劍篇為贈以告其同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公意同

上遂馮惄然留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似少悟而諸宦造飛語激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繇是震天下矣隆慶元年起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必欲鋤鉞為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簡公牴牾公力持平其間聊合之劉公寓書楊公稱之時楊公已改吏部矣欲調為已屬而媚之者構他語沮格遂已而海公巡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聞先生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諷之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

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歸復起兵部而少師新鄭高公
以政府掌吏部見公示意欲北之公竟為不顧也者而
去明年遷南鴻臚寺卿萬歷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
少卿尋遷右通政明年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錮
權擅朝不喪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為益橫公因乞病歸
家居七年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故矣
起補原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郎尋改吏
部侍郎十八年遷南京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

辰平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涇陽李敏
肅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上謂世達方秉政力肅憲職
不可動而西鎮叛卒告急是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推
工部尚書廬陵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言數日
不下既乃特用公焉當此時上深居願養內外隔絕內
閣為太倉王公錫爵蘭谿趙公志舉新建張公位用人
行政一以委之三公者不敢為江陵之事而欲權歸於
已稍有識者莫不離遜自陳以陸公智術高不可寵駕

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恢卓虛懷下士人望所歸又為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留都之時多即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拔之冀為已用未幾即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為恥恒至岨嵕弘治間推舉者奉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闕說嘉靖末年分宜大鬻爵亦但為請託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恒自往受教矣即陸公亦不能盡改也至公乃

絕不往又故事吏部尚書道遇內閣不避避之自嘉靖
中李肅愍始至陸公不避矣然以密有所逶迤至公而
絕不避三公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於朝言會推大臣
與推者各舉所知類奏取自上裁以此為定國是公按
令甲議覆以為大臣駁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
直言可否此爵人於朝之義守舊為是刑科左給事中
史君孟麟則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
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

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繇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舉事議皆預定二三宵小輩為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為動三公既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其他縉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密則此輩蠢起而譁鉅矣此時惟李

愍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榜出改府既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睚眦客惟一至親為司屬衆皆掾之以挾公亦為謫之矣即他屬所處者亦倍於往時故無所得其巇咸相謂曰我臺省何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勲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為司屬者也楊君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

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
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三公故擬旨俱
留用於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為臺省交章
糾拾不為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專權結黨
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伏罪
明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
虞淳熙等三人俱閒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
於是公上疏求去有旨不允公以身去無煩多言顧權

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奈之何其以為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

大罪也即如以專權結黨為嫌畏縮怯懦自救不暇則
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仕使不效徒潔身而
去使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為戒
又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默伏望陛下特加省察
并賜骸骨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
救余詔切責市恩羣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於是左僉
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
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部郎中于

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陞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論究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啟睿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疏為楊職方昭洒無受賄事願以已官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缺推史君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况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

既辨權黨之說遂稱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溫或厲至以
司官不肯認罪不能赦正為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
尊少牢視焉公堅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
俞旨乘傳歸是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
典所斥者即終身禁錮此而有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
以此稱公是譽宋娘以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奸為主
貪次之夫貪者污朝之臣也奸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
也故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士紳坐年老者三人皆緣

他議而微之以老有疾者即卑冗吏亦止四人耳曰彼方憂性命而忍復煎迫之乎至於任子者非有大過其祖父賢則容之以為善人之勸繇斯以談殆不止於無私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讒去公同邑陳恭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閣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萬君國欽為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必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即請病數月去自是吏部用

人之疏多竟留中者官職曠廢尚書自奉新蔡公之外率以為固然莫肯去者既而公亦被彈射去政府無可票擬閣部俱輕而二三見臺省以口舌為權悉逐異己者丙辰丁巳之察吏部俛首而唯阿善類無遺餘其在林下者三十年之間零落殆盡存者亦多衰老值建稱亂師燬地削海內騷離今上即位求救反絕如弗及然無能折衝厭難者公典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於亂此秦誓所以思一个臣也公生於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

年七十而沒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葬謚清簡惟贈陰命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下贈太子太保錄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娶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峰公鋌繼娶楊夫人生太僕卿鶴峰公綜及南京兵部尚書月峰公鑛即文融側室馬生庠生鑲公娶錢夫人御史後峰公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言儲官事謫朝陽縣典史娶編修史公鉅女次如洵即比部君癸丑進士娶

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適湖廣副使管公
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西僉事史
君元熙子庠生孝蒙如洵生四男二女長男某
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某長女適舉人周
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汶子良模夏山
陰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公於府城北梅山至今天啟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為銘
其墓銘曰

忠烈之後宜其丕興卿相茂也至人為徵上古之士無
懷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匪善之行人孰
無機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鷗鳥可從閑修強學非以立
名眈眈穆穆無可與爭芝耀其華蘭播其馨世之君子
未可同稱薄遊從凡惟化是乘卑踈遠近其儀有恒忠
義內激洪河可馮相臣質數大則弗容博選天官非力
克勝樂其平易不知而庸統均失官極於江陵守正為
侮熾超所形大計羣吏諂子營營撓脰丐免而曾莫聽

黃閣愧耻昔重今輕及其餘耦殫力以抨皇天未怒晴
日雷霆三却釣羅鴻飛高冥正直發憤罔不怵怵貶逐
不已有耳如荅公歸逾年往依先靈卹錄隆厚孰好孰
憎哀哉若人遭際聖明放逐律魁破毀太平爰至今茲
禍亂遂成喑醺湏臾有譽斯榮厥惟幸哉伊余之生得
所歸依退遂咸并世逾二紀吾黨彫零癸巳之事可為
沾纓傳信無人惇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傾天寶留
之俾勒此銘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趙南星

李公名化龍字於田其先瀨鄉隴西人七世祖瑾徙長垣瑾生公度公度生鐸鐸生蓁蓁生盱昭丞誠誠生繼古繼古生棟即公父湖西公贈兵部尚書者也母吳大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俱下為文操觚立就髫年補諸生稱聖童郡守王暘谷先生名士也重公與南樂魏懋權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諸生二公皆升高第公舉甲戌進士授嵩

縣令財二十耳吏胥見其少而秀羸署字故草草試之
公心度弘廓不問也其輩遂駸媮公乃攝以威嚴豪猾
皆聳及朞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挺無
援稍遷南工部權稅蕪湖極清無何為南吏部時魏懋
貞鄒爾瞻諸君子皆在南都結駟聯騎游於采石雨花
燕子磯之間稱詩裁賦藻山川而賁草木迄今傳之以
為金陵之勝事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較文甚速其所
指利病甚詳其中苦學而久不遇者往往驟拔之其人

率鼓舞崛起一時稱神明未見督學如此者已遷叅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中州也公望日益隆遂擢河南叅政尋入為太僕通政公以兩大人年高素不欲之邊塞而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廢壞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簪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東西邊先後告警公筴曰西兵數萬其剽不可犯東兵僅萬餘耳易與乃檄大帥董一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兵入

我師橫擊之斬首四百餘級稱大捷明日西兵至攻右屯我師乘新勝氣銳夜却之覺而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已而東兵以鎮武之怨數來攻公以精兵敗之於靖遠又敗之高平又檄大將出塞邀擊大敗之於十方寺堡敵自是與我各守疆隅矣捷上賜金幣升俸二級公念兩大人數請病求歸久之得予告解均服而絳衣以舞甚歡也而有播酋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控馭無術或冒沒重賂酋既驕矣

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請剝上就拜公總督川廣
湖貴事賜尚方劍斬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家則酋
已破綦江叅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死之而敵之罪惡不
可赦矣公携家以往從容笑言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
即為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
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曷若死國之不
朽也慷慨激烈足使人人有喪元之思公疏請三陟閩
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延革任公謂綎

曰將軍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而怯區區敵人乎繼感泣願効死力公保留繼殺賊自贖命繼等八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高折枝史朝貞等監之破三碕降其部落賊大窘而湖西公之訃至詔公墨纒從事時賊鋌而走上海龍岡自保公密授方略從岡後掛路上火其龍虎關酋投繯死其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級生禽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十九名播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

為善後之計皆報可公疏求奔喪八上而後得歸服甫
闋起總兵河道先是治河者遷去或里居皆以所築隄
決追罰至是乃起公以人所不敢往正如播州之後公
至則徧行淮徐鳳泗間厯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
遺跡噴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
也奈何既脫而復入乎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得俞旨即
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歲運千艘
通行無所礙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迄今賴之

公其時見秋水漲溢不無衝窗方疏請為分黃保洳一
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之諱以歸禪除起兵部尚書
武弁之陞遷大都諧價于天市而取之于職方公揭其
資薦之數于部堂有缺序轉而倖濫稍息考察軍政諸
恃與援多羽翼者以為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留中
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精審可行
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暈甚危幸而甦然遂衰鬚髮顙
白殄殢日漸以至不起公生于嘉靖甲寅三月十日卒

于萬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年五十八耳以平播功及
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後贈少師曾祖祖父
皆如其官母皆贈一品夫人所贈公元配及沈封皆如
之子不矜錦衣衛指揮同知不盈錦衣衛指揮使功名
榮寵可謂至隆極盛矣而遠邇皆悼惜之公才高天下
其為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鼎足而
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靡竭而未嘗有所
漏言所在思職如田有畔尺寸不越也遇事敢為而計

慮甚周必不出於萬有一危之塗誠天受之全才國家之楨幹也今天下在外猶可展布居中則多掣肘倉皇則急用人閒暇則憑口語且求去者亦甚不易播州之變天所以就公之功名而見篤生之意也一為本兵即難懷志考選之事纖人弗堪過此以往公且黃鵠舉矣而大命頻傾此天所以護公之功名而成其始終也嗟乎天之於公則厚矣其如天下何公文章功業自足不朽勒之於石令後世以稽覽焉其詞曰

何人之英生此俊人能言斯斐鳳羽龍鱗僉曰才子梁
郭之倫試宰蒿下白哲少年歌雪賦月擷秀芝田金陵
作吏其曹亦仙江南佳麗綠水朱樓自公多暇聯翩出
游文酒逍遙頌揚國休視學河洛及於齊魯平之以衡
正之以矩譽髦多士青雲接武公望日高入為列卿遼
人苦敵出而救寧乃若宿將素習于兵凡所謀畫咸
中厥度成算在胸如杜武庫威稜遠聞四方景附襁負
子來共趨王路應龍小醜無知犯順舉朝蛩惧以公廷

問賜釵在匣將士勃奮滌地無種夜郎為郡文武之聲
震動華夷暫試行河天吳畏之帝曰咨卿汝統大師帷
幄運籌威噉邊垂如步大川視公安危而胡遣疾遽遊
太空樛木生危崢山忽崩天人異嚮奇傑嬰山醫和前
知長弘令終千古同符歎悵無窮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趙南星

世恒言今人不如古人必大愚也為此言者天之生賢
人君子也其猶世家之積寶玉乎或數年或數十年或

百餘年而得一馬猶然有真有偽真矣猶有高下品質
精光萬相絕也世所稱賢人君子亦若是言矣若南樂
魏公也者以求之古人中則豈易者乎魏公諱允貞字
懋忠別號見泉世為大名之南樂人其先世可考者自
良興始良興生剛剛生昇昇娶于黃生泰泰在母腹而
父見背黃貧苦守節撫之成立泰生經以勤儉大其家
娶于王生封巡撫節齋公魏公之父也諱怡以明經為
別駕行廉而德厚趙魏間稱為大人年九十六而卒娶

於王無所出繼娶楊恭人生三子長即魏公次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次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氣節並為時論所推公兒時內穎外方屹如成人比就師日惟讀書不知嬉戲十八為諸生庚午遭母喪過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有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黃藥公取服之果愈丙子舉於鄉第十四人吏部公舉第一丁丑成進士授荊州府推官荆俗剽悍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公埽律師情悉斷遣之時江陵相擅權作

威官其地率以畏之太甚柔撓求容惟公與觀察馬公文煒廉貞自植民賴以安皆稱夫責云而張氏奴有不逞者衆昨古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未嘗不見容而更取重焉壬午徵為御史會江陵物故遺表薦其私人潘宗伯晟肩已而相為身後之利御史雷公士楨疏論潘輒猾不可相上竟相之公疏極言潘品下齒哀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為聖治之累甚大疏入不報然亦竟不復用公在堂中會不踰歲時

江陵初沒執政席餘威蒙遺事未能遽偕大道公所糾
正甚多既而陳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
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政而張公子聯翩高第
遂為相庭之故事駸及諸有力者肆無顧忌所以科舉
之防尤執政所恨遂降公許州判官戶部郎中李公三
才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
事李公南禮部主事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
簡獨胥吏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樞

少宰海公瑞皆名臣公請如此類悉革之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由建言遣戍為吏科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為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遇登山觀水講德論文每聯鑣出游望之者若列仙也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諱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太公之命入都數月而有諭祭秦藩之命公為正使大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節自乘傳廩給與

秦藩餽遺不下二百餘金皆無所取公為丞陞少卿念太公請告歸三年而家拜順天府丞陞右通政無何陞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足數則軍情悅屯鹽不虛則國計實宗室不犯則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報可天下風俗駸汙官邪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於簠簋之飭平陽守歲所節省數萬金以報公極其休讚用充平陽一歲租於有司條議裁革者衆或過於刻削公還其奏曰非人

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千金及酒課數千皆橐中物併贖鍰不下數萬公著為令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金他罕所餽遺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不能制奏改為府山西與敵隣自款市之後邊備日弛公親歷其地視要害覈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甃石而黃龍池草塚山河會水泉石茆等處皆創為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牆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

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兵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之祠及書院陶化人才凡皆取諸其所節省他人所云橐中物者也一時山西吏治甚有文理閭閻安樂德威燦乎外方敵不敢飲馬於河值宮殿災新建密以開礦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疏言人主王食萬國何以開礦為頻年貶逐諸臣其中宜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為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

稅之議起公不勝憂國憫人乃陳君臣交警之謨責新建以嚴嵩夏言為戒蘭谿以李本為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火今年又加恩而三殿火天意甚明臣不忍陛下為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奪五月俸自是山西中使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益橫文武吏士人選其意者每繫繫於千萬里之外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陛下何重宦寺而輕言官也疏入不報而中使遂舉劾有司典

史驛丞等官往往斃於凌虐公上疏自劾不能為吏民
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絀疏入又不報則遂挺身扞之
力摧其爪距其輦氣龍見公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
其輩大窘遂奏公沮格礦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
金數十萬皆入已上下其議部院諸大臣於是九卿合
詞上言撫臣某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叅內臣內
臣亦叅之詆調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
臺省之疏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闕籲留事遂寢中

使之疏上也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
摘記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與自酒稅贖鍰等金之外
廩給乃其餐錢亦以為公用至太公諸公子往來皆以
俸金雇車馬所過傳舍食飲計所費償之傳以報於是
衆益驚服固知魏公清非有中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
撫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錫譙已也屢推卿貳不動求歸
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得旨即日命駕軍民遮道
號泣皆為祠祀之而祠在太原者李本寧太史為之記

公侍養太公者一年所而太公病性不嗜藥率子侄焚香禱於天請以身代竟不起公年已不毀矣而哀摧幾絕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為娛人品至魏公不必更言其清然今之清者殊亦易為何則清名成而家亦富矣律之以魏公能乎哉且其人率貪位末路多翫美蒙譏魏公為國家生民乃不知有生死利害故能信心孤往無旁顧却慮癸巳余筦京發被逐冢宰餘姚孫

公奪俸三月公上疏直言執政喪其私人非至尊之意
執政恨入骨髓一時同救余者如李公世達王公汝訓
曾公乾亨輩皆去而公留以為能容矣撫晉又數刺譏
之故不必令其入朝大旱霖雨僅及一方惜哉公生於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卒於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五公之歿也余貽書當道者謂宜
破例優卹不言及謚以公之名德駿業能聞雷電見日
月者舉知之耳而卹拘於例竟未有謚也夫亦何足為

公損哉公仲子廣微今為翰林檢討以墓碑見屬乃竭
翌翌之思摘為讚頌用垂來遠其辭曰

侯侯魏公若龍若神望見之者則莫不震侃諤立朝排
檄柄臣奪之言官冀其默泯大節之監抗疏直陳豈惟
博謇曰報國思出撫於晉身遠而尊吏化廉清民戴其
仁上帝憚怒惟利之云山毀淵枯鷄犬宵奔公念皇輿
泄泄是箴慙不斯畏忿瀉彌深進則擁之退彌其輪織
入乘之惡人上聞萬眾稱誣公道以伸九年於外九袞

之親釋煩歸養白華可珍終其天年歸於斯墳佞鬼羞
避先哲為隣有美仲子鳳署之賓手繙寶書厥德嶙峋
論譔垂世云胡不欣人生得志無念後昆

陳恭介行狀 孫鑛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宋
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之開
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於瀆村地有壩今
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三生文仲

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為嗣有孝行是生
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贈祖父及父皆
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人配唐淑人生四
男長子有勲光祿寺署正次有濟庠生次有孚衡州府
通判季則公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幼敏慧九歲能
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呈都憲公都憲
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竒之是歲都憲公卒壬寅
兵部追叙都憲貴州功廕一子為國子生時仲氏早歿

伯叔氏皆已入胄監乃以廕讓公云俟登第仍歸伯氏
子公為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從同邑邵太僕駿受尚書
太僕文亦特奇古極推許公然時人弗喜也已酉應試
至京先文恪公為祭酒見公文大奇之士子舉順天鄉
試第二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邃壬戌登進士轉餉大同
因歸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為業
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
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中途復以病請得予告遂娶

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復請告歸無何太淑人遭疾卒毀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萬厯己酉晉稽勲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為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為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為中人保所倚重其為人謙恭相君張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暱希孝希

孝亦樂為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
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倖得耶遂具草曰竊按令甲凡
功臣歿公追封為王侯為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
生死止原爵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
子乞思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希忠父
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為例今希忠歷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皆臣子
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

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興素有
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
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
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即去邪何硜硜也公
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
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
冀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
相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

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甲申起稽勲郎中調考功又
調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
御史海公瑞者海內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蓋次公之
流然當路甚忌之余在選司欲起之不能得及公掌選
乃起浸至大用馬公庶節素著自入銓司餽遺無所受
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託皆不行選法清謁選者各
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乙酉晉太常少卿尋改提
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

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覈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入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饌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從後者亦復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滯郵傳以此耿耿耳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為量減之三丁亥江西歲半祿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漁課

上皆允之又為勸輸平糴民少蘇焉戊子江南兩浙大
稔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然守令各為其土謀其私禁
販易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明詔糴者雲至重舟
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亦旋賈會霪雨麥荒則穀價
益踴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尤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
時適然耳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
為計或曰令駟僮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
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詔而陰

閔之欺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
無庸以撫臣為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隣度不
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
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糶糶畧
曰我皇上軫災閔匱為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恒
風害於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歲薄收然
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即增臣等恪遵
德音不敢為厲禁計江省之穀自秋以來所協濟隣方

者不少矣乃令穀日翔商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而閉之則病人也迨縮矣而闌出無限則自病也臣以為本省州縣宜仍貿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無可慮是亦仰體皇上軫閔之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違詔論公會主之者而郡閭亦素不便公公遂罷己丑公廬燬於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操江兼管巡江

辛卯遷協院左副都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
以平日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吏部尚
書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為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
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南院右都御
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等同心精覈所黜皆
當人翕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又告皆
不允伯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末天子特
簡用焉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為六卿

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叅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諸公上至宣皇帝後二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瑞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入閣而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為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者必不自言必使請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其大齟齬乃諷鴈鸛擊焉不則遂攘之為恩其見擢者

亦竟不知為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
所品薦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誦之良難故其柄常
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己巳時蓋
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余曰豈
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
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
然哉江陵死職掌所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為冢宰益
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

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概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公謝曰敢故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

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術
進世之所謂講搶攘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焉時無
錫顧君憲成為選郎與公意相合一時人情廩廩望極
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科獄忤上意旨下一
司官皆謫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內閣為請上宥之
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削
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此以為請上怒曰此乃新
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

允無何詔會推閣臣且命不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屏為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陞沈公一貫而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會推事

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傳旨自嘉靖末年以來則傳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上允之自是無傳旨然前兩推皆留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前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相臣宜特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厯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魏為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

其官皆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聖諭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格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聖意極一時之選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鑰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及後奉旨通列名上今推鑰丕揚既刪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初次所推臣安敢遺詔下再譙讓臣深悚懼焉第事始末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憤前疏中業已言之遂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之大譴臣即褫職

且有餘愧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為憲成等惜顧臣能覲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以來迄於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以會推為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為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有他途進則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聖意淵微即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上終不聽已又盡削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上眷留不

置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誥
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公杜門凡
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為
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部清一日即誣身以濟世為
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莫
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
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
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

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
今仕路以建言為徑徑多歧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
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刼上慮見斥則以
先發博竒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
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
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模其前
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
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

欲遠算深計逆方張之焰而豫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啟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為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為涉太激即余慮以為太激然公所

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
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懼
忤上意取厭且以為既知其必不用又奚為名取之於
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為
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即叙遷
者多不下謁補者或終歲待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
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
推則諸司雜舉銓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

而已強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
貶法必不得使貶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
川流欲巧持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
來人皆謂閣部冰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
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
其敝盡各降志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
也夫辨官察行審材不得以清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
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

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
不審流品不叅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已
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
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矧我太祖不
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守正而
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
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
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祇稱同三品然則降除

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即邇者內閣辯疏亦謂
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勅除之意固不廢也乃相欲取
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乎嗚呼此江
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即為有司五部
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
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
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
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

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為閣謀孰為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即或不然孰大義請旨以詰之豈不可溜渾涇渭其誰清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為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欲以鼎足攘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爭權恐政術將為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

為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為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歛貨於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

御即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
獨公以右都起蓋政府素噉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
捐館已可百日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詔與
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墓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錄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廕竟復與
光祿公子啟孫今為袁州府同知公廉直細行必慎余
自幼與公交未見纖毫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絕
不苛責有一善則力為稱譽然主在辨真偽尤重大節

寧取有瑕玉砭砭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
刻意古文辭即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
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為公曰第恐
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即以
覆醬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
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邵宗明
縣知縣雙栢公炤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
鳳山公希明女累贈宜人男子三長啟瑞邑庠生今廕

國子生次啟草邑庠生次啟竝女子六孫男二本暉本
述孫女二公高勲偉節著於朝端今天子方命史臣啟
金匱石室以隆大業則不朽者當在彼矣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二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備倭經畧都察院

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震澤萬公墓誌銘

陳誌典

今上萬厯垂拱熙洽日久四方咸賓自壬辰而倭訖東

國戎馬之憂于斯方聲軍書狎至中外皇皇司馬門議論
煩興聖明肝食憂之然始以鄭司馬經畧於西後以邢
司馬經畧於東而兩司馬所以得爭勝於疆場者皆藉
手震澤萬公之共事行間也公自朝鮮經理竣事歸入
副柏臺旋奉特簡代邢司馬總督薊門四鎮以勞瘁卒
於官又二年褒叙在鎮保塞出塞功贈卹祭葬如例予
世廕而公子參戎化孚輩將塋公於某山賜塋之原而
錦衣邦孚匍匐以墓中之藏為請余辱公知且備員史

局國有勞臣而勒其勛伐以詔來者固簪筆之事也遂
不辭而誌之按狀公諱世德字伯脩號丘澤後號震澤
山西大同之偏頭所人系本江右始祖傑從軍隸徐中
山王麾下遂為大同戎籍傑生鍾從成祖征邊以首敵
功賜爵一級為總旗鍾生寧寧生瑛徙籍偏頭瑛生禎
禎生億自鍾至禎世以首敵功世進爵一級由總旗至
正千戶億襲千戶復由破敵功晉指揮僉事世襲旋擢
守備應州守備四子仲岩即公父也萬氏自守備公以

上咸用武功顯至若始折節讀書聲籍籍諸生間以貢
入太學仕為棗強丞有惠政語具王元美司寇誌中後
以公貴贈如公官先娶楊繼娶陳贈夫人陳夫人實生
公公生有奇徵穎敏非常四歲而解音律按節和歌拍
拍相合五歲而屬對如響語意英特稍長就外傳授書
解大意顧性佻達不能屈首受塾師約束時引羣兒為
營陣之戲建壁壘設旗門自署為上將分署偏裨步曲
鼓而麾之衆凜凜無譁或時馳怒馬挽雕弧射獵於榛

莽之虛奔逐飢渴則從田父索胡餅從村嫗乞水漿倦
則與牧豎行歌互答而歸年十五一意下帷下筆奇文
蔚起補博士弟子員試輒為冠二十四而舉庚午山西
鄉試辛未遂成進士授南陽令南陽岩邑又當孔道邑
多大猾舞文告訐諸老胥以公少每以疑事嘗公而公
鈎稽得情洞中窳弊莫不驚歎帽伏一切治辦治行卓
然以父贈公諱歸服闋補令元城其治如南陽又以母
陳夫人諱歸服闋補令寶坻其治如元城壬午徵入為

兵部主事已遷員外郎公本將種生長邊陲為諸生時
每慨然有勒銘燕然之想受職是曹益考境九邊形勢
諸方強弱戰欵機宜與人談邊情兵事縷縷不置或髮
指冠或手裂地聞者推為真邊材丙戌出為陝西西寧
備兵僉事至丙申擢公僉都御史開府天津公受命調集
舟師建立營房選募智勇周視沿海要害雖建牙草創軍
聲大振方將從海道下樓船與諸軍相犄角遠揚中丞鎬
以摠轄去遣代者汪公應蛟而都給事中張輔之言非公不

可遂改公代楊經理而改汪代公於天津方是時邢司馬駐師朝鮮而遼陽告敝道梗公疾驅而前道遇敵斬其敵首敵驚遁遂渡鴨綠飛檄倭營新中丞率生兵十萬且至倭衆與我兵相持久心憚其難勝會平秀吉死聞公來益氣奪公至則與邢司馬分布三大帥麻將軍貴董將軍一元劉將軍縉於中東西三路逼清正行長石蔓子之營預遣陳將軍璘駕餘艘於海以待倭還三路兵鼓噪進彼度不能支望風潰戰死者相枕籍墮崖

填塹者以萬計餘衆爭舟指如掬而陳將軍巨艦破浪
衝之砲石俱發斬馘焚溺幾無噍類海水為赤水陸生
俘倭將二倭衆數百輜重甲仗不可勝計釜山遂無一
倭露布聞皇上御接獻俘朝鮮始有寧宇邢司馬旣統
大兵歸而朝鮮君臣怵於倭氛懇留公彈壓公與李將
軍承勲戍守又二年善後區畫甚具海波無驚乃撤師
歸擢副都御史貳院事會邢總督擢南樞推薊遼督臣
具三人名上見無公名特簡公於鄖撫牘中代邢公固

素知公名亦由聖明睠顧東國謂非公不終此局也豈
尋常特達之知哉公既領制府節念茲土困於軍興務
與休息而提衡文武為柰土計適獐兔撥計二部謀盜
邊要挾市賞將從冷飯谷燬垣入公素嚴斥候我得為
備拒堵去已謀知二部借兵具甲將大舉公指授方畧
于鎮道路將選壯丁驍騎襲之紅草溝斬獲八十級三
衛脅息聳公威不敢復動公自秉鉞玄菟羈身屬藩還
朝未幾旋出總督拮据鞅掌竟以勞瘁致疾卒時壬寅

九月日也距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真可謂死勤事者矣且人臣之誼援桴鼓之則忘其身封疆之臣身殉封疆苟其少有全軀保妻子之心必且曰我職發縱介馬而馳非予大夫之事也如公東西二役毋論躬冒矢石崎嶇戎馬之間義不反顧即車轍馬跡自出嘉峪涉青海自平攘歷八道中間包絡遼左燕齊秦趙竝海竝塞往返幾二萬有餘里觸寒暑冒霜露寧啻叱馭九折之坂哉而悠悠之口猶或異同亦未深察

公奮不顧身之一腔忠烈矣或謂公不過以功名自喜
在淠中時不勝少年請纓之意一遭挫折未免却步贊
畫西事遂因鄭司馬以利誘邊王還巢為功而竟不能
制火長之死命經畫東事亦因邢司馬來瑕用間以倭
自還為功而非盡出於陷陣摧堅之力夫制敵者不必
盡用戰戰勝者不必盡鬪力故趙充國以屯田困羌未
嘗以不戰貶功符堅自潰謝玄乃有淝水之捷金亮身
亡虞允文乃有江上之勝晉宋推再造焉今必出於力

戰然後可是營平金城之算為畏戰而立與允文皆僥
倖於敵國之釁而勝不為武者也必不然矣嗟嗟者定
廓清要在可久方順義初歸時疇不有可去可來之疑
今順義不渡黃河款貢不絕者又十有五年方倭敗衄
固噴有煩言謂用構而去寧保其不突至今自己亥凱
旋又六年所雖恐喝之聲時聞而鯨鯢之迹既絕譬之
醫之治病已起疢危而安全之有年矣又安有不用以
為功而反用為罪哉公於學無所不窺六籍之史百家

九流嘖英咀華詩歌詞賦大篇短牘狎主齊盟其他星
野堪與音律歌曲舞槊戲馬彈碁擊筑酒經饌譜無不
曲盡其妙而性喜延攬重交誼騷人遊客稱一什擅一
技者靡不倒屣迎而身下之人人分潤務厭其意賓至
如歸絕無倦色家世為將選鋒家丁以家貲養者常數
百人通籍臨戎帳下如雲皆與共甘苦所至得其死力
生平擅人倫之鑒屬吏材官一經識拔者往往大用朝
提猛士夜接詞人蓋二十年以為常友人丁參政此呂

以姜非冒墨名得罪公念其困為代輸償官屠儀部隆
負才落職公念其貧歲割俸遺仕宦三十年所得祿賜
強半用以供交遊資斧尤厚於睦族婚嫁喪塋與不能
舉火者皆周卹有加其慕義樂施固天性然也所著詩
有署中稿湟中稿塞下曲媯上稿折津稿海上稿所署
書有湟中牘家食稿經畧牘監司草竿牘偶語兩河邊
鎮西事畫餘考海防奏議經理奏議經畧奏議藏於家
古稱絳灌隨陸有能有不能長鎗大劔與毛錐並長者

惟諸葛武侯與李衛公孔明綸巾指揮跨馬穿札或
非所長衛公所著止有兵法問對若乃戎衣操管鳴鏑
在前赫蹏在後滿志愉心如公者尤罕偕矣娶於揚封
夫人子四長化孚山西河曲參將娶蘇繼娶沈次邦乎
錦衣衛副千戶娶丘次有孚官生娶孫次國孚所庠生
聘宋孫男二孫女二

銘曰古稱山右實繁虎臣然惟附注為國干城操戈執
爰允武允文二業並伯古今鮮倫偏闕突兀地靈攸鍾

挺生鉅人兩肩同工西走青海東渡綠江飛檄星燦揮
戈天潢海外向化火攻蕩穴倭訏三韓水師橫絕縉紳
憂時疇不談兵躬歷沙場獨公先登元戎開府借箸孔
多執券而償能無牴牾梁州徙幕滄海恬波赫赫皇威
震疊山河遡之古牒靖遠咸寧各樹一隅未聞兼能起
家所象扶桑初連川原列嶂旂鼓森嚴勲名麟畫脣祈
蜚藩百千斯年鬱鬱芊芊

大理寺左丞鼎梅劉公墓誌銘

倪元璐

蓋元璐嘗讀鼎梅劉公封事作而歎曰嗟乎古今君子
小人之相治不自為力而徵助則必皆敗也漢中平之
後以君子內治具小人不足而延外力外力一入而天
下盡化為盜賊明天啟之季以小人外攻其君子不能
而仰內力內力一出而天下盡化為婦寺之羞亦不得
存小人故此二力者難借也昔者伏馬不揚極於中歷
貞皇一月環節雲流當是之時蒸蒸皇皇南北二龍俱
興於位二龍者北有吏部尚書高邑趙公南則左都御

史吉水鄒公益當時所稱如漢云三君者然也二公之道異趨同歸趙公救時而急事功鄒公正本則尊理學學尊教立務廣聲緣惠此京師樹廬章鐸明誠正之宗發春秋之義鼎鏡並設筆舌斷然小人患之度不能制乃移其懼於中閣告其魁魏忠賢曰是等召徒集謀意在君側耳忠賢繇此甚恨清流以去鄒公為其始事鄒公既去會南吏部缺人廷議復舉鄒公請賜環名不報夜半傳諭內閣如鄒某衰老蹒跚何宜復用時首輔葉

公向高爭之不得力求罷歸於是山東道御史劉公上言陛下奈何以蹢躅棄元標元標自繇向者抗忠受杖狀已蹢躅豈關衰老陛下誠以元標蹢躅宜益重元標且元輔以不得其請求去陛下終不用元標是速之去也又言閣臣所司存乎票擬中旨頻宣焉用彼相奸人旁竊懼成鹿馬曹節王甫事可寒心反覆凡千數百言指畫危難忠賢聞之大怒已而左副都御史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罪舉朝大譁忠賢乃益信其黨之言具

黨又告忠賢以劉公居鄒公之里而交楊公甚驩於是
乃逐楊公而用他事黜劉公時劉公遷廷尉丞數月矣
尋即逮楊公等六君下詔獄拷死緹騎日出以求其類
天下謂必及劉公劉公旣治囚服訣妻子飲酒俟時久
之不得命而先皇上賓今聖人當陽收振魁棟醜徒伏
誅旌亡求廢有詔復劉公原官然劉公已無意更出時
時與長安諸貴公絕交書諸貴公意少衰延俄十稔劉
公竟死田間嗟乎元路觀於劉公之道則知居天下之

義其愚莫不利用銳居天下之利其智莫不利用鈍也
當劉公首奮義推揚公從之羣賢慕公之義皆學揚公
其後凡揚公之徒槩多死者然揚公實學劉公劉公顧
不死及揚公首承譽命劉公從之天下發劉公之義以
及羣賢其後凡劉公之徒無不用者然羣賢實貴慕劉
公劉公顧不起繇是觀之可知龍德畢萬七戰亦在牖
下介推十九年亦在綿上厯啟以還七十餘年之間天
下之嚴節靜理握固養冲未有如劉公者也公名重誨

字忠甫其別號則曰鼎梅始祖德才君當宋南渡自閩徙贛十一傳為贈公梅隱先生是為公父梅隱娶於譚生公公生穎慧十八補博士弟子三十七舉於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筮令臨淮其治決蘊洒煩均畸賦甦疲遞招撫流亡三百戶民用歌之以治行第一拜監察御史鯁固敢言他所條上君德固守正法等疏陸敬輿不能過也持斧畿輔豪貴屏息官終大理寺左丞生於肅皇帝御極之四十年九月十二日以今崇禎十年七月十

日卒於里第獲年七十有七元配黎早世追贈孺人繼
娶封孺人黃氏八子皆才曰佺曰价曰儉曰儻曰伶曰
佺曰餘皆黃出曰佺妾白氏出曰价即元璐丁卯所舉
士也孫男良靖良竑良琪良珩良珩良珩良疇良
暉繩繩凡九人曰佺等期以今年戊寅八月癸丑日葬
公南番洲之陽而曰价以元璐一日長又能知公輕千
里乞銘具隧元璐雖病不得辭

銘曰章水貢水交靈起哲天祿卯金元城漢鐵鳳味能

鳴豸角誰截虹飛義鬚霜揚諫舌攀檻媿忠破柱方烈
北寺嗟嗟黨碑業業碩果或存玄芽具茁介推不言元
亮不折世亂埋輪時清結轍奸曰殺之亦不得殺帝曰
爵之亦誰其爵殆古至人莫可濡熱養浩尚玄因時而設家
近鵝湖恣其澡浴猗歟劉公豹文龍德生氣熊熊千年墓碣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三

原任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青丘劉

公暨元配累夫人曲氏累夫人王氏合葬墓誌

銘
倪元璐

夫崇濟之業所以考名人憂患之心所以正君子是故
苞桑休否蒺藜乘剛負弘者無狹模審端者無回志亨
困之德篤于劉公矣公諱鴻訓字默承別號青岳其先
自寧津徙居長山始祖善興善興生謙謙生拳拳生達
達生元元生璽璽生伯能伯能生天賜凡傳八葉代有
聲聞博陵士族之宗瑯琊人倫之盛所自來已天賜生

公父觀察頃陽公尉倉言乎其學江海以為之才強諍
之聲體雖同鳳於蕃之績追峻嵩高教篤慶流法宜繩
繼公其長子也公生有異徵幼形奇表黃中等身之書
流涕可盡長吉嘔肝之語又手能成總角中分名謹一
郡十舉不第囊錐相疑幾及會稽富貴之年始售廣川
天人之對故知洪音不爭於急節修制必資乎利風遂
以雋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橐筆三期聲稱日出授官翰
林院編修公綜習典常精疏義務昌黎之起當一變之

時習生史才有不常之譽知制誥一年獨持體要如絲
如緯其觀較士春官囊綜梗梓廬陵之勒軋茁興國之
榜龍虎方斯蔑如也于是國家多故顯皇帝登棄天下
貞皇帝俄繼上賓鼎湖再號連山幾沸離婁覬軒皇之
座旭馭委虞淵之都公乃戟手掀髯昌言聲義錫責時
宰其音琅然同列聞者舌吐而已尋奉詔以兩朝勅旨
頒諭朝鮮賜一品章服時四郊多壘制閫非才公道經
三韓為出籌箸奈聽藐藐中用惋憂既渡東江俄聞烽信

名城墮為丘墟巖鎮沒於榛莽公撫膺太息而已既而
弭節元菟大禮克舉又以海國我之外籬綏遐激忠存
乎推置於是裁約享饋章示規繩是使卉服之長感激
而效干城窮島之人慷慨而知內嚮公之能也復命擢
右春坊右中允旋晉左諭德遭頃陽公憂摧毀之誠幾
於死孝服甫禫起少詹事維時節甫乘權膺固駢殘竭
虎懼其多翼謁者怪其有兒招賢苟朋剗割剛士公入
都門義形難犯璫之郡兒以難告璫曰黨渠不除後其

臍噬繇是矯旨褫公冠衣而公自意言笑宴宴三公於
我乎何如黨人無慙于不與矣跨衛還里彌益夷猶非
有山鹿庖厨之懼野鵬坐隅之感陽陽陶陶貌日華舉
古之樂天知命無日不自得者夫居之二年否極以喜
今皇帝乘乾出震鋤奸顯忠金天作則九黎誅玄華升
而四凶革訪予落止懸銘闢門詔廷臣極蒐舊德凡疏
朝野十人比於周亂公名與焉皇帝考慎且日召執政
以下入對乾清焚香禱天冀得良宰覆名金甌明憲帝

賚首探得公上心甚悅即家徵公為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發冊遣使肩背相望控辭不聽凡五閱月隨使
者至闕下陛見之日嶽立鵠舉音吐軒訇上遙見目成
喜著瞳采當此之時地氣猶結首肱分道荃蕤競時晁
其窮漁夫有留覓產祿窟而猶在牛李壘以方爭綸扉
之長引質溥先朝之嫌畫諾之司慙而魏同心之致公
至木彊感知氣昌章邪摘疑察察如也于是奸徒大沸
剗手須剗遂乃召鷹起犬移眩縉素有醜面目視人罔

極商英報元祐之憾宗孟以司馬為譏賴夫聖人瞻言
王赫斯怒刑天干戚投於帝江營蠅樊榛歛然離破群
迷衷聖國是以明公是用感泣刻肌益靡避憎因承密
對力言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言帝王
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又請渙居益饋任
人責成既以魚水方孚無言不得退朝目送勢所難居
遮道手加情何易答且夫指天畫地莊論也以為過厲
其氣雖詎辟不必保交會食拂鬚寅衷也以為孤遠其

情即微言可以弋禍始終之際明哲所憂會以京軍置
帥制書不符議者毛吹歸諸機密原其顯過小事糊塗
閣班後公則猶叔季而言者倉卒承詰遽以公稱值上
勵精無私制治不欲使人揣疑秘旨以為天子箝鍵言
路祖翼凝丞乃下所司雜施窮鍛孔璋石烈今世所希
咄嚅之間已成大獄詔下戍公雁門公奉命坦施北向
稽首臣罪彌天死不足塞幸承貶竄夫復何云即日徒
步出國門書衾惻然見者哀歎至則雜諸戈矢致恭其

帥雖元鎮吉陽不移岨強而子方淮水能聽風波循省
之餘益脩性命暇或攤書詩藥賦詩泳游間選緇留與
爭道韻適如也亡何寇犯五臺雁門雲擾公獎鼓家雜
仗劔登陴傾囊鬻裝以享戰士敵不敢犯孤城獲全方
之殺于深坐以保西河王蠲閉門而全畫邑雖休瘁不
同抑亦各有其力乎風霆易涑水石能明天下方矯首
啓遵鴻之儀五位或拊心思放魔之過詎期疾作竟致
彌留以崇禎五年正月十有二日卒於戍所枯竹未生

曷明不負牛車共見已白非欺悲夫既卒大吏以聞詔
辭感惻聽諸子得以其喪歸葬其土仍勅給傳官為治
行非諸流人可得而望斯明至仁之存乎墜履定論準
諸蓋棺矣公泰山之容滄溟為量髯戟載義眸電曜靈
正骨嚴顏晶衷博體室鮮抱綢之滕門無彈鋏之賓矜
岸方幅不以厲物靜穆虛澹不以篤時道廣渙羣才周
勝鉅迷骸資其斷斧驚颿恃其智樯然而挺柯寡枝迷
流不由體誠曰坦測表云疎此其所短是以困也夷考

平生每逢奇異讀見黃衣死流巨響負疲臨危化人饋
之神藥涉波胥溺靈禽定其傾舟豈惟生有自來抑亦
誠之通召然與公生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九日享年七
十元配累贈夫人曲氏同邑通政使曲公遷喬女繼室
累封夫人王氏同邑太學生王公東漢女齊德均禮踵
美增華鷄旦奉以翱翔鳩桑形諸帶弁亦簧翻之唱和
梁笥之規隨也曲歸公七年以勞沒王後公一年以悲
殞子三孔中孔和孔武女五孫男一曰愷配嫁姻婣悉

於家狀父書能讀祖笏行獻龍文麟室挺挺松松孔中
等今年某月日奉公柩暨曲王兩夫人合葬黃家庄之
東阡禮也伏波發藁不假大招之文玄成仆碑共切重
興之望元璐不敏故為之銘曰泰山巖巖峙為人鵠學
山至山于何不穀扶滋氣道昌沛文辭使則不辱名流
奇夷瑤銚渙然誠帝之賁朝踐斗樞夕清蒼歲茂名難
居殊恩莫報夏氏之璜則亦有考英州儋耳樂多名人
露寔皆教天王聖明孔璋何人谷永不作為臣不終死

而猶曙帝施赦惟賻曰車馬魂乎歸來若無罪者佳城
鬱鬱三英祭分馬祠魏碑臣日望之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五

范養吾墓銘

陶望齡

公諱櫟字子美號養吾其先宋叅政文正公之裔文正
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為永嘉今當南渡時徙居會稽四
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孫完當國初時官光

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鑣鑣生垣垣生錡公父也
仕為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雲南
司郎中新昌公廉介歸十有九日而卒於是公年十五
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試縣中第一大為令所
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
而配沈病卧講畢復步歸為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
塗間默搆之每往返輒就雨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
取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

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
節慎庫蒞事日嗽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
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
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
員外郎尋為郎中時有昌平窰戶百許犯陵脈論讞罪
悉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
人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急

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甃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為持久計公度賊勢未解慮餼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

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與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黏合為一肌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後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濟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水患淺邪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畧不儲侍漕

院大憂之召為語公謾曰明公在何慮邪怫然起曰府
乃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
明公斯易集耳曰柰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
入關比次坐候日費為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七人
為夫彼利得僦直超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
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
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
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為曰方

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
將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公勿
憂都御史嘆曰府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
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公袖大明
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鷄鶩柴炭此明
註也且光祿備萬方王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
乎撫院然之為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繕直王頓二
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金逆於塗

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帑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心疑為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莊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桃與鬬相搏繫以來而成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

門遇街肆搏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
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關乎此今就繫入夜傳
令做備而今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
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為亂吾
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朝廷洪福奴輩當死侵
辰捕賊首已遁其帑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
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吏
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

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乃議合之公意弗
同院怒適舉之身為植工竣命曰玉帶繪聯城圖大亨
勞郡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
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搜
遠歲逋為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為治英
敏善決斷不畏強禦摘姦雪滯通於神明卿宦某者淫
暴擅殺大為鄉里患海賊之亂築郭絕衢道自固府判
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墮馬無何其

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為諸姦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其不解而憾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為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為人殺邪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臂倏而趨公默詫曰噫是

栢魂也而繫甕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吾
欲暫遊對曰某等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乎網
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
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一日忽下令
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為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
而觀之血清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沉耳解其裏
血清霑續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
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

一時傳以為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堞呼嘯或騎馬擎船尾之川途為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為立生祠祀之其惠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為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為老先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

公與翫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
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
今死矣半八公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
馬屬午也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沒及葬諸子以李
公樂狀來乞銘銘之曰璧貴金良不可禦荒屑而食之
不如稻粱積蘇千車困粟百畝以適市廛不敵寸珠誰
穀於畝誰玉於豐兼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平公卧
而治療其調饑公也則批公之來還隱者之顏式是邦

家寶王韞山炯爾者識抗爾者力斯言不磨眎彼幽石

何長史墓表

婁堅

嗚呼天下固未嘗無材也而常患於擯不得用即用矣
而人未必知之深也又患不獲盡其才若其志節不立
嬖阿苟且以自失其身且重負天下者即有材何為以
予所聞若常熟何大夫其才其志節皆宜為世大用而
卒困資格以老豈非當事者之責而士君子所深為之
惜者歟公諱某字子宜父曰湖廣布政使司都事贈文

林郎浙江平陽縣知縣諱墨生公兄弟五人嫡長曰鉅其母王也再娶周連舉四子而公為長次曰鏞曰鐸曰鉉平陽之父輝大父采曾大父海海之季弟世學為士譜藏其家而燬焉故自海而上距宋靖康南遷凡數傳皆不得而詳也獨宗人之老猶能言裔東自別於廬江而已公兄弟皆少而力學意不專於浮華甫壯貢於鄉顧久困禮部平生自負其才謂功名可立致即終不遇寧跼伏田里豈能碌碌隨流俗人汨沒及第鏞登進士

第慨然嘆曰吾今而後殆亦可試乎遂謁選為令溫州
平陽其地東並海於溫之屬最僻遠而瘠其民多去之
永嘉瑞安佃而耕比公為之三年流離漸復二邑之民
更視為樂土如異日平陽人也及公既去後之為永嘉
者歸以告其里之人如此益公自踰冠讀書任陽田舍
拾兄所棄汙邪而墾之其獲滿車則仍以歸兄而更受
其瘠瘠又復穰故其為巖邑而治辦能若此平陽之輸
或遠在鄰境及他衛所涉江即沉艘踰嶺即推輶公乃

議折而益之美彼利其贏此享其逸人咸便之金鄉衛
者介甌閩之交去邑南幾二百里湯信國公所設以備
倭也久而備弛成卒病於暴露猝有警無足恃於是條
便宜築二石堡屹然為一重鎮使後之為邑者率能繕
完則猶信國之遠慮乎其他魚鹽關市之征廢則修之
或不足於額則轉移補之有勸之鑿空以佐縣官者謝
弗為也而贖之錢稅之美悉以俱解省府費未嘗私以
自潤焉益公既明而熟於計事至孰利孰害靡不究極

於毫釐而又本之以廉法出之以練達幹之以精勤以故規畫一定若操券而收責役興而費易支功成而民不勞能使旋至而有效每若此及朝京師以課最蒙白金之錫當得美官而當事者終不能盡其用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以閒散縻之公至樂其江山之勝意泊如也已又遷淮王左長史遂乞致仕歸而以圖史自娛數與親故共為酣暢而已尤好為弟若子揚抗古今以寄其感慨如是者又二十餘年以歿予生也晚憾不獲從

公遊聽其議論以開發其中之所窺老而無所用於世
幸為太平之不遇人而撫時感事常思得當世之偉人
以身任天下之重舉動光明卓犖剗去世俗之媮阿一
切出於奉公守法而又有如何公者若而人以為之佐
其於久安長治庶有賴乎獨惜夫有材矣能不失其身
矣既試之而效而卒不使極其才之所至然則必媮阿
苟且與俗同其波流者而顧與之共功也豈不可惜也
哉予既獲論次其概竊以謂公之為平陽獨風浦礫之

役最大而碑記頗能詳之輒采而參之於表其畧曰平陽之南有江橫亘江之南又多大谿南北相貫穿則亦名曰東江西江凡溪水之來匯者三十六源溉田可四十萬畝獨患閘之山大才錯潮出其間若與之關闕即濤愈壯而谿水尚不能敵湧而壞民田者鹵也在宋端拱始築碣三峯嘉定中又移築鳳浦民賴其利元末兵起碣廢本朝自永樂迄嘉靖里父老凡四叩閭卒未果復當歲丁丑公以白備兵使者龔公遂與定築碣之議

經營凡八閱月而工畢是役也公謂用土不如石恃隄
不如橋止磔下流不如并磔上流完皆與衆異議夫籠
土石而投之石固易止而立也橋者下石而上土水之
來者阻石而留石以為之閼也水之去者汨土而利土
以為之戶也并備上流則無慮於蟻穴蓋既成而後人
知其完焉計用工三萬有奇用金四千兩有奇而取之
四十萬畝者不過稅民畝四釐而已公之子三人伯世
滋撫其弟錡之子也已而舉仲子允澄叔子允泓其能

備述公之稱於鄉閭見於政事而謁予請表其墓者允
泓也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急於義而死焉者也至
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逆閹廢祠之址以
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爾
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
而死死而堙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者
與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
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
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衆不能
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毛一
鷺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

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氏之
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
元即今之僂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
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
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屍
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嗟乎大閭之亂縉紳而
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
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

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
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
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環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
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
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身
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
暴於朝廷贈謚褒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
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

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
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
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歟余與同社
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
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同鄉因之吳
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九

彭老峯銘

鄒元標

彭老峯公沒者十二年予近從友人所得所謂四合燕語者蓋公生平所殫精者也燕語一名龍門步響一名史館銚毫一名樂部片璆一名藥林國老并之名四合燕語步響者公雖握鉛槧手勃勃有投筆志庚戌北敵兵連塞下欲上封事不果隆慶改元又欲陳萬年書俱為達者阻蓋取法布衣言事遺意云銚毫者公最熟往事有獨知之契者斧鉞袞袍毫不少假借庶幾一時直

筆哉公跡遍域中境與心會輒有題詠而詠不全錄錄
有關世教者片璆志不多也又閭閻瑣屑耳目覲記備
書無遺取國老各適於用之義公用心亦既勤矣初為
諸生最有名常遊羅文恭聶貞襄二先生門墻二先生
大器之七試不偶人以為屈不知公得一當其英雄慷慨
慨之氣或摧阻風塵即稍稍自監沉酣六籍發為著述
未必若是富且都也由今跡之公必不以彼易此吾吉
文運盛時公祖父魏科聯第一時煜華而最恬於利水

厓先生官方伯繼雲根公不事生產家無遺殖所遺者
古書數千卷以故公兄弟子姪發而讀之能知古作者
用心公弟筆峯君亦詩書滿腹雍雍揖遜若先生者可
謂善自遺子孫公可謂不負先生矣予高公誼嘉公學
敬索公子元鑑狀而為之銘憶予初中鄉試公持刺謁
予同儕憚公有心疾尼而不與公親也予時為快快今
銘亦可釋予憾矣銘曰貌拓落國士之奇腹便便經史
之笥獨抱遺卷系余之思噫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

瞿幼真墓銘

婁堅

予友瞿君幼真年三十有五而夭其後八年祔於依仁鄉古江淩新塋萬厯歲丁未十二月甲寅也君諱汝誠幼真其字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為心疇翁諱某母黃氏生君兄弟二人伯曰某即塋其父母而以君祔且來徵銘者也瞿氏仕宋季世子孫散居於吳其在海虞者及華亭之上海市者皆同宗而嘉定之瞿則洪武中自上海來徙至於君十有一傳矣世居

松江東以本富君生而有異稟見父兄用服田益拓資產奮
曰吾獨不得為士人亢其宗乎成童之年即自知刻苦學問
弱冠補邑學弟子員未有名乃遊杭州從專門經師學三年
然後歸其篤志如此已就提學御史試御史果賞其文署為
諸生第一君於舉子業能揣摩他人所好翫骹為之每
當就試得旁郡縣所試高等文讀之即曰吾知所以與
之矣已而果然屢不得志於京兆意頗怫鬱加以用工
若積成羸瘵於是將一休焉而平居非書籍無以為娛

乃曰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具在諸史讀之足以自廣今
經生之文殆欲充棟而一毫無當於用吾豈能終身作
蠹魚其中耶聞邑有張茂仁先生者通古今好言經世
之學即贅見而延致之與朝夕論說而君之讀史復如
治舉子業之勤雖點畫音聲之偽必訂而正之不獨通
其義而已張深念之嘆曰人性固不可化吾欲勸君少
弛尚不能豈能令吾家更復勤也冀以諷止君而終不
為改也客或以後嗣開君言某所有好女子父為官所

急謀嫁為人小妻以自贖方促膝語而張自外至客去
問知之為言曰君且念無貽父母憂此事正當心跡兩
絕耳君即時以其言謝客然至藝文之事進取之際往
往獨行其意故其既病猶力疾再就有司試而卒以瘵
死悲夫君事父母孝既踰壯每侍側色如嬰孺兄年二
十以長獨持門戶使君得優游于學故事之加恭性儉
素見人有鮮衣怒馬者即代為之慙尤不喜相徵逐為
嬉遊至聞有好讀書學古道者雖其人或與世濶疏唯

恐不一當焉所以為贄幣餽遺之費畧無靳惜也君娶於沈所居鄉之望族也世多有顯者未及成子姓而君病以天以兄之子允晉為君後撫而教之庶幾終以慰君之意方君之讀書吳山也予遊西湖過訪焉問君亦數至湖上否君愀然曰吾去父母而羈於此將欲以得有為之榮也何心復為山水遊乎因引予至絕壁觀宋理宗所書見滄二大字且曰此先達第公讀書處也予窺知其意為嘆息久之乃別又嘗偕試合肥還過京口

會雪霽未消與同行數輩往遊江上諸山予所至必陟其巔獨君能蹒跚以從因相與極論山川雄秀及六代之所經營皆弗成於大業而留為高皇帝興王之基至一時虎臣若俞廖之巢湖常開平之采石於茲行也皆得憑而弔之而想慕其遺風餘烈予以為如君精悍沉深使其遭時必當以功名自表見而卒困以天為可悲也因志其藏而銘之銘曰材也如弓受檠學也如賈欲贏孰虧其成而力與爭耶天乎人乎又孰於其生耶歸

爾之骨從爾考妣寔惟爾兄我銘以昭之俾後其有徵

朱濟之墓銘

唐時升

余友朱濟之內無治生之憂外無希世之意日與其徒
奕棋飲酒未嘗有寵辱得喪之感身處薄俗機械在前
戈戟在後君放言高論唯意短長無所避諱而利莫及
焉朝廷之事薦紳先生不及知者君莫不聞當代閭閻
之家雖其子孫所不詳者能道其所自家有圖史千卷
名畫法書尊鼎玩好之物羅列室中良辰令節必致其

故人採擷名花之英徘徊美樹之蔭談笑傾倒非日夕
不能風雨晦冥則焚香淪茗賦詩咏懷多至千百篇四
方之賓客至者未嘗不留留未嘗不醉歲中不數數出
戶偶過故人之家必懽然一笑若自遠方來者三伏未
至輒棄巾幘雖見所嚴事者袒裼相對無迎送之禮身
不被風雨足不踐塗潦者殆四十年嗟夫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富者患在多藏貧者憂於屢空狗當年之榮者
營營如餓隸矜後世之譽者康康若拘囚若夫養志三

畝之宮放意六合之外曾無譏讒之累永保性命之期
益千萬人不能一二也君十七為縣諸生性至孝友當
其父對尊簿時君為條對始末庭燎燼爇衣及肌不動
當事者以此重君事遂解散平居所述孝友之事意氣
鼓舞若親菴講鞠脰於其間者朋友有無唯力是視卒
之日哭於其室者若失天倫焉元配張氏為安吉州守
鬻之女也通詩書能奕棋投壺恂恂如書生嫁未朞而
天繼晉氏而養於其舅魏氏二姓皆崑山之甲族也孺

人恭順不姑謹事姑嫜夙興侍立至中夜不敢傾倚見有所請讓則顏色無主徐察其意者所在而解之及送終之日悲慙過甚宗族稱孝焉銘曰小而明經不及以顯榮老而為詩不及以成名然以是貽子孫之典則而陶冶其性情若令君逢時遇合丁馳驚於軒冕之途或與世之作者爭奇鬪麗於翰墨之場其為殘生傷性一也惡能散髮肆志以終天年而悔吝不生也耶大夢既覺孰得孰失當欣然一笑於太虛之表其視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者為何物哉

徐女廉墓銘

唐時升

余友徐女廉諱允祿年六十二而亡吳越之士推重其
人以為海內寡二者蓋四十餘年而君顛躓困頓不得
志於有司者殆亦四十餘年然其志節卓然自待以古
之人造次不入非義博學方聞通古今事變識與不識
莫不嘆息以為非濁世所有者終莫能泯也君之六世
祖瑄官至中丞有功延綏為當代名臣子嘒亦成進士

至少參嘒生濯為縣諸生盡廢其先業為窶人濯生傳
傳生應敏為君之考也為縣諸生君頴異絕人年十五
就童子試郡守李公賞其文謂與竒童李名芳沈紹侃
並驅三人皆嘉定人也是歲入郡學為弟子時已名聞
四方後三年學使者謂變壞文體被黜特以年少收入
社學自是文益竒一篇出遠近爭傳誦之謂為雲蒸霞
爛紫鸞朱鳳翔舞霄漢間各欲延致之而獨不得一當
有司之目後二十餘年乃獲一試京兆後罷歸時冢宰

孫公翰林學士馮公吏部顧公皆願交焉而王文肅公父子深知推獎謂目前無此人足數公者皆當世聞人為文章司命噓枯吹生齒頰所及立見光彩而君終無一言借其推挽亦有陰為君地者而君落莫自如自謂時命宜爾也君弱冠喪父家益貧半菽而食雜以藜藿為二弟婚女弟嫁皆假貸以集事已而有祖母之喪仲弟死有遺孤又喪其室人長子既婚而天有遺腹孫亦殤生人之慘酷無所不備而君阨窮中矯矯不懾高談

雄辨滿座推服性又好客客至輒留出其粗糲共食或不能飽君亦不以為意初余自郊外入城君時時止宿君與友人劉价伯談說經史余擁被坐與相酬答各盡異同率至夜分後余泛濫無常業聊以筆研自娛价伯兼通歷律堪輿陰陽術數別纂歷代事成書幾至千卷君獨表章聖經初為易說旁治毛詩尚書又理春秋三傳作史論自周威烈王起至元順帝止凡若干卷以君制舉之文而致身通顯誰曰不宜無何遭逢坎坷不得

與初學庸兒伍乃若參酌先聖之微言以垂將來固不朽之業也而其書出於淪落憔悴之人身沒之後誰復有知君者吾又恐其以覆瓿也子二人來京永邑長生二女未嫁飢粥之計未有所賴君平生常以義命自安若以他人處之有不任其憂者矣銘曰士不逢時一龍一蛇然唯世無知者故玉混於石珠沉於沙汝濂之文流布海內而學士大夫已採擷其芳華乃其終始齟齬抹殺以沒世人亦有言時耶命耶晚而羽翼前經其書

滿家後世觀之尚可想其人子孫保之勿俾疵瑕

陳大士墓銘

艾南英

公諱際泰字大士號方城其先系出江州義門自義門
分入建昌雙井里數傳而有小五公者又自雙井徙臨
川卜巖平居焉遂世為臨川人繇大士而上十世祖仕
榮舉勝國鄉薦第一曾祖永厚祖金珂俱以淳德間考
儀通五經及諸子家言少隨父客閩汀州武平教授其
地號大師因娶於其里之鍾氏是謂贈母鍾孺人儀亦

以大士貴贈如其官大士生於武平象洞幼無師贈公
得大士晚穉愛之尤不欲苦以吟讀顧其聰穎天授四
子之書若五經章句聞而誦誦而解解而別出新意奇
慧驚人其地宿儒名為淹雅出其下遠甚稍長竊模擬
為文章所以能文章之故事絕嘗執語具陳氏三世傳
畧中武平鄙邑無所用異物大士既冠而室乃決志歸
臨川年蓋二十五矣歸而困乏不能為衣餼計居三年
始受知於邑侯滄孺袁公督學太蒙王公補郡弟子又

六年而餽餽二十八年當崇禎己巳始終明經選踰年
庚午始登賢書第七人又五年甲戌始以春官第二人
成進士至丁丑始除行人官行人四年一奉差益藩再
典試黔中最後護蔡相國國用喪而南以疾殂於濟寧
終始四十年而出處之事畢矣然其為諸生特久耳大
士曠代逸才眼高手捷生平以詣力佐其神悟筆下沉
博宏麗途逕巉險不可思議掉臂軒眉孤行一意不為
為故跡所封不顧世法世眼以振迅而興故大士之文

章道義意氣聲名鼓動天下數十年無能敵其響者而
所及於當世之儒生士子殆志苦而功高耄乃一第不
獲竟其弘偉豈不痛哉且大士負經濟實用智勇沉深
悉古今事變明練老成所抵掌天下大故必當際會期
可見諸行不苟為異同亦不屑屑於腐輩繩矩使國家
能庸其少壯足有所委寄分朝廷一面之憂而困頓摧
折之於彈琴寤歌之際顧若此何以徵大士大士初不
意功名遲暮故其膽氣悍如能澹然於遇合通塞之間

不少芥蒂視一切矜炎競熱者胃中固奴隸之矣既晚
達又不得上壽官亦不顯文止曰所云大士無從多見
此真知傷大士者哉至若大士所徵自見者於大士猶
抄忽耳如戊寅建策平妖一事也已邠應詔陳言一事
也戊寅之歲妖賊張普薇僭號峯山大士時以使差歸
里普薇擁衆數萬震於其隣勢犇熾不可卒撲郡太守
某臨川令某某不差講與走矣會撫臺解公視師至昭
武大士發奮上密畫於軍府解公領其計曰解遂移節

盱江逼其穴而求之叛魁以其元饋焉散妖為民氛息
平太守以下媿沮欲死大士功也臘冬大士報命未抵
京敵已至內地崩七十餘城擄殺男婦生口百萬萬大
士可以止而弗止也疾驅入都門憤憤對衆而言曰君
父憂危而文臣工於處堂武臣拙於死難有識之士反
噤亡以施奈何明年有詔諸臣皆得言方畧大士條十
疏上之疏並留中予讀其疏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語語
破庸人之論惜其稿不傳予惟宋建炎間其大僚肯言

事而慷慨激烈誓切深摯者無過宗忠簡李忠定二公
然一疏上黃汪輩輒以為狂高宗不省終至措國於西
泠不復恢有中原大士喃喃崇禎之季豈異於此與夫
以大士之志骨才識心魄而天不與之時人不與之位
徒以老大傑特之氣談痛癢於庸人彼橫金尸素之流
誰暇遠謀大士雖有喙三尺不嚙噓以死得乎嗟夫此
國勢興衰存亡之所繇判也其幾見矣為大士者可悲
也夫大士雄姿毅采英悍浮於眉宇聲琅琅如出谷鐘

名噪海外未嘗有溢志倨色以文章朋友為性命愛好
人材稱引惟恐不及士有纖瑜必獎許播揚之使就其
所長故世之學大士與為大士所拔濟而成名公鉅卿
者無慮數十百輩善持議論微入豪出一往百折曲盡
其波瀾宛委之致可令老嫗聽之亦令名流俊士遊適
其中若高岸深谷不敢窮其所至冒勝舌舌勝筆筆勝
千古非諛耳生平不喜講學不談禪蔡雲怡以二美妙
天下欲與大士說微往返數千言竟不能屈大士而去

二書今存其一以觀大士灑灑落落固非目前講學談
禪者之所得而裝裹斯人也予獨惜大士湛於經術精
於史學而不得在中秘領袖諸賢以完一代之書具真
實經濟而不得蚤遇俾居樞要若方面之任以展抒其
懷抱區區用文人之雄取尊今後烏足以瞑大士哉子
三人仲季以才著好學工古文詞磊落有高志知名於
時大士瞑而無憾者乃此耳大士死時有四書讀四書
正義五經讀前後制業近萬篇行世文集若干卷其半

久傳於天下其子編次其全部藏於家予思誌大士何
易形容亦何可悉數然如張禮部杲之序羅禮部萬藻
之傳厥子之述詳畧相差法當並觀可以識其風雲銘
曰大士之前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以大士之志骨
以大士之才識以大士之心魄而僅止於此天乎予負
人乎予負仰聲名乎予負

[General Information]
□□=□□□□□□□□□□ □□·□□□□
□□=
□□=9 2 6
SS□=0
□□□□=

□ □
□ □
□ □
□ □